



READERS

读者®

■ 章鱼藏身处

■ 人群中的马友友

■ 比特币暴富时代的倒霉蛋



ISSN 1005-1805



9 771005 180219



读者微信



读者微博

2021·10

主办：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总第735期 五月下

PDF过刊杂志收藏购买微信: bfwz888888

PDF杂志购买微信





龙源网APP
「名刊甄选」套餐会员



扫码下载APP



“只需一个APP 畅读上千种 名刊大刊”

【限时活动】订阅「龙源网」app“名刊甄选套餐”年会员，可专享“**第二年会费1元**”

【套餐介绍】套餐内囊括180+种热门杂志，你想读的，都在这里

详细杂志清单可扫描右侧二维码了解

【费用说明】首年会费198元，第二年1元，两年合计199元



扫码立即订阅

【您关心的】

- 1、如何参与活动：扫描上方活动二维码，输入手机号并付款199元即可
- 2、如何查询购买的套餐：用手机号码登录「龙源网」APP--我的--我的订购--我的套餐订购
- 3、本产品均为电子杂志，需手机端阅读，非纸质杂志

有疑问请咨询官方客服微信



卷首语



[英]查理·戴维斯 插画

舒服的关系

◎林觉夏

张嘉佳在他的一部小说里讲过一个故事。

刘十三以前是个很害怕冷场的人，和朋友们在一起时，他总是最活跃的那个。只要看到没人开口说话，他就会找各种话题，开各种玩笑，玩各种游戏，总觉得不互动一下，场面就会太过尴尬。

有一次，他和两个小伙伴在一起野餐，他们围坐在酒精炉旁，不约而同地盯着酒精炉蓝色的火焰，听着气罐发出的声音。他们三个人各靠一边，一声不吭，但彼此之间的气氛并不尴尬。那一刻，他才突然觉得，原来人与人之间最舒服的关系，并不是一直热闹，而是可以冷淡的，可以一直不说话，也可以随时说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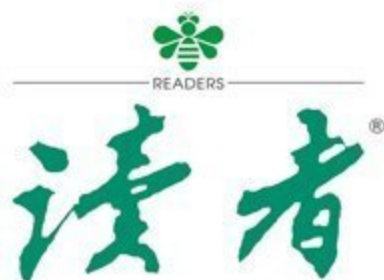
你或许也有过这样的感触：和特别要好的朋友在一起时，哪怕一整天不说话，彼此之间的感觉也是舒服放松的。

这样的关系，在别人眼中可能冷冷清清的，很有距离感，缺少温度。但在彼此的心里，或许是最好的相处方式。

说到底就是，舒服的关系，往往都有一点冷淡。这种冷淡，不是冷酷无情，而是知道不需要靠表面上的热络来维持彼此的关系。

陈佩斯在一段采访中，谈到和朱时茂的情谊时曾说过一句话：“从来都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

(林冬冬摘自微信公众号“十点读书”)



ISSN 1005-1805 | CN 62-1118/Z

主管 / 主办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人 刘永升

编辑出版 读者杂志社

社长 总编辑 宁恢

常务副社长 侯润章

副社长 副总编辑 张涛 王祎

潘萍 陈天竺

编辑部

执行主编 李霞 贾真

责任编辑 韩维善

编辑 李秀娟 马逸尘

张妍 桑云婷

美术编辑 刘全镛

外联编辑 尹莲

制版 祁国宏

电话 (0931) 8773245

经营部

主任 韩学斌 8773073

发行总监 雷洋 8773094

发行经理

王焱 8773039 夏玉柱 8773092

韩蕊 8773042 雷博 8845947

马国森 8773036

广告经理 伊宁 8773016

服务热线 4001005353

传真 (0931) 8773310

品牌发展和综合部

副主任 王丹 8773070

品牌助理 樊又菲 8176293

稿酬 叶丽琼 8773351

邮购 白熠峰 8773350

陈志明 8773241

目

2021年第10期

专题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 12 顽石点头 刘波
66 我爱你，正如深爱莫高窟 敦煌研究院

文苑

- 1 舒服的关系 林觉夏
4 章鱼藏身处 索菲·汉娜
7 家乡 亚当·扎加耶夫斯基
11 中年是下午茶 董桥
21 清露晨流，新桐初引 张晓风
41 韩少功的人造雨 袁哲生
44 老手表记 肖复兴
52 镜子 芥川龙之介
72 拥抱 瓦莱里奥·马格莱里

人物

- 14 月光如水照缁衣 钱红莉
19 偷时间 孙惠群
20 远行之人，必有故事 苗炜
26 人群中的马友友 李斐然
54 昔游 张宗子
65 江湖上的默克尔 凡心

杂谈

- 32 你说的话，我永远不懂 陈艳涛
33 现代失语症 青丝
34 文学解决了什么问题 刘震云
49 茧的意味 郁喆隹
57 蜉蝣值得吗 唐纳德·C. 皮阿提
68 记住那个吻 蒋方舟
70 最平淡无奇的事物的灵魂 于坚

话题

- 18 金钱越有用，人越痛苦 万维钢
38 我不想成为李焕英 豆瓣鱼
50 一条街的好人 张小冉

人生

- 8 十二个人讲的故事 邓笛
9 末班车上 明前茶

(总第735期) 五月(下)

录

人生

- 40 当我老了 苏雪林
43 老街时光 庞余亮

生活

- 10 美食语言学及其他 爻 俏
42 鸟语 梁 晴
56 既是主人,也是座上客 叶倾城
58 创造性破坏 张维迎
62 最佳饮食有多远 云无心

文明

- 22 比特币暴富时代的倒霉蛋 陈劲松
25 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 陈嘉映
46 最富裕的穷人在今天 薛兆丰
48 莉莉玛莲 王 竞
60 古代的“粮食安全” 张 嵒
64 大阪人不愿意当首相 徐静波

悦读

- 17 言论
30 我们由彩色的记忆碎片组成 莉亚娜·芬克
36 幽默与漫画

意林

- 53 繁星 王 蒙
53 诗与电影 阿巴斯·基阿鲁斯达米
53 租客 张天翼
53 不是忘记 古 龙

点滴

- 13 战争与重建 项 飙
24 微书摘
47 语丝
59 专心 冯 唐
59 造势 傅君琳 郑少雄
63 撂不下 马 原

互动

- 71 “《读者》光明行动”(92)

封面

春日(摄影作品)

联系我们

电 话 (0931)8773351
传 真 (0931)8773353
文字投稿 duzhe@duzhe.cn
美术投稿 duzhe.ms@duzhe.cn
通信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中央广场邮局
《读者》信箱 730030
社 址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
读者大道568号

新媒体

北京读者天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4007631166
通联邮箱
duzhetianyuan@duzhe.com



读者微博



读者读书会



读者抖音



读者京东旗舰店

“学习强国”学习平台
进入“订阅”频道,关注《读者》

印刷发行

印 刷 兰州新华印刷厂
总发行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
报刊发行局
出版日期 每月1日、15日
广告发布登记号 62000004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上海市汇业(兰州)律师事务所
(0931) 8468528

本社所付作者的稿酬,已包括纸介质、数字形态出版的及语音版《读者》杂志的稿酬。因各种原因,我社未能联系到的作者的稿酬已按相关规定交由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转付,敬请没有收到稿酬的作者与该协会联系领取。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珠市口西大街120号太丰惠中大厦1035室。邮编:100050,电话:010-65978917,传真:010-65978926, e-mail: wenzhuxie@126.com。



这是我永远不希望看到的景象：前门大开着，保姆贝基在门口探出身子，眼睛睁得大大的，很是着急。看到我们的车开过来，她跑到车道上，然后突然停下，双手放在身体两侧，看着人行道。

我安慰自己，不可能真的有什么紧急情况；真有的话，她会打电话给我的。接着我意识到，离开电影院时我忘了开机。我和蒂莫西一直忙着为电影里的故事争论不休，真是愚蠢。

“哦，不！”看到贝基，他惊叫一声。贝基在车库旁直打哆嗦，双臂抱在胸前，脸因为担心而扭曲，我都不敢看她。

不等蒂莫西拉上手刹，我就下了车。“怎么了？”我问道，“是亚历克斯吗？”

“不，他睡着了。他绝对没事。”贝基把手放在我的胳膊上，扶稳我。

我松了口气，“谢天谢地。出了什么事吗？”

“我想是的。有样东西你们得看一看。”

我和蒂莫西跟着她进屋一看，家里的相册全都扔在客厅地板上，有些打开着，大部分是合上的。我不解地皱起了眉头。贝基比我们更爱整洁。几年来，她一直替我们照看孩子，我还没有一次回家后发现东西乱过。今天晚上，我们在茶几上放了一本相册，就是最近才弄好的那本，好让她看看我们度假时拍的照片。她为什么要把它和其他相册都扔在地板上？

她席地而坐，“看看这个。”我和蒂莫西在她身旁蹲下。她指着一张我和亚历克斯在塞浦路斯一家酒店的阳台上吃早餐的照片。

“怎么了？”我问。

“看你身后的桌子，那个金发女人。”

那个女人侧站着，头发梳成马尾，穿一件海洋绿衬衫，衣领上翻，额头粉红色，就像前一天被太阳晒过。“你们认识她吗？”贝基问道，先看看蒂莫西，又看看我。

“不认识。”

“不认识。”

她翻了一页相册，指着另一张照片，是蒂

莫西在游泳池旁的躺椅上读《尤利西斯》。泳池中，上一张照片中的那个金发女人穿了一件哈密瓜色的连体泳衣，站在浅水区。

“又是她，”贝基说，“在酒店里，你们根本没和她说话吧？”

“没有。”

“根本没注意到她。”蒂莫西说，“你这是在干什么？她不过是一个游客，有什么大不了的？”

似乎我们的回答证实了她最担心的事情，贝基长叹一声：“她看上去不面熟吗？”我开始感到害怕，好像有什么难以想象的可怕事情即将发生。

“不，”蒂莫西不耐烦地说，“她应该面熟吗？”

贝基合上相册，伸手去拿另一本。这是我们最早的相册之一，那时还没有亚历克斯。

她翻了几页，手指着其

中的一张照片——在剑桥，我、蒂莫西和我哥哥理查德在国王学院外，坐在墙上。“克莱尔，坐在你旁边的那个人，”贝基对我说，“跟前两张照片上的是同一个人。”

“看她肩膀和胳膊上的雀斑，还有她的耳环。她在塞浦路斯也戴着同样的耳环——金耳环，方形，不太常见。”

“这是个巧合，”虽然感到不安，但我没有表现出来，“胳膊上长着雀斑，又戴这样耳环的金发女人，一定不止一个。”

“或者是同一个女人，碰巧和我们在同一时间来到剑桥，然后是塞浦路斯。”蒂莫西说，“尽管我更赞同克莱尔的观点。一定不是同一个女人。”

“不对，”贝基摇了摇头，“看塞浦路斯的照片时，我注意到了她。我觉得以前在什么地方见过她，但是想不起在哪里了。这件事让我困惑了很长时间。后来，我站在书架旁挑选DVD时，注意到了相框里的那张照片。”

我们的目光都投向那张照片。它是请一个陌生人拍的，这样我们一家三口就可以同框

章鱼藏身处

● [英] 索菲·汉娜 ◎ 任爱红 译



了：蒂莫西、亚历克斯和我。当时我们在爱丁堡郊外一家乡村旅馆的庭院里。那是图书节的一周。多年来，我们的许多旅行都围绕着蒂莫西买书进行。我们身后是旅馆餐厅的两扇大窗户。一扇窗户前，可以清楚地看到塞浦路斯照片中的那个金发女人。这次她穿了一件蓝色衬衫，衣领还是上翻。脸很小，但不会有错，就是那个女人。耳环也一样，是方形。



“这就是为什么她看上去面熟了，”贝基说，“我觉得这真是惊人的巧合，4年前那个女人在你们的照片上，今年夏天在塞浦路斯，这个人又出现了。这太奇怪了，所以我把其他相册也拿出来翻看。我简直不敢相信，每本相册里，至少9到10张照片中都有她。你们自己看看吧。”

“天哪！”蒂莫西两手搓着脸说。我开始翻看另一本相册。我认出了这个女人，一次是在锡耶纳的一家酒馆里，另一次是在摩洛哥的一个街头市场，她都走在我身后。还有一次，在泰特现代美术馆外面，她站在蒂莫西身边，还是和她那位戴着眼镜、头发鬈曲的朋友在一起。

“可是……这不可能是巧合！”我断言。

“这是什么意思？”蒂莫西问贝基。他很少向任何人征求意见或建议，更何况一个19岁的保姆。他那薄薄的嘴唇变得苍白，“她一定在跟踪我们。这人是个跟踪狂。但是……快10年了！我受不了了。我要打电话报警。”

“蒂莫西说得对，你们应该报警。”贝基说，“万一发生什么事……”

“天哪！”蒂莫西在客厅里来回踱步，摇着头说，“我不需要这个，真的不需要。”

“蒂莫西，你确定你不认识她吗？”我心里想的是，她是不是外遇对象，或者一个吃醋的前女友。我甚至希望如此。这样至少会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我当然确定！”

“她不是我爱过又抛弃的女人，如果你这么想的话。”蒂莫西怒气冲冲地说，“克莱尔，我以亚历克斯的性命发誓：我不仅从来没有和这个女人发生过关系，甚至从没和她说过话。”我相信了他的话。亚历克斯是神圣的。

“我该走了。”贝基说。我们用目光恳求她不要走。她是安全的象



征，是我们三个人中唯一没有被跟踪狂盯上的人。我们需要她的常态作为支撑。我这辈子还从来没有这么害怕过。

“我开车送你。”蒂莫西说。

“不！不能留下我一个人和这些相册待在一起。你介意我们给你叫辆出租车吗？”

“当然不。”

“我说过了，我开车送她！”

“但我不想让你出去！”

“可是我想出去。我需要透透气。”

“那我呢？”

“我半小时后回来，克莱尔。我不在的时候，你不如打电话报警？等我回来再和警察谈。”

“我做不到。”我哭了起来，“还是你来打。我状态不好。”

他皱起眉头，“好吧。听着，别担心。我很快就会回来。”

他和贝基一起离开，尽管我一再恳求。但我发现，蒂莫西一走，我倒不那么害怕了。我开始重新翻看所有的照片。这一次，我有条不紊，不再迷信。在船上，在公园里，在运河边的小道上，我一次又一次看到那个衣领上翻、戴方形耳环的金发女人。她是谁？她为什么跟踪我们？我无从得知。警察也不会知道，因为目前唯一的线索只有相册。她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这些年来都没有被发现，感觉更像个幽灵，而不是罪犯。我突然对我的一举一动和所思所想感到不自在，我环视房间，抬头望望天花板，几乎觉得有双眼睛在盯着我。

在一张照片中，这个金发女幽灵都碰到我了。那是一家拥挤的酒吧，她的肩膀紧贴我的肩膀。是在海伊镇吗？不，是切尔滕纳姆。蒂莫西的又一个文学节。那个金发女人手里拿着一本书。就在照片边缘，没有照全。我眯起眼睛看书名，“章鱼”——我只能看到这个词。我的心猛地一震。“是《章鱼藏身处》。”我低声说。这本小说蒂莫西以前有过一本，现在可能还有。他曾试图劝我读它，但我放弃了。有时候，从书的第一页就能一眼看出来，不会有什么事发生。

我“啪”的一声合上相册，拨打他的手

机。关机了。我在客厅里踱来踱去，迫不及待地想找个人说话。我差点就打了贝基的手机，但我不想再打扰她。如果我开始和她谈论书名奇怪的晦涩小说，她会以为我疯了。蒂莫西说过他半小时内回来。可以再等上半个小时。

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坐下，好好想想。7年前，这位金发女郎在一家酒吧里，手拿一本蒂莫西曾为之倾倒的小说。这是一个关联，但是，我提醒自己，不需要寻找什么关联。一个不认识的女人出现在我们几十张照片的背景中，这种关联还不够吗？

尽管如此，我还是激动得什么也做不了。我翻遍了家里所有的书架，没发现《章鱼藏身处》。我又试着拨打蒂莫西的电话，低声咒骂着，气急败坏。他怎么会忘了开机？他明知道我现在的状态。我需要给自己找点事做，以赶走这些毫无根据的恐惧。这时，我想到了上网。

我冲进蒂莫西的书房，打开电脑，想看看亚马逊网上书店有没有《章鱼藏身处》。

在亚马逊上可以买到《章鱼藏身处》，书的作者是K.V.哈蒙德。我点击了小说封面的小图片，白色的背景，一条黑色的触角斜穿而过。

我在搜索框中输入“K.V.哈蒙德”。第一个搜索结果就是作者自己的网站。也许在这里能发现更多关于《章鱼藏身处》的信息。我用手指敲着桌子，不耐烦地等待主页加载。

屏幕上从上到下缓缓出现一张照片。一片蓝天，一棵树，一顶草帽。一头金发。一只方形金耳环。我倒吸一口凉气，原来是她！一封欢迎来到她的网站的信，署名为“凯瑟琳”。就在几分钟前，我们似乎根本不可能得知她的身份。现在，毫无疑问，我知道了。

恐惧和兴奋在我的全身激荡。我必须做点什么。既然已经掌握了一些情况，打电话报警似乎不那么荒唐了。我不想在电话里讲述事情的来龙去脉，只说我想就一个跟踪狂报案，我知道那人是谁，我有证据。和我通话的那位女士说，她会尽快派警察过来。

真希望电脑快点运行，我从凯瑟琳·哈蒙德网站的一部分内容转到另一部分内容。自从《章鱼藏身处》之后，她就再也没出过新书，但简报称，她正在写下一部小说，简报还告诉粉





丝们，凯瑟琳和她的妹妹——我猜就是那个头发鬈曲的女人——明年年初将去西西里岛度假。

我觉得全身的血液瞬间停止了流动。我们也要去西西里岛。在明年2月。凯瑟琳·哈蒙德和她的妹妹住伯纳贝酒店。我怀疑我们也是。我又害怕起来，难以名状的恐惧和之前一样真实。

我翻遍了桌子的抽屉，想着也许会找到蒂莫西的旅行代理的来信或者预订确认书。但什么也没有。我像一只被困住的苍蝇一样在屋子里飞来飞去，打开抽屉，把书架上的书扯下来。我不明白，但我想一定在什么地方放着与我们的度假相关的资料。

我哭了，正要放弃，突然想起蒂莫西在车库放了一个文件柜。“为什么不呢？”他以前说，“这东西太难看了，屋里也太乱。”我很少去车库。里面到处是灰尘，混乱不堪，散发着松脂和香烟的潮湿气味。自从亚历克斯出生后，蒂莫西就不在屋内抽烟了。

没有办法，我只能现在去。如果警察在蒂莫西回来之前赶到，我希望能给他们看看我们的度假资料和凯瑟琳·哈蒙德的网站。他们还要别的证据吗？甚至在我这么想的时候，我也知道，小说家去西西里岛度假并不违法。恐惧攫住了我，因为我第一次想到，也许我们永远无法阻止她跟踪，永远无法强迫她承认或解释她的行为。我觉得自己快要崩溃了。

柜子没有上锁。我拉开第一个抽屉。就像被掐住了脖子一样，我发出一声呻吟，目瞪口呆地盯着里面的东西：书，数十本书。我看到书名：《章鱼藏身处》。然后，下面是“Le Nid du Poulpe”，同样的书名，不过是法语。我吓呆了，把一本书又一本书拿出来，扔在地上。我看到希伯来字母、日文字符、一张紫色章鱼图片、一张绿色图片，还有一张凸起的黑色章鱼图片，看上去好像它随时要从封面上掉下来，砸到我胸口上。

凯瑟琳·哈蒙德的小说已被翻译成多种语言。我拉开下一个抽屉。更多的《章鱼藏身处》——精装本，平装本，书友会版本……“总共52本。”我尖叫起来，身体差点失去平衡。

“蒂莫西，怎么……”不知什么时候蒂莫西站在了车库门口。

他茫然地盯着我看了几秒钟，什么也没说。我向后退去，一直退到墙边。我能感觉到粗糙的墙壁隔着衬衫刮着我的皮肤。

“我说的是实话，”他说，“我从来没有和她说过话。我根本不认识她。她甚至不知道我的存在。”

门铃响了。是警察。我只是说我想报告一个跟踪狂，我知道那人是谁，我有证据。❀

（小 石摘自《译林》2021年第2期，李小光图）



家乡

◎〔波兰〕亚当·扎加耶夫斯基

◎李以亮 译

来到这里，仿佛一个陌生人，
这里是你的家乡。
醋栗，苹果和樱桃树不认识你。
一株高贵的树平静地
准备了一串核桃，
太阳，像急切的一年级学生
在给影子卖力地上色。
餐厅，假装它是一间地窖，
没有一点熟悉的回声——
旧时的谈话消失在屋子里。
你的生活无疑从这里
开始，此时只有他人的电视机口吃着。
地下室，一直在收集黑暗——
你离开后所有的夜晚
都纠结如一件旧毛衣的纱线
野猫蜗居其间。
你来到这里，像一个陌生人，
这里是你的家乡。❀

（将 芜摘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无形之手：扎加耶夫斯基诗集 I》一书）

第一个人

一天，我在潮湿的瓷砖地板上滑了一下，快要跌倒时，一个坐轮椅的男人伸手托了我一把。他说：“3年前，我就是这样跌倒的。”

第二个人

一天，我下班后从消防站走出来，一个陌生的女人忽然跑过来拥抱我。我惊慌失措，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这时，她眼含泪水，面露喜悦地对我说：“2001年9月11日，是你把我从世贸中心救了出来。”

第三个人

那天，我的狗在我眼前被一辆车撞了，我抱着它痛哭不已。它在咽气之前，舔了舔我脸上的泪水。

第四个人

一天早上，我感到浑身不舒服，但我需要钱过日子，所以还是硬撑着去上班。下午，我被解雇了。在开车回家的路上，轮胎漏气了。当我准备换轮胎时，发现备胎也瘪了。沮丧的时候，一个开宝马的男人把车停下来，载了我一程。在车上我们聊了聊，然后他答应录用

我到他的公司上班。

第五个人

我的女儿8岁，她告诉我今后要有环保意识。我笑着问：“为什么呢？”她回答说：“这样就可以拯救地球了。”我又笑着问：“为什么要拯救地球呢？”她说：“那是因为我们

上学，一个坐轮椅的男孩看到了，主动提出帮我捎带书包。分别时，他对我说：“祝你早日康复！”

第八个人

我问一个70多岁的成功商人：“成功有没有秘诀？”他笑着答道：“有，至少3个：读别人没读过的书，想别人没想过的问题，做别人没做过的事情。”

第九个人

我问90岁的祖母：“依你的人生经验，怎么定义成功？”她不假思索地答道：“成功就是，回首往事时，能笑起来。”

第十个人

上小学的时候，我想成为一名棒球运动员。我问爸爸：

十二个人讲的故事

◎邓笛编译

所有的东西都在地球上！”

第六个人

今天看到一个患乳腺癌的女人与她2岁的女儿逗乐，我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应该停止抱怨，学会庆祝。

第七个人

我的腿受伤了，拄着拐杖





那年，我整整坐了150天3路车的末班车，从丈夫入住医院直到他去世。

那是一段两头牵挂的日子，一头在医院，不放心化疗后每天高烧不退的病人；另一头在家中，不放心高二走读的女儿。而我，每天提着保温饭盒走在这条路上，神思恍惚地闻着秋天的最后一批桂花谢去，又闻见蜡梅开了……春天的第一批玉兰花开了，丈夫的生日也快到了。这天深夜，精疲力竭的我提着一个巨大的蛋糕盒上了末班车，我是唯一的乘客。等红灯时，光头司机突然开口：“蛋糕，是病人的朋友买的吧？病人有胃口吃吗？”

我木然作答：“12寸的三层蛋糕，朋友送的。大家都明白，病人估计等不到下一个生日了，买最大号的蛋糕来，希望病人能高兴一点。”

司机说：“朋友是好意。可是，越大的蛋糕，越衬托出病人胃口的虚弱。要是家人，就会买茶杯口大小的，只插一支小蜡烛，就好像祈祷病人像周岁的娃儿一样，从此硬朗起来。”

与陌生人的交流，让我暂时移开了心头的巨石，我说起了庆生的细节：“吹蜡烛的时候，老公说，蛋糕上头的数字如果不是45而是54，就好了。他巴望着能活到50出头，看着孩子大学毕业，成家立业。这话其实闷得我难



末班车上

——●明前茶

受，我不知如何应答，有点绝望，就赌气一样地说，孩子无论如何会成才的，你安心养病，操这么远的心干吗？”

司机启动车辆，驶过长长的下坡路，拐弯，再上坡，停在一个90多秒的红灯前，看得出，他在思量怎样宽慰一个随时可能崩溃的病人家属。他这么跟我讲：“下次，还是尽量贴近他的心境答话吧，这样不留遗憾。我明白你心里苦，可病人更苦啊。我不是在批评哦，要是遇见你的事，我处理得可能不如你。开这条线，那么多人拎着装CT片的大口袋，戴着化疗后的假发；夏天，看得到乘客胳膊上的留置针导管。所以，每隔

半年，车队领导会调我们去开3个月的43路，那条线经过市妇幼保健院和省妇幼保健院，接的都是要生孩子的大肚子、刚出生的小宝宝，一家人欢天喜地。等你家里的事过去了，去坐坐那条线吧，看见希望，就不会那么悲伤了。”

没想到，这辈子会在末班公交车上体验人生至关重要的一课。车窗半开着，夹杂着飞花、柳絮的气息扑面而来，它告诉我，凛冽的冬日终将过去。

（苦乐年华摘自《新民周刊》2021年第7期，王 赞图）

“爸爸，我是打棒球的料吗？”他说：“你不努力，就永远不会知道。”上中学的时候，我问他：“爸爸，我能成为一名外科医生吗？”他回答说：“儿子，你不努力，就永远不会知道。”如今，我之所以能成为一名外科医生，就是因为我不

力了。

第十一个人

两年前，我的母亲快不行了，我和父亲以及我的三个兄弟、两个姐妹，来到母亲的病床边。母亲在去世前说出的最后一句连贯的话是：“我们过去如果经常这样聚在一起，该

有多好呀！”

第十二个人

那一天，爸爸去世了，我在他冰凉的额头上吻了一下，忽然意识到，这是我从小到大第一次吻他。

（寻 隐摘自《羊城晚报》）



美食语言学及其他

● 爻 俏

现代的美食多半靠文字来“色诱”人，比如看菜单点菜，比如看包装上的说明买零食，更多的人是被一张报纸、一本杂志上的食评家文字所形成的个人意见、软广告及货真价实的广告影响，进而决定下一个要去的餐厅是哪家。所以语言和文字所担负的传递美食信息的任务是歇斯底里的，我们要爱上某种食物，在当下，很大程度上是先受了文字的蛊惑。

沈宏非对我说，评论食物的语言要雅致，既优雅，又别致，但现在很多食评家都做不到。有些雅致的词语不免晦涩，堆砌的意味太浓，比如说烟斗的味道很“氤氲”，说绿茶的香气很“幽寂”，但是想起来，总比一些拙劣的比喻好。我在某次品酒会上遇到某品酒师，他摇着杯子里的紫红色液体得意扬扬地说，葡萄酒要是没有香味，就像女人没有胸。听了这话，在座的客人并没有为这低俗的措辞而动心，反而都对这酒的档次产生了疑问。

关乎美食的文字，最高境界不在于要触及人的灵魂深处，而是要抓挠到人的感官表层。“人头马一开，好事自然来”，黄霑写的这句广告词有种古朴的喜气在里头，但激起的是人的购买欲而不是饮酒欲。福克纳说苏格兰威士忌“是最接近月光的东西”，就让人比较渴望了。丘吉尔描绘香槟：“它使人兴奋，它拥抱神经，它搅拌想

象，它让机智四处跳跃。”听上去功效性的表达更多，如果将这段话用作某种给高考学生补脑的保健品的广告词，想必更加合适。要真正让人想扑向一瓶酒，则莫过于詹姆斯·史都华的电影台词：“威士忌是背上一击，而香槟却是眼前迷雾。”这算是比较能激起人欲望的字句。

鮮菇固本益是清歡
己亥歲青



罗列食物的名字也能创造一种特殊的美，如果是徒劳的、没有才华的描绘，倒还不如滔滔不绝地将那些细碎的名字报一本流水账。中国菜喜欢用一些如“龙凤呈祥”“福寿齐天”之类的名字，渲染如坠云里雾里的喜悦，有时起得不伦不类就让人大倒胃口，不如西餐直接叫作“香煎肥鹅肝佐李子酱配金枪鱼鳄梨沙拉配香浓绿茶慕司”来得让人震撼。

《红楼梦》第六十二回里，苏州来的芳官吃不惯北方的面食：“我也不惯吃那个面条子，早起也没好生吃。才刚饿了，我已告诉了柳嫂子，先给我做一碗汤盛半碗粳米饭送来，我这里吃了就完事。若是晚上吃酒，不许教人

鮮菇固本
己亥歲青





中年最尴尬。是天没亮就睡不着的年龄，只会感慨不会感动的年龄，只有哀愁没有愤怒的年龄，用浓咖啡服食胃药的年龄。

中年是下午茶：忘了童年的早餐吃的是稀饭还是馒头；青年的午餐，那些冰糖元蹄、葱爆羊肉都还没有消化掉；老年的晚餐会吃清蒸石斑还是红烧豆腐，也没主意；至于八十岁以后的消夜，就更渺茫了，一方饼干？一杯牛奶？总之，这顿下午茶是搅一杯往事、切一块乡愁、榨几滴希望的一顿。

诗人庞德太天真了，竟说中年乐趣无穷，其中一乐是发现自己当年做得对，也发现自己的所思所为比十七岁或者二十三岁那年的还要对。人已彻骨，天尚含糊，岂料诗人比天还含

中年是下午茶

◎董 桥

糊！中年是看不厌台静农的字、看不上毕加索的画的年龄：“山郭春声听夜潮，片帆天际白云遥。东风未绿秦淮柳，残雪江山是六朝！”

中年是杂念越想越长、文章越写越短的年龄。可是中年的纳博科夫每天彻夜躲在浴室里写书，不敢吵醒妻子和婴儿；陀斯妥耶夫斯基怀念圣彼得堡半夜里还冒出白光的蓝天，说这种天色教人不容易也不需要上床，可以不断地写稿；梭罗一生独居，写到笔下约翰·布朗快被绞死的时候，竟夜夜失眠，枕头下压着纸笔，辗转反侧之余随时在黑暗中写稿；托玛斯·曼临终前在威尼斯天天破晓起床，冲冷水浴，在原稿前点上几支蜡烛，埋头写作两三个小时；亨利·詹姆斯日夜写稿，出名的多产，跟名流墨客夜夜酬酢，半夜里回到家还可以坐下来给朋友写十六页长的信。他们都是超人：杂念多，文章也多。

《晋书》本传里记阮咸，说：“七月七日，北阮盛晒衣服，皆锦绮粲目，咸以竿挂大布犊鼻于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复尔耳！’”大家晒出来的衣服都那么漂亮，家贫没有多少衣服好晒的人，只好挂出了粗布短裤，算是不能免俗，姑且如此而已。中年是“未能免俗，聊复尔耳”的年龄。

（又 若摘自花城出版社《跟中国的梦赛跑》一书，黄思思图）

管着我，我要尽力吃够了才罢。我先在家里，吃二三斤好惠泉酒呢。如今学了这劳什子，他们说怕坏嗓子，这几年也没闻见。乘今儿我是要开斋了。”俨然一个小饕餮的样子，而为了对付这张刁嘴——“只见柳家的果遣了人送了一个盒子来。小燕接着揭开，里面是一碗虾丸鸡皮汤，又是一碗酒酿清蒸鸭子，一碟腌的胭脂鹅脯，还有一碟四个奶油松瓤卷酥，并一大碗热腾腾碧荧荧蒸的绿畦香稻粳米饭。”教人看了止不住地流口水，也免不了要跟宝玉一样，想要“吃一个卷酥，拨半碗饭，泡汤一吃，十分香甜可口”。

又或者，用字方面细微的改动也能引起人对食物特别的向往。我的一个朋友从北海道回

来，只觉得当地的牛奶要比什么地方都好喝些，当然，日本牧场里的新鲜牛奶味道确实要比同类略胜一筹，但更关键的是，日语里所有的牛奶产品都不叫“牛奶”，而叫“牛乳”。朋友说：“看了觉得仿佛这牛乳就是要比牛奶来得浓些。”改换了语言环境，普通食物就变得分外吸引人，这是从细处着手。

而从粗处来讲，有时候粗犷的语言也能让人对食物有种莫名的兴奋。有人一看《水浒传》中鲁智深骂脏话就特别想大碗喝酒，大口吃肉。也有人喜欢《西游记》里猪八戒对南山大王手下小妖说的话：“不要扯，等我一家家吃将来。”

（若 子摘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吃，吃的笑》一书，陈岱青图）

把深受“武士道”毒害、冥顽不化的日军俘虏转化为共产党领导下的反战斗士，是一个艰苦的过程，通常需要经年累月，做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才能逐渐完成争取日军俘虏的6个阶段。

第一阶段还有怕被八路军、新四军杀害的恐惧心理。

第二阶段是不愿为八路军、新四军所用。

第三阶段是担心日本失败之后会变成殖民地。

第四阶段是对共产党没有信心，怀疑共产主义是否能在日本实现。

第五阶段是已经认识到共产党的光明前途，只愿回到日本去革命，不愿牺牲在中国战场上。

第六阶段，要求到前线去帮八路军、新四军工作。

“日本八路”大多经历了上述6个阶段。

比如，有着“日本白求恩”之称的佐藤猛夫，原名山田一郎，日本神奈川县横滨市人，出生于一个律师家庭，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现东京大学——编者注）医学系。1939年8月2日，在梁山战斗中，他所在的田敏江大队被八路军打得大败。这一仗，八路军俘虏日军24名。时任中尉医官的山田一郎，因头部负伤昏过去而被俘。

为避免日本军国主义对俘虏士兵家属进行迫害，八路军总部规定，凡被俘的日军士兵，都要改一个新的名字，山田一郎被俘后改名为佐藤猛夫。佐藤是一个顽固的家伙，他曾组织同时被俘的其他5个人一起出逃，又被八路军抓了回去。秋去冬来，他没有找到逃跑的机会。

八路军调佐藤到设在辽县（今左权县）羊角村的野战医院工作。他表面上说接受八路军的领导，也在医院做些简单的工作，内心却坚定地不抛弃自己的信念：逃跑、暗杀八路军领导……在百团大战关家垸战斗后，佐藤得了伤寒病，昏睡了几夭。在八路军医生的救护下，他终于躲过死神的追捕，醒来时，惊讶地发现129师师长刘伯承来看望他。从护士口中，他

顽石点头

● 刘波



得知，刘伯承知道他得了伤寒，已经看望他几次了，还专门吩咐把医院仅有的西药都给他用，今天又从百里之外踏雪而至，送来一桶珍贵的酱菜。佐藤心想，一位八路军高

官，管着几十万人的将领，居然对一个死不悔改的日本兵如此照顾，共产党、八路军如此仁义，自己为什么还一直坚持要逃跑呢？

佐藤被这种官兵一致的作风感化了，他回忆说：“在这种关怀和照顾下，我不久又穿上了白大褂，为伤员治病，这次，我是出自真心，想与八路军站在同一立场上工作。在早晨和下班后的自由支配时间里，我读《贫乏物语》和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书。晚上，我把油灯拨亮，记笔记，往往精读到深夜。”

此后，佐藤拼命地为缺医少药的八路军服务，因陋就简，制作了医疗器械，救助的伤员成百上千，被边区军民誉为“日本八路军”。他还出席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成为晋冀鲁豫边

区唯一的日本籍参议员。1943年6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担任八路军野战医院副院长兼卫生学校讲师。在反“扫荡”战斗中，他多次带领医护人员到战斗的最前沿去抢救伤员，受到军区的表彰。

松野觉的转变始于同新四军1师3旅旅长陶勇共进的一顿饭。得知要同旅长一起吃饭时，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问：“司令官请我吃饭，可能吗？”在等级森严的日军中，士兵在长官面前大气也不敢出，还动辄挨骂挨打，更不可能与长官一起吃饭。

吃饭时，松野觉僵坐在桌前，觉得自己好像在做梦。他疑惑不解：在日本军队中，长官总是对士兵说，八路军、新四军对日本俘虏格杀勿论，士兵一旦被俘，就要抵抗到底，为大日本天皇尽忠，现实却不是这样。

森垣的转变缘于经历了被新四军师长让马的事。森垣等3名日本战俘在行军中，由于脚上长了水疱，一瘸一拐地走着。张爱萍师长发现后，把马让给森垣骑。森垣刚开始以为马的主人是一名营长，后来才知道是师长。得知张爱萍的脚背上有伤，宁可自己走路，也把马让他骑的刹那间，他心头涌出一种特殊的情感，口中这才迸出一句：“谢谢您。”他恭恭敬敬地向张爱萍鞠了一躬。

秋山良照的转变则是缘于西瓜和烧饼的小事。1941年夏的一次反“扫荡”中，秋山走到一个西瓜窝棚旁，正想拿个西瓜吃，冀南敌工部干部兼翻译职叔敏对他说：“可不能随便吃老乡的东西啊。”“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是八路军的纪律。日军抢老乡的东西，而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只能保护人民的利益，不能侵犯他们的利益。”职叔敏给秋山做工作，直到老乡来了，把钱给了老乡，秋山才得到瓜。老乡一见八路军，便呜呜地哭诉日军占领村子的暴行。老乡说：“你们就随便吃吧。这是我们的西瓜，甭客气……”

两天后，秋山他们被分到一个村民家里吃饭，村民给他们端出来的是烧饼和小米粥。秋山把一块烧饼递给孩子吃。孩子的父亲劈手从孩子手中夺过烧饼，还给秋山，说：“这烧饼是给八路军吃的，家里的孩子不能吃。你们为了我们离家去打仗，这是政府和百姓拿出来的粮食，吃不完留着饿时再吃。”

一个西瓜、一个烧饼，事虽小，却使秋山受到一场八路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深刻教育。从此，他彻底转变了对八路军和中国农民的印象。

（王世全摘自广东人民出版社《胜利密码》一书，王 妮图）

如果没有战争，日本和英国可能都不会有重工业。人们说，日本在战争废墟上建起了现代化，是一个奇迹，但也可以倒过来想，正是因为有了战争，全民教育才得以实现。我们知道，在战争期间，地主要捐地，地主的儿子要参军，战后一片废墟，更是人人平等了。战后回来的士兵一律妥善安排，不管原来什么出身。这样就发展了全民教育、全民福利。我去我爱人在尾道市的祖屋看，我说这房子的地段真好，一边是小学，一边是中学。原来，这两所占地庞大的

战争与重建

◎项 飙

学校原先都是他们家的地，她祖父有肺病，不能参军，就把家里的大部分地捐了，只留一点给自己住。这样，大家都参与进来，才有了现代化。英国也是这样，如果不是战争打破贵族的势力，1948年的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很有可能不会通过。当然这不是美化战争。如果旧结构不被打破，新结构就不会出现。



（李 智摘自上海文艺出版社《把自己作为方法》一书，连培伟图）



酒菊图



秋桂图

月光如水照缙衣

●钱红莉

年岁渐长，睡眠渐短，凌晨三四点醒来，窗外虫鸣烨烨，秋夜格外静。我于黑暗中摸过手机，一张一张翻看汪曾祺的旧画。

有一张，设色老旧。两杆菊，墨梗，墨叶，黄瓣，其中一朵的蕊上，着一点点红。菊旁蹲一茶壶，酒杯一对。壶身是汝窑的淡青，上覆菊瓣式样壶盖，酒杯外层月白，里面铺一层松花黄。两朵黄菊，繁而垂，似沉迷于烈酒的寒冽里……题款标明，作于一九九三年冬月。自古残菊不过冬。老先生何以冬天画菊？莫非无人陪饮，寂寞之余，描两梗菊代之？

他嗜酒如命。家人可能一直不知老爷子晨起饮酒之事。他的一个女儿信誓旦旦：老头子一天只喝两餐酒。蒋勋则在书中回忆，当年在爱荷华，老人早起，独自在房间喝威士忌，满脸通红的他，在走廊哼唱《盗御马》……观汪曾祺的这幅酒菊图，我似读出了他的寂寞，无人陪饮的寂寞。菊开得正好，花大盈尺，酒已满斟，谁人对饮？秋菊年年开，可人，永远是寂寞的，唯有虫鸣霜雪，亘古如斯。

除了菊，老先生也画桂，不以多取胜，只两梗，姿态横斜，独独无叶，气质高华，似有梅的凛冽。实则秋桂不易入画，盖因微小花朵随时有被巨丛叶片遮蔽之险，看起来邈邈沉闷，然而，他大胆摒弃汹涌鲁莽的叶子，一片也不画，光秃秃的梗上，只点缀几簇花朵，小而赤黄。偌大一幅宣纸，两梗桂占四分之一空间，余下空旷，全给了行书随笔……典型的文人画，得其神韵，又自由自在，一股蓬勃的生命力如野马脱缰，任意驰骋，整个秋天，似都被他拥有了。

一幅水仙图，极简之风。叶两三片，花箭一支，三五朵花，如白练，两朵开着，三朵打着花苞……大片留白，望之孤寒，彻底脱了世俗气，唯余灵魂的孤清。这一幅，特别孤峭，正与心境相契，仿佛带着独行于长路的、与生俱来的孤独感。

老先生的画，大多脱不了俗世的热闹快乐，一口热气托在人间。水八仙——茨菰、芡实、莲子、菱角、茭白……一堆一堆，尚觉不



水仙图

够，偏要添上墨蟹，橙黄橘绿黑白灰，让你真切感受到，活在深秋的人，何等幸福。

生活的底子铺得厚，人生惘惘里，我们总得抓住点什么——看这一日三餐的烟火，氤氲着，葳蕤着。

一条鳊鱼、一撮葱、一个辣椒，也许够了，但，送佛送到西，何尝不可以再搭一颗老蒜给你？烹鱼怎能缺蒜？蒜，不仅去腥，还可增香。

我的出版人曾寄赠一箱汪氏文集，包括《前十年集》《后十年集》等。原来，20世纪三四十年代、五六十年代，老先生也曾写下大量小说，颇有一些文艺腔，直至年老成名。哪有

凭空出世的奇才？他曾经默默闭关，为自己打下多少底子。一切亭台楼榭、文字宫殿，均是在废墟瓦砾中建起来的。积养深厚，才能开出花来。他晚年笔意从容，也正是得益于前半生深厚的腐殖土。

他的画亦如是，皆自丰富的内藏中来。他有个外孙女，幼时曾抨击这个外公，画的都是些什么呀！及至小姑娘年长，考上大学，选的正是美术史专业，方恍然有悟，懂得了外公那些画的可贵。

一枝木芙蓉，歇了一只遍身焦墨的鸟儿，忽然回首，将咫尺处两朵大花久久看着，题诗：“小园尽日谁曾到？隔壁看花黄四娘。”他的一大批画，均作于20世纪80年代。长达十年的浩劫结束，百废待兴，他的右派帽子也摘了，或许在一个秋夜，他正读着杜甫旅居成都时的诗作，忽有感念，顺便画一枝木芙蓉。原本一幅极平凡的花鸟小品，偏偏因这句题诗，跃上一个台阶，诗画交融，彼此提携，气韵自成。

他好画罗汉图。有时，整个画面独一个罗汉，披着黑袈裟，打坐，题字：“佛不整人。”唯有一幅，画了生气的罗汉，题“狗矢”两字，末了，不解恨，徒添一个浓重的“！”。何事令花甲之年的他悲愤莫名，泼墨发泄？

西南联大老同学朱德熙去世当日，家人忽闻长号声，冲去书房，见他满面泪水，一边



鳊鱼图



木芙蓉



哭，一边画着什么。北京作家邓友梅新婚，他主动画一幅梅送人家，末了，又要人猜是用什么画的。这谁能猜得出？还得他自己揭晓——画白梅时，手边一时找不着颜料，顺手挤了一点儿牙膏。

早先，家人对他的画一直持嘲笑态度，谁也不宝贝，有时画铺满一地，还被女儿嫌弃：“快卷起来，都没下脚的地儿了。”这样，谁还惯着他，继而为他买颜料？有人上门索画，画至顺手时，没了绿色颜料，挤点菠菜汁……三十年往矣，薄宣上那些菠菜汁早已泛黄。他女儿说起前尘往事，纵是淡淡浅浅，实则怅惘不已。

每有郁闷，总想起看看老先生的画。这一大批画作中，一直萦绕着灶台的香气、菜市的活气，更有案头清供的孤清气……我一边看，一边斟酌，渐渐意会。看画、读书、闻乐、观影……无一不提了一口热气在，不停追寻灵魂的出路。于自缚的囚笼边缘凿一小孔，外面的世界浩瀚广大，“哗啦”一下，如银河乍现，浮现目前，整个人受到晕染，也开阔起来了，受困的心逐渐松绑，得失荣辱，何以计较？

买回一只大石榴，搁置许久，皮也萎缩了，一直未有心情吃它。剥石榴，需要一颗闲心。心不静，哪有逸致去吃一口烦琐的石榴？

刚刚，见老先生的几幅石榴画，瞬间将人点燃。这眼前生活，何尝不值得去爱？他笔下的石榴外皮一律焦墨，稍微开了口，露出籽实，色艳红，仿佛火焰跳动着，我的味蕾似感受到汁液淋漓的甜度。石榴旁悄悄搁一朵蘑菇，想必是云南见手青，尚未完全散开菌盖，此时，趁鲜嫩，吃它正当时。有了石榴，有了见手青，尚不嫌热闹，还得添一根秋黄瓜，那份脆嫩，师出无门，因为顶花未谢。黄瓜要天气热才长得快，眼下已然深秋，夜凉露重，等它成熟，不知何时，索性摘下吃个嫩口。这幅小品，只有深谙植物脾性与时序节气之人，方能懂得其间堂奥。揣测他应是秋分前后画下的。未题识，只钤一枚小章，孤零零的，透着一股不为人所赏的幽深之气。

现当代作家中，有两位老人倘若活着，我一定会给他们写长长的信，像旧时代那样，自邮局寄给他们。一位是孙犁，一位是汪曾祺。

（小 鸽摘自《光明日报》2020年12月4日）



在你开心的时候，你享受它；在你难过的时候，你听懂歌词。

——听音乐这件事

消除偏见与误会最好的方法，就是大方地谈论它。

——美剧《少年谢尔顿》
台词

早睡早起，认真学习，锻炼身体，努力工作，敢于挑战基因中的惰性，用双手创造更好的世界。

——相比于用金钱体验到的一切，这才是真的“酷”

当代两面人。

——嘴里喊着“我不想活了”，实际上又在戒碳水、又在考证，别提有多元气满满了

知识的诅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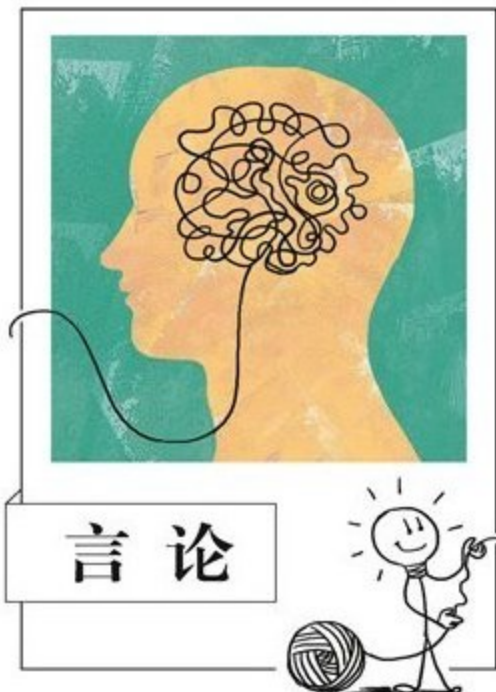
——指与他人交流时，你不知不觉地假设对方拥有跟你相似的认知，指望对方能够理解你的意思。这是一种认知偏差

一阳初动，二姓和谐，请三多，具四美，五世其昌征凤卜。六礼既成，七贤毕集，奏八音，歌九和，十全无缺鸳鸯和。

——旧时“结婚证书”上的文字一则

如果你看谁都比你顺当、比你走运，200%是你睡眠不足导致的。

——给你一个不要熬夜的理由



言论

流量向善，方能长流。

——凭借品质 and 价值的支撑，流量才有长久的生命力；承载着正向价值的流量，才值得被不断涵养和传播

找不到宣泄出口的洪水，最容易决堤。

——每个默不作声的人背后，都有一个咬紧牙关的灵魂

在以“有用”衡量一切的成人社会里，我们用数据感知一切，却很少用真心感受事物的纯粹。

——“大人们真奇怪”

时刻准备着失去一切。

——现代人的爱情观

不想一事无成，却懒得根深蒂固。

——人生一大问题

先打开手机，再打开一本书，拍一张照片，上传至微博，一个崭新的知识分子就诞生了。

生了。

——易立竞吐槽互联网时代的“读书人”

多走几步。

——针对“如何走出人生低谷”这一问题，知乎上的高赞回答

我们总是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语言的作家那里，读到自己的感受，甚至是自己的生活。

——语出余华。假如文学中真的存在某些神秘的力量，可能就是这些

我一直喜欢下午的阳光，它让我相信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都会有转机，相信命运的宽厚和美好。

——被阳光治愈

内活青年。

——比起从工作里获得价值感，更多青年正试图取悦自我，向内生活

一边多元差异，一边党同伐异。

——观点碰撞变成网络暴力，互联网的悖论一次次被制造

我们能带着尊严生活，却无法死得端庄。

——为什么真正的死亡教育是必要的

生活越苦，爽剧越爽。

——风行影视行业的“爽文化”背后的逻辑



最近，一位女明星的故事使得“代孕”变成热点话题。代孕在中国不合法，但在某些国家，包括在美国的某些州是合法的，乌克兰和印度还有专门的代孕产业。但即便在代孕合法的地方，人们想起它也会有有一种本能的反感。这种反感到底来自哪里，它是合理的吗？

比如，现在有一对夫妇，可能因为自己无法生育，也可能仅仅因为自己不想生孩子，决定只提供卵子和精子，请另一位女性代劳。

可能你认为这是一个道德伦理问题，也可能你认为这仅仅是个经济学问题，也可能你就是不喜欢。把这件事想明白并不容易，不妨从纯理性角度梳理一下其中的逻辑。

哈佛教授迈克尔·桑德尔出过一本书叫《金钱不能买什么》，提供了非常过硬的反代孕理由。

桑德尔的理由有两个。一个是把好东西明码标价地买卖，会“腐蚀”这个好东西。比如说，你跟一位心爱的姑娘一起度过一个下午，畅谈人生和艺术，你觉得很美好。后来你知道，那是你妈妈看你太孤僻，花钱请的陪聊服务，那你不会感到很难受呢？

另一个理由是这会让社会更加不平等。

哪怕代孕行为没有伤害代孕妈妈，也没有伤害任何一个具体的当事人，它也伤害了一样东西——我们对社会的观感。

寻求代孕的夫妇有很多钱，代孕妈妈则很缺钱或者没

有钱，代孕让一部分金钱从有钱人身上转移到钱少的人身上，双方的金钱地位似乎更平等了。那为什么桑德尔还说社会变得更不平等了呢？

因为允许代孕只能让参与者的金钱数量变得更平等，但是让整个社会上金钱的效用更

金钱越有用，人越痛苦

●万维钢

不平等了。

众所周知，巴菲特爱喝可口可乐。巴菲特非常有钱，但他再有钱，喝的可乐跟我喝的可乐是完全一样的。而且只要我愿意，我喝的可乐可以比他多。在对可口可乐的享受上，我跟巴菲特非常平等。

金钱数量的不平等并不代表金钱效用的不平等。这是因为世界上有很多好东西是不能用钱买到的。你不是富豪，但是你可以比富豪更年轻、更健康；你的空闲时间比他多，长得比他帅；你的妻子也不知道为什么，偏偏就是爱你而不爱他。

如果社会是这样的，你会觉得这个社会虽然收入不平等，但也还可以。富人钱再多，也无非只能买些奢侈品。一个金钱的效用很有限，有钱人不能为所欲为的社会，是我们可以接受的。而这就包括富



人要像穷人一样面对生老病死，面对生孩子的问题。

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与人的比较是多维度的。你钱多，可是我学问大；你漂亮，可是我强壮。金钱不是唯一重要的事情。人们可以有多种多样的追求，人们的生活比较自由。

但如果金钱什么都能买到，那就完全不一样了。花钱



可以雇用别人替你当兵、可以给后代做基因定制、可以保送子女上好大学，甚至可以不必亲自生孩子、可以购买寿命的话，钱就太有用了。

这样的社会就成了单一维度社会：任何两个人站在一起，只要看看谁有钱就行了。那你追求别的就没意义了，你做什么事情都只会想它值多少钱。

在这样的社会里生活会很痛苦。

我们真正担心的还不是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的社会明天会不会出现，我们担心的是变化趋势。我们希望社会往越来越平等的方向走，担心社会往不平等的方向走。

工业革命以来，社会发展的整个趋势本来是越来越平等的。比如，洗衣机这种东西，对富人的生活其实没啥影响，他们本来也不用自己动手洗衣服。洗衣机让普通人也过上了不用亲自洗衣服的生活。洗衣机促进了人与人在生活效用上的平等。

而有很多好发明都是富人推动的。特斯拉推出的第一款电动汽车是豪华跑车。我们应该感谢购买那批车的富人。哪怕他们仅仅是为了炫酷，实际上也促进了特斯拉的成长，这才使得特斯拉今天可以向市场提供相对不那么贵的电动汽车。

这就是市场的作用：减少稀缺，让更多的人买得起。市场的这个机制能减少不平等。

为什么买跑车就可以，买肾就不行呢？因为肾都是人身上长出来的。你买一个肾，别

人就得失去一个肾。

这种买卖也许能增大市场上人肾的供货量，但是不会自动把人肾升级成人工肾。要想实现用人工肾取代人肾，我们要做的恰恰是禁止人肾买卖。

如果现在有一种能提高人寿命的药，哪怕它卖得很贵，第一拨用上的只能是富人，它增大了金钱效用的不平等，我们也认了。因为市场可以自动让这个药变便宜，将来人人都能用上它。

但是如果这种药必须得用穷人的寿命来配制，比如，某富豪花一亿美元，可以用穷人十年的寿命换自己一年寿命，他可以把钱都用来给自己的寿命“充值”，那就不行了。

因为这种药没有减少不平等，反而让社会更加不平等。今天有人同意卖一亿美元，明天就会有人同意卖一千万、一百万，甚至一万美元。哪怕穷人都是自愿的，我们也不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有钱就能为所欲为的社会太可怕了。

这就是为什么，对于治疗不育不孕、研发人造子宫，我们可以接受，而对代孕，我们不愿意接受。

总而言之，金钱数量的不平等有时候能促进金钱效用的平等，但效用的不平等就是不平等。我们喜欢平等。

对平等的追求也许是一个非理性的执念，但既然我不是巴菲特，我选择站在平等这边。

（冬冬摘自“得到”App，勾犇图）

偷时间

●孙惠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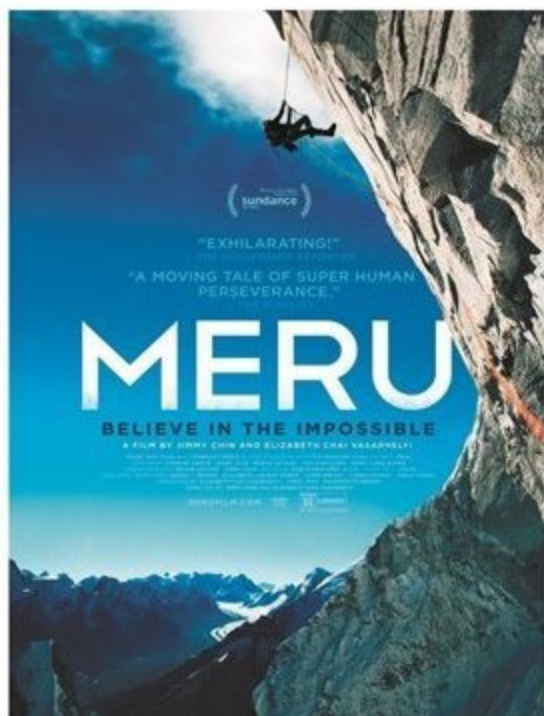
詹姆斯·凯尔曼是布克奖得主，作为英语小说界的诺贝尔奖，能获得该奖项是对一个作家莫大的肯定。他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早上5点半到7点，大多数时间他都在书桌前，每一天都是如此。“我之所以养成这个习惯，是因为感受到来自外部那些必要事务的压力。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当我还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时我就开始写作了。我不放过任何能找到的工作，大多数工作都是从早上8点开始，然后无休止地继续下去。等我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身心俱疲，不能再做任何事了。”由此，他也发现了一条最重要的艺术原则：疲惫的身体中活着一颗疲惫的心灵。于是，他决定在每天早上出门前两小时起床。如此坚持几十年，硕果累累。他说：“我在偷时间，把最好的时间留给最重要的事情。”

（胡安摘自《世界博览》2021年第5期）





电影《徒手攀岩》海报



电影《攀登梅鲁峰》海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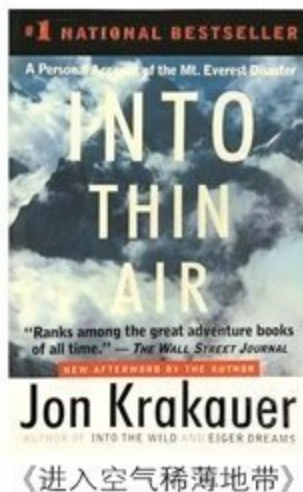
2019年，在中国上映了一部纪录片——《徒手攀岩》。这部片子讲的是攀岩高手阿历克斯·霍诺德徒手登上优胜美地国家公园酋长岩的过程。他没有用辅助设备，只靠双手双脚，靠身体的每一条肌肉，用3个半小时爬上了超过900米高的酋长岩。在拍摄过程中，摄影师几次都不敢看阿历克斯，生怕他摔下来。电影的场面让人非常紧张，我们看到了一个攀岩的奇迹，也看到了拍摄的奇迹。因为拍摄者也必须是登山高手，才能在阿历克斯附近捕捉到那些近景。这部片子的导演叫金国威，是一位登山高手。

看了《徒手攀岩》之后，我又将金国威的另一部电影《攀登梅鲁峰》找来看，也很刺激，情节更丰富。梅鲁峰在喜马拉雅山区，海拔只有6310米，但在专业登山家看来，登上梅鲁峰著名的鲨鱼鳍那块铺盖着冰雪的大岩壁之路，是世界上技术难度最高的攀登线路之一。电影讲述了3位登山家前后两次攀登梅鲁峰的故事。攀登6000多米高的梅鲁峰为什么在技术上那么难？影片中有一位专家，时不时出来讲解一番，这位专家叫乔恩·克拉考尔。

克拉考尔是个作家。20岁刚出头的时候，登山就是他生活的中心。他靠每年五六千美元的收入维持生计，没事儿就去登山，但后来年龄渐长，就结婚了，过起普通人的日子。1995年3月，《户外》杂志的一位编辑给他打电话，请他写一篇关于珠峰商业登山队的稿子。编辑本人并没有真的想让克拉考尔去爬珠峰，只是想让他到大本营去采访，但这个邀约把克拉考尔潜藏许久的渴望激发出来了——他不想待在珠峰大本营两个月，却不去尝试登顶。到1996年，新西兰一家探险公司愿意免费让克拉考尔体验他们的服务，克拉考尔得以前往珠峰。不料，在1996年5月的那个登山季，珠峰发生了一场大山难，克拉考尔成为山难的亲历者，后来他写了一本书——《进入空气稀薄地带》。

这是他的成名作，出版后长期占据《纽约时报》畅销书榜第一名，最终获得普利策奖。克拉考尔还写过一本书，叫《荒野生存》，这本书被改编成了电影。他是写户外题材最成功的作家，他把自己大部分的稿费捐献给了儿童教育机构。毕竟，《进入空气稀薄地带》和《荒野生存》里叙述的主角都在野外去世，通过讲述他人的死亡来获取利益，这会让克拉考尔感到内疚。

有一句谚语，叫“远行之人，必有故事”，说的是出门在外的、有过冒险经历的人，都有故事可讲。其实我们读克拉考尔的书，看金国威的电影，都是在看故事。当然，讲故事的手段在发生变化，我们看电影《徒手攀岩》《攀登梅鲁峰》会感



《进入空气稀薄地带》



《世说新语》里有一则故事，说到王恭和王忱原是好友，后来却因政治上的芥蒂而分手。只是每次遇见良辰美景，王恭总会想到王忱。面对山石流泉，王忱便恢复为王忱，是一个精彩的人，是一个可以共享无限清机的老友。

有一次，春日绝早，王恭独自漫步到幽极胜极之处，书上记载说：“于时清露晨流，新桐初引。”

那被人爱悦、被人誉为“濯濯如春月柳”的王恭忽然怅怅然冒出一句：“王大故自濯濯。”语气里半是生气半是爱惜，翻成白话就是：“唉，王大那家伙真没话说——实在是清朗出众啊！”

不知道为什么，作者在描写这段微妙的人际关系时，把周围环境也一起写进去了。而使我读来怦然心动的也正是那段“于时清露晨流，新桐初引”的附带描述。也许不是什么惊心动魄的大景观，只是一个序幕初启的清晨，只是清晨初初映着阳光闪烁的露水，只是露水装点下的桐树

清露晨流， 新桐初引

◎张晓风



初初抽了芽，遂使得人也变得纯洁灵明起来，甚至强烈地怀想起那个有过嫌隙的朋友。

李清照大约也是被这光景迷住了，所以她的《念奴娇》里竟把“清露晨流，新桐初引”的句子全搬过去了。一颗露珠，从六朝闪到北宋，一叶新桐，在安静的扉页里晶薄透亮。

我愿我的朋友也在生命中最美好的片刻想起我来。在一切天清地廓之时，在叶嫩花初之际，在霜之始凝，夜之始静，果之初熟，茶之方馨，在船之启碇，鸟之回翼，在婴儿第一次微笑的刹那，想及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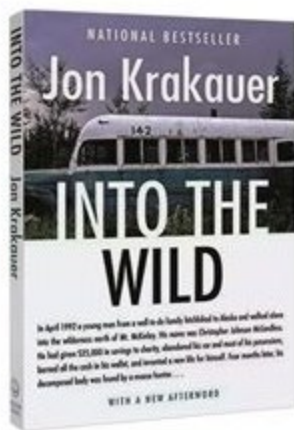
如果想及我的那人不是朋友，而是敌人（如果我有敌人的话），那也好——不，也许更好，嫌隙虽深，对方却仍会

想及我，必然是我极为精彩的缘故。当然，也因为一片初生的桐叶是那么好，好得足以让人有气度去欣赏仇敌。

（何塞摘自台北九歌出版社《玉想》一书，刘璇图）

叹，这是怎么拍摄出来的啊？我们以往看到的登山影像资料，大多是模模糊糊的。这些年，影视器材有了很大的改进，小小的机器也能拍摄高清或4K画面，能达到影视制作的水准，金国威的团队背着这些小巧的机器上山，在攀登过程中进行拍摄。在惊叹那些职业登山者所处的境界和我们凡人所处的境界完全不一样的同时，我们也能特别直观地感觉到，拍摄的人，这些讲故事的人，本身就是专业人士。如果克拉考尔不是登山爱好者，那他就上不了珠峰，讲不了山难的故事。金国威若不是登山高手，也拍不出《攀登梅鲁峰》。

如果把视野放宽一点儿，我们可以看到各领



《荒野生存》

域的专业人士讲的故事。比如阿图·葛文德医生，他写了《最好的告别》，还写了好几本医学科普书。再比如舍温·努兰，他写过《蛇杖的传人》，讲述医学的历史，还写了《生命的面》和《死亡的面》。还有一个医生叫悉达多·穆克吉，他写了《众病之王》和《基因传》。我们要感谢这些有人文素养的医生写出这样优秀的非虚构作品。如果我们读历史书，会发现比小说好看的著作就更多了。“远行之人，必有故事”，故事好看不好看，其实取决于那个远行的人是不是足够专业，是不是有足够的经验可以讲述。

（秋伟摘自湖南文艺出版社《文学体验三十讲》一书）



2021年2月17日, Bitstamp 数据显示, 比特币站上5.2万美元的历史高位。当天整体上涨逾3000美元, 涨幅超过6%。

美团 CEO 王兴粗算了一下, 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 “理论上, 中本聪已经是世界首富了。”

中本聪, 比特币之父, 也是世界上持有比特币最多的人。而他创造出来的比特币, 也给很多人带来一个新的造富机会。

只不过, 对一些持有者来说, 价格暴涨的比特币, 给他们带来的并非巨额财富, 而是无尽的烦恼和痛苦。

陈老板收到一大笔小费

2013年5月, 《纽约时报》科技记者希尔想测试一下当时人们对比特币的接受程度。她选择了旧金山里士满区克莱门特街一个日料小饭馆“木棉屋”作为社会实验场所, 餐馆老板是一个华人, 名叫陈勇。

希尔当晚通过网络喊来了60多人, 有编程狂人, 有比特币爱好者, 还有先锋经济学家。这些人齐聚木棉屋, 狂吃天妇罗和鱼生, 展望着比特币的美好未来。

晚饭结束后, 陈老板算账, 一共是957美元。希尔女士提出用比特币付款, 陈勇欣然接受。按照比特币当时的价格, 加上小费, 希尔一共支付了10.354比特币。

当时, 比特币的价格还在100~200美元之间浮动。虽

比特币 暴富时代的 倒霉蛋

● 陈劲松

然有不少先锋人士开始尝试使用比特币, 但它并未被大众普遍接受。

希尔问陈勇, 为什么愿意接受比特币? 陈勇说, 自己是移民,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 在一家大型电话公司工作, 开餐馆只是业余爱好。他从2012年开始, 一直接受比特币付款, 甚至也用比特币支付员工薪水。

2020年12月, 希尔再次联系陈勇, 发现他已经退休, 开始享受人生。

“多亏你当时支付的10个比特币。”陈勇说, 到2020年, 自己一共积攒了41个比特币, 约合120万美元。他关闭了餐馆, 开始在旧金山湾玩游艇。

“这是我最大方的一次小费, 一次最痛苦的消费回忆。”希尔在和陈勇聊完后说。

近一年来, 比特币暴涨, 造就了诸多财富传奇, 很多人属于陈勇这类, 他们一觉醒来, 看看比特币钱包, 就觉得

人生别无选择, 只有退休一途。不过, 也有不少悲情故事, 比如同样生活在旧金山的斯蒂芬·托马斯。

2011年, 托马斯在纸上写下一个密码, 他当时并没有将其当作一回事, 这张纸随后被他丢诸脑后。10年之后, 他不顾一切想找回那张纸, 因为这意味着他能否找回3.5亿美元(约合22.7亿元人民币)。

等到太阳系毁灭时

托马斯出生在德国, 是个天才程序员。2011年时, 他还在瑞士工作, 一位比特币爱好者找他帮忙做一个动画视频。视频出来后, 对方非常满意, 支付了7002个比特币作为报酬。

2011年, 比特币价格曾经一度达到200美元, 随后急剧跌落, 一直在2美元附近徘徊。所以7002个比特币说多不多, 说少不少, 但无论如何都不够在当时的北京买一个厕所。

托马斯收到比特币后, 将比特币私钥放到一个加密硬盘上。这种硬盘叫IronKey。

IronKey的总部位于加州, 此前由美国联邦政府资助, 用于开发政府各部门存放机密文件的设备, 现在已经被金斯顿公司收购。

然而, 3年前, 托马斯将记载IronKey密码的那张纸丢了。

现在, 比特币价格突破了5万美元, 这意味着, 托马斯的比特币价值超过3.5亿美元。原来连个厕所也买不起的

7002 个比特币，现在能买下北京的 10 个四合院。他自然想把比特币私钥找回来，于是，尝试打开 IronKey 硬盘。

IronKey 的安全等级极高，用户将文件加密后，最多只允许 10 次猜测试探，一旦 10 次解密全部错误，硬盘将启动程序，销毁其中数据。

托马斯已经使用了 8 次猜测机会，再有两次，他就将和 10 套四合院说拜拜了。

“每次错了之后，我都会在床上躺一会儿，想想当年自己会拿什么词句当密码，有了灵感就再试一下。”托马斯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但是试过几次后，他越来越绝望。

托马斯能不能绕过 IronKey，直接去破解比特币的私钥？

比特币的私钥由随机数发生器产生，一般来说是 256bit 长度的数。说起来有些专业，举例而言，一个典型的比特币私钥大概长这副模样：`@3QHxR1762sf7P/Q1RMts-cA7IRipfUFnE5tpie5McvE=.ed25519`。

私钥经过一种复杂的椭圆曲线算法生产了公钥，经私钥可以算出公钥，但反过来就不行，这就是比特币安全的根基所在。

托马斯当然也可以通过计算机算法，暴力破解比特币钱包的私钥。但这就需要他集合

当今世界所有计算机的算力，而且要算到太阳系灭亡的那一天，他才有机会拿回这 7002 个比特币。

比特币失踪后的获益者

像托马斯这样的可怜人不在少数。

根据加密货币数据公司 Chainalysis 的数据，现有的 1850 万个比特币中，大约 20%（价值约 1400 亿美元）都因主人丢失了密码，无法找回。

很多人像托马斯那样，在其诞生初期，获得了大量比特币，但当时，比特币只是众多互联网产品中的一个，价值也不高。他们并没有把这些虚拟货币当回事，也没有仔细照看比特币的密码。

10 年之后，这些人开始捶胸顿足。

“告诉你，我已经花了几百小时来找回这些该死的密码。”洛杉矶风投公司 Beyond Enterprizes 的老板布拉德·亚萨尔说。

布拉德出生于土耳其，6 岁开始编程，9 岁写出第一个软件，并出售给多家公司。他于 15 岁创办了第一家公司，然后出售。经过反复倒腾，布拉德走上了发家之路。

2009 年，由于布拉德有着强大的计算机集群系统，朋友让他帮着算比特币，算出来的一部分归他。最终，布拉德由此获得了几千个比特币。

布拉德将比特币私钥存在一个硬盘中，又将这个硬盘放在一个真空包装袋子里防尘。





求证别人是否爱你——永远别这样做。没人能承受这种证据。

——让·波德里亚《冷记忆 1987—1990》

到了这个年纪、状态，每晚睡前我都得好好洗干净脚，做好半夜随时有可能被抬上急救车的准备。

——奥尔加·托卡尔丘克《糜骨之壤》

少年们啊，无论你们今后度过多少岁月，都请不要介意

作为一个电脑兼比特币专家，布拉德的操作可谓万无一失。然而，他把袋子给弄丢了。

“我现在还有几个比特币，但相比那个袋子里的，不值一提。”

实际上，如何管理比特币私钥一直是个大学问。保管比特币的本质就是保管所谓的“私钥”，因为私钥就是比特币的唯一绝对控制权。比特币只认密码不认人，密码一旦泄露，持有者就会损失所有比特币。

私钥的最佳保存位置：纸上、硬盘或者脑子里。一些加密货币投资者喜欢通过使用长字符串或不太复杂的句子来记忆私钥，但忘记私钥、用户死亡或意识丧失，就意味着与其相关的比特币将永远消失。

2019年2月，加拿大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 QuadrigaCX 的所有者，30 岁的杰拉尔德·科顿在访问印度途中突然去世，就导致平台当时价值 2 亿美元的加密货币被锁



自己的容貌，不要吸食香烟，若非节日，也别喝酒。长大后，请多加爱惜那性格内向、不爱浓妆的姑娘。

——太宰治《人间失格》

地球上的新技术只是某种五年之后你会嘲笑的东西，所以不如珍视五年之后你不会嘲笑的东西。比如爱，或一首好

在一个数字钱包里，因为他是唯一持有密码的人。

杰拉尔德的遗孀詹妮弗被任命为该公司董事。她在一份宣誓书中写道，自己的丈夫通过一台加密的笔记本电脑经营着这家公司，他大部分时间都在他们位于新斯科舍省秋季河的家中办公。自己并不知道密码，也不知道如何恢复。

“尽管反复努力地搜索，但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写下来的密码。”詹妮弗说，她还聘请了一位专家来寻找密码，但也毫无收获。

有专家推测，很有可能科顿对自己的记忆力非常自信，将复杂的密码记在脑海，不留任何硬拷贝，但他没有考虑到自己突然死亡这种情况，闹得一地鸡毛。还有一种更为险恶的猜测：杰拉尔德也许是假死，就此吞没了这笔巨额财富。不管怎样，这个交易所正面临着巨额诉讼，用户要求平台赔偿这 2 亿美元。

诗，或一首歌，或者天空。

——马特·海格《我遇见了人类》

尽管在地球上的不同地区，一直还有残忍的争斗和充满威胁的危机不断爆发，但自从 1945 年以来，没有再出现第三次世界大战，因为每个人都知道，一场世界大战将意味着世界历史的终结。这是一个很微弱的安慰，但毕竟是一个安慰。

——E.H. 贡布里希《世界小史》

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些比特币的丢失并不一定是坏事——至少对那些仍然记得私钥的比特币持有者来说——正是由于这么多比特币无法流通，比特币价格才会涨得这么高。

目前世界上持有比特币最多的人是比特币创造者，神秘的中本聪。根据 RS K Labs 联合创始人塞尔吉奥·德米安·勒内在 2013 年的分析，这位神秘先生可能藏匿了 110 万个比特币。由于中本聪隐身世外，这些比特币也相当于丢失了，加上前文提到的 1850 万个比特币中有 20% 丢失了私钥，大约共计 480 万个比特币无法参与流通。

托马斯已经将那个 Iron-Key 的硬盘收藏起来，不再去尝试剩余的两次机会。可能等到太阳系灭亡那一天，这个价值 3.5 亿美元的秘密，都不会被揭开了。

（库肯摘自《看天下》2021 年第 5 期，小黑孩图）



有人担心，人工智能技术只有少数精英能够掌握，大多数人参与不到其中。一方面，人们的劳动将越来越“不值钱”；另一方面，人们的生活将越来越依赖少数精英的发明。社会结构因此会发生巨大变化，只有少数人是有用的，大多数人将变成“无用阶级”。

我们也许觉得这是杞人忧天：不劳动了，还可以玩嘛。我们可以把世上的事情分成我爱干的和我不爱干的，有了人工智能，我们就可以把自己不爱干的事情派给它们去干，然后把时间省下来做我们爱

干的那些事，比如打球、听音乐、谈恋爱。但是这种区分挺困难的。比如说带孩子、换尿布，你不爱干；逗孩子笑，你爱干。但你不给孩子换尿布，逗孩子玩时就没那么快乐。你为孩子付出了辛苦，你跟他相处的质量才会提高。

把劳动与享受割裂开来，劳动由机器完成，人只是享受结果，我们实际上正在经历这个过程。我们对世界的感知越来越集中到“结果”这一端。我们对世界的感受正在变得越来越贫瘠。

海德格尔说，技术是这个时代的“天命”，你喜欢也罢、不喜欢也罢，技术终将征



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

——陈嘉映——

服世界。是啊，人能够控制其他人，控制异端思想，唯独控制不了技术的发展。如果有一天，人类只享受结果，产生结果的过程都交给人工智能去施行了，那么我们就不得不说，技术主宰了人。

几年前，“阿尔法狗”（AlphaGo）战胜了李世石。有意思的不是人工智能赢了——这是早晚的事儿。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阿尔法狗”的设计者并不知道它是靠什么理路赢下来的。我跟围棋高手下棋，不论他的水平有多高，我们两个都是在用同样的“围棋语言”思考。而“阿尔法狗”依靠的根本不是我们的思维方

式，而是一种我们无法理解的思维——如果它还叫思维的话。

人们从各个角度思考人工智能，思考怎么提高人工智能的水平，人工智能会怎样改变我们的社会、改变我们自己，等等。我自己的兴趣则在另外一个方面。我更关心的是我们已有的东西。比如，通过对人工智能的了解，更恰当地理解人类自己的智能。按现在流行的看法，人工智能的发展让我们看到，智能的本质是计算。

我的看法正相反，通过围棋程序的发展，我们能够看得更加清楚，人类智能的

本质并不是计算，而是对话，是互相理解。下棋是一种对话——围棋也叫“手谈”。实际上，人的所有智能都是一种对话，哪怕我是一个人在思考。我独自证明了费马大定理，最后一刻我说，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什么？我看到了过程与结论之间的联系。因此，我明白了，我也可以让别人明白。然而，我们并不知道在“阿尔法狗”那里，过程和结论之间存在什么联系。在我看来，这才是人类智能和人工智能的本质区别。

（长天摘自上海文艺出版社《走出唯一真理观》一书，本刊节选，陈曦图）



音乐里的人类学家

“……他录制了超过 90 张专辑……”——
“里面有一半是我偷学别人的!”

“……17 次获得格莱美奖（注：现已 18 次）……”——“忘了这件事吧!”

“毕业于茱莉亚音乐学院……”——“不，不，不。那是他瞎编的。”

事实上，所有这些介绍都是真的。马友友，广负盛名的天才大提琴家，4 岁开始学习大提琴，6 岁表演个人独奏，7 岁参加全美电视直播的音乐会，由美国指挥家伯恩斯坦介绍登场，台下听众包括时任总统肯尼迪和前任总统艾森豪威尔。16 岁之前，他已经和世界最知名的顶级交响乐团合作过，在历史悠久的音乐厅举办过音乐会，录制发行热门专辑。他的确在音乐界的殿堂茱莉亚音乐学院上过学，在少年部名列前茅，但后台的马友友并没有说谎——距离毕业还有一年的时候，他退学了。

他花了很长时间去确认，自己要不要成为一个音乐家。离开茱莉亚后，他进入哈佛大学，专业是人类学，当时他非常认真地考虑过毕业后不再拉琴，去当一个人类学家。他在大学期间取消了大量演出安排，专注地研究人，跟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观察他们的生活，聆听别人的想法，跟物理学家讨论，陪哲学家聊天，和生物学教授探讨人，也

开始阅读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读唐诗宋词，琢磨《红楼梦》里形形色色的人。

毕业后，马友友回到了起点，依然是大提琴家，依然和世界最优秀的乐团合作，依然录制古典曲目，但他变得有点儿不一样了。他开始出现在更多古典音乐边界之外的地方。在儿童启蒙节目《芝麻街》里，在市民公园的角落里，在没有音乐厅的中东冲突前线，在嘈杂的人群之中，马友友在拉大提琴。

马友友热爱音乐，但正如他自己所说，“我真正热爱的是人”。他关心他人，不是出于一种礼貌的客套，而是发自内心的好奇。“我的人生没那么有意思，不值得写一篇长报道，我也就值得你写一篇很短很短的小文章。不过，我遇到过很多非常有趣的人，应该说，我的经历比我有兴趣多了。”马友友笑着告诉记者，“音乐是我的空气，它让我能够呼吸。不过，音乐对我来说，像晚上去看满天的星星，或是看一幅世界地图，它让我感觉到在自己之外，有一个更大、更广阔的世界。我最大的乐趣就是看到一个人眼睛里那份发现新知的惊喜，新鲜的发现，新鲜的领悟，身边的每一件小事都是崭新的。我们能从彼此身上学到的东西太多了。”

这位音乐家在采访中用多半的时间讲述他在其他人身上发现的了不起——中国音乐家吴彤在疫情时期写了新曲子；太平洋上的渔夫可以凭借海浪识别方向；他的小孙子如何学会了

人群中的马友友

● 李斐然



走路：最后一次在中国演出时，他遇到的西安人设计出很棒的建筑。仅剩的时间里，他也很少讲自己，反过来问我，困在家里的隔离日子，你是怎么度过的？

正是这样的马友友，在新冠疫情暴发的2020年，到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同事商量：“有那么多医护人员在防疫前线，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隔离在家的日子，他开始在线上拉琴给他人听。他在自己的书房里，给超过1800万个陌生人演奏过改编自德沃夏克交响乐的《回家》《飞越彩虹》，还有“二战”期间的经典老歌《我们会再相聚》。

恢复现场演出之后，他和老朋友钢琴家凯瑟琳·斯托特合作，把这些曲目录制成一张专辑，并在高雄举行了演奏会。这张专辑叫《慰藉与希望之歌》，里面既有德沃夏克、门德尔松、拉赫玛尼诺夫，也有世界各地的民歌和小曲子，还有电影配乐和流行歌曲，全部是能够唤起温暖回忆的熟悉旋律。这一切的开端来源于马友友在办公室下的决心，“你看，我这里有一把大提琴，我可以做点事。”

2021年3月的一个周末，马友友到自己家附近的社区学校里接种新冠疫苗。现场空间很大，寥寥十几人隔开很远的距离分散坐着，有负责疫苗接种的工作人员，还有在同时段接种的附近居民。打完疫苗后需要在现场留观半小时，他又拿出大提琴，戴着口罩为他们拉琴，空旷的大厅回荡着巴赫的曲子和舒伯特的《圣母颂》，演奏结束后，现场的人们热烈地鼓掌。当地记者匆匆赶来，但马友友很快走了，他说，这只是给他人的“一点回报”。

他的儿子尼古拉斯说，小时候不明白“大提琴家”的意思，看父亲总是拖着一个大箱子去机场，他一度以为父亲是在机场修飞机的工人。现在的父亲还是一样，整天拖着大提琴箱，飞往世界各地演出，“他是一个想要给世界带来改变的人，只是他的手边正好有一把大提琴”。

找到自己的声音

马友友的父亲马孝骏是中国小提琴第一人马思聪的学生，在法国留学完成音乐博士学

位，1954年申请回国，因为迟迟得不到回音，只好拖家带口去巴黎的餐馆打工。马友友出生的时候，全家生活拮据，住在又冷又旧的小房间里，后来不得不举家搬到美国。音乐是他们颠沛生活里少有的乐趣，他们的家里常常播放着巴赫，那是父母在和孩子分享美的礼物。

音乐生涯的起点上，父亲马孝骏也监督儿子练琴，但他要求儿子每天最多只练习巴赫的两个小节，能品尝一点音乐就足够了。20世纪最伟大的大提琴家巴勃罗·卡萨尔斯听到7岁的马友友拉的琴，非常喜欢这个孩子，叮嘱他不能只练琴，“永远要留些时间出去玩棒球”，并告诉马孝骏：“不要给他任何限制，让他自然而然地长大。”

父母在并不轻松的生活中保护了一个孩子的天真。马友友没有参加过音乐比赛，也从没有因为练琴挨过打，他不需要用音乐挣一条出路，也没人要求他这么做。最初学琴的日子里，父亲只让他每天练15分钟琴，练琴是为了学会专注，剩下的时间他们要一起做游戏，吃好吃的，讲有意思的故事。姐姐在家里拉小提琴，马友友拉大提琴，两个人有时候争曲子，“这是我的大提琴音乐，你不能拉”，母亲纠正他们，“音乐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音乐是大家的”。她常常请求身边的人不要称呼他天才，并反复告诉儿子，你和大家一样，不是异类，也不是天才。

在马友友的世界里，音乐只是音乐，和大提琴相处的时间是一天当中最放松之时。6岁的马友友已经能自己摸索出同一首曲子的不同拉法，每一种发现都是能分享给他人的喜悦，他常追着妈妈演奏给她听，“你喜欢吗？”伴随音乐一起长大的是他的好奇心——为什么大提琴那么大，而小提琴那么小？为什么巴赫会写这首曲子？他写这段旋律时，是开心还是难过？为什么这一小节要这么拉？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音乐始终是快乐、自由、无忧无虑的，不是谋生工具，也跟尊严、地位、生存压力无关。这份纯粹为马友友赢得了音乐上的成功，也带来了并未刻意追求过的名与利。16岁的马友友已经世界闻名，各种声音都对他说，你是



天才。因为音乐，他飞到世界各地，在每个有演奏会的晚上都能收到鲜花和欢呼。声名让他的生活变得容易，他能得到任何一场 NBA 比赛的门票，他跟同学打赌，自己能轻易赢得女孩子的吻。

那时候，美国作曲家利昂·基尔赫纳提醒他：“你是一个了不起的音乐家，但你还没有找到自己的声音。”这个提醒困住了马友友，自己的声音是什么？音乐意味着什么？

这并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伯恩斯坦曾有一个风靡美国的音乐启蒙节目《年轻人的音乐会》。面对着坐满观众席的小孩子，他让整个交响乐团配合他的讲述，反复演示，向孩子们证明，音乐的意义也许是让你又哭又笑、浮想联翩，但音乐本身不构成意义，音乐里会诞生丰富的感受，但重要的并不是音乐。

找不到自己的声音，16 岁的马友友开始抽烟，喝酒，逃课，不按时练琴，下雨时故意把琴盖打开，让大提琴淋雨。他用“疯狂”来形容自己叛逆的青春——做一个音乐家？得了吧。从一个音乐厅飞去另一个音乐厅，把古老的曲目拉了一遍又一遍，所有的音符都在循环，这个职业到底意味着什么？

在人生的关键时刻，他又见到了卡萨尔斯。那是在一场音乐会的现场演出中，“当时他已经是一位 90 岁的老人，几乎不能再做什么事了，但是一走上舞台，他的音乐依旧震撼、激昂，那种力量是鼓舞人心的。他已经不能再像年轻时候那样演奏大提琴，但他赋予每个音符的使命令人久久难忘”。

卡萨尔斯有一句名言：“我首先是一个人，其次是一个音乐家，第三才是一个大提琴家。”他告诉马友友，音乐发生在音符之间，应该去寻找音乐中“无穷的多样性”。马友友去陌生的世界旅行，见更多人，寻找答案。他看到小酒馆里忘情弹钢琴的老人，看到在墓地约会的情侣，“我感觉自己离‘人类’更近了一些”。

最大的启示发生在非洲的旅行途中，所有人围着火把一起唱歌跳舞，为部落里生病的人祈福，他不明就里地跟着唱和跳。过了一会儿他问身边的人，我们在做什么呢？后来他说，正是这个答案击中了他——“我们在创造意义。”

音乐只有活在人群中才有意义，这也成为马友友的音乐母题——当音乐响起，房间里最重要的是什么？

在课堂上、采访里、公开或私下的讲话中，他一遍遍重复着同一个答案：不是有 270 多年历史的名贵大提琴，不是历代作曲家留下的曲目，更不是演奏这些音乐的自己，而是聆听音乐的人。“一旦失去这一点，音乐的意义就消失了。音乐的成功不在于演奏的音色多么美，乐器多么了不起，而在于它证明了，我们活在同一个世界。我愿意为 70 个人演奏，40 个人也可以，一个人也没问题，因为只要他从音乐中有所收获，我的付出就值得了。说到底，音乐是一对一的人的交流，只要有人需要，我就会想办法给予他，音乐是我能给他人的回报。”

大学毕业前，他在哈佛大学的演奏会因为太多人想去听，有些人没有抢到票。演出正式开始前，马友友穿着即将登台的礼服，扛着琴出来，在走廊坐下来，为那些进不去的人先拉了一首曲子。这种行为打破了演出行业的规则，走廊上人声嘈杂，没有音响，这种演奏也破坏了古典音乐的神秘、庄重和美，可喧嚣中，大提琴的声音听起来特别明亮，那就是马友友的声音。

许多年后，这个声音依然明亮，在战乱中的简易音乐厅，在“9·11 事件”的遗址上。父亲临终时，马友友在他的床前为他演奏了巴赫《无伴奏组曲》的第五首“萨拉班德”舞曲，这也是小时候父亲哄他睡觉时给他听的曲子。父与子的音乐始终清澈而纯粹，他们在巴赫的音乐中告别。

活成太阳

作为音乐家的马友友有一种罕见的松弛。音乐在他的生命中不背负任何沉重的现实意义。最喜欢的音乐是什么？他的答案是，我喜欢巴赫，累的时候拉一段巴赫会让我放松，不过要是太累了，我也不愿意拉琴，我会用被子闷起头来，呼呼大睡。“音乐并不比世界更大，不比自然更大，它是一种活法，可它也只是活法的其中一种。那些让你开心起来的其他方

法，你也可以试一试。”

他有两个孩子，是兄妹俩，从他们小的时候起，他就陪他们出去玩，带他们吃好吃的，教他们开车，但没有教过他们音乐。“我不知道怎么享受音乐。我喜欢音乐，但音乐不存在一个‘如何享受’的问题。这就像活着也没有一个手册，指导我们如何生活、怎样做才算对。你听到了声音，它们构成了音乐，你听了觉得开心，觉得自己喜欢它，这样就够了。”马友友说，他常常觉得古典音乐有过于复杂的分类，巴洛克、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印象主义、现代主义，“它们只有一个名字，音乐”。哈佛大学的校刊里记录了这样的马友友，回学校拜访老师时，老师的妻子当时正在住院，马友友答应去病房为她拉一首曲子，作为康复的祝福。等他真的带着琴进了病房，躺在床上的病人反复说，想吃泡菜。照顾她的人提醒，马友友专程来看望你了，你想要听马友友拉大提琴，还是吃泡菜？听到的答案还是吃泡菜，这位老师无奈地转过头，却发现大提琴家不见了。半小时后，马友友一头汗地跑回病房，怀里抱着五六罐不同口味的泡菜。

马友友会主动适应他人，几乎所有跟他合作过的音乐家都有这个感觉。他和他的音乐像水一样，能容纳下形形色色的不同。已故钢琴家莱昂·弗莱舍讲述自己有次和马友友合作，指挥在彩排中途突然改变了对大提琴的演奏提示，这是一次无准备的大变动。他看到马友友只是笑了一下，一句话也没说，很快适应了新的演奏要求，毫无破绽地完成了整首曲子。

这份随和在顶级音乐家身上偶尔存在，但不常见。一个重要原因是，音乐一旦随和就很难有所坚持。指挥家卡拉扬靠独裁者般的暴戾实现了柏林爱乐乐团历史上风格最鲜明的演奏录音，小泽征尔和村上春树对谈音乐时曾感叹，伯恩斯坦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音乐天才，但他太“想当一个好人”，总是倾听大大小小的意见，绝对的平等主义损害了他统领乐团时的威严，最后，音乐反而失去了统一性。

然而，马友友始终是马友友。他和世界上所有知名乐团合作过，跟不同风格的音乐家合奏，跟历史上最强悍和最随和的指挥一起工

作，他融入了截然不同的背景，却保留了自己的声音。音乐响起时，这个声音把内部迥异的群体牵绊在一起，实现共鸣。

或许这才是这位大提琴家真正的天才之处。马友友活成了音乐的磁铁，古典音乐不再是一个只存在于唱片和音乐厅里的高雅符号，它把原本并不相通的群体吸引到一起，活到了人群之中。越来越多人喜欢上了弓与弦的交响，电视剧、动画片、好莱坞大片、儿童节目、天文学报告会、婚礼、生日宴会上都响起过马友友的琴声。他不止一次带着琴上电视，一边拉琴弓演示，一边解释音乐里的哲学。

马友友形容自己的工作“分享生活”，举办一场音乐会的本质是把作曲家、演奏家、听众相聚在同一时空，“演奏音乐的唯一目的，是共同见证真理的诞生”。

他鼓励自己遇到的每一个人，接触过马友友的人称呼他是“喜悦的放射源”。美国记者克里斯塔·蒂贝特采访马友友时曾问，即便他不“放射喜悦”，一样能演奏出震撼人心的杰作，音乐的好坏和品格无关，为什么要始终活成太阳？马友友是这样回答她的：“娜迪亚·布朗热（19世纪法国音乐家）说过，音乐家是牧师，音乐是让人进入教堂，你要带着大家把存在升华出更高的意义，至少音乐应该多多少少让每个人变得更好。当然，我们活到了21世纪，我不太确定这样的想法还能不能成立，但是我愿意试试，试着让它成立。”

事实上，音乐回馈了他一份礼物。已经66岁的马友友在现场演奏时展现出的沉浸模样，和当年那个初次登台拉大提琴的小男孩一模一样，他把这个美梦送给了其他人。在他的生命里，音乐是从未改变过的自由、快乐、无忧无虑。

在关于马友友的纪录片里，他的开场白是，“让我来先讲一个笑话”——

从前有一个小男孩，他对爸爸说：“等我长大了，我要做一个音乐家。”爸爸听完想了想，说：“可是孩子，这两个愿望可没法同时实现。”

讲完，马友友自己第一个笑了起来。第一次拉大提琴的时候，他只有4岁，60多年过去了，人群中依然有马友友和他的大提琴。

（晋耳摘自微信公众号“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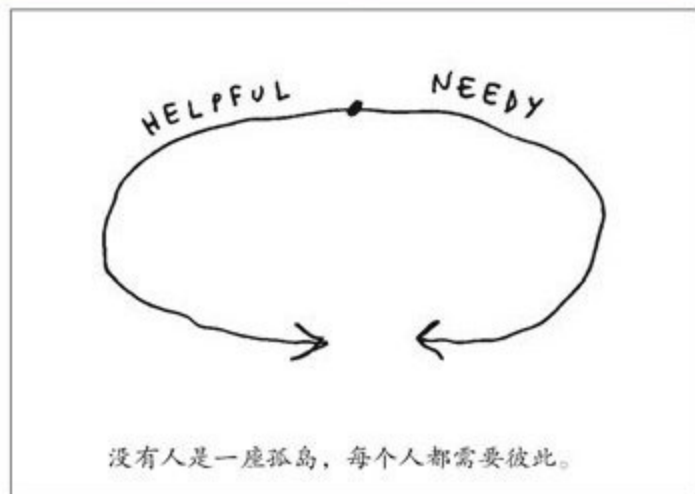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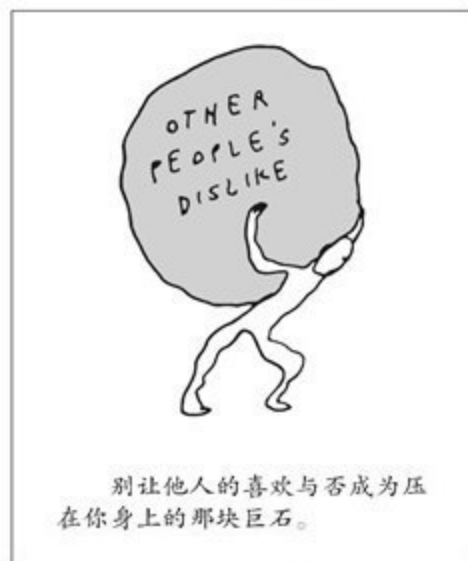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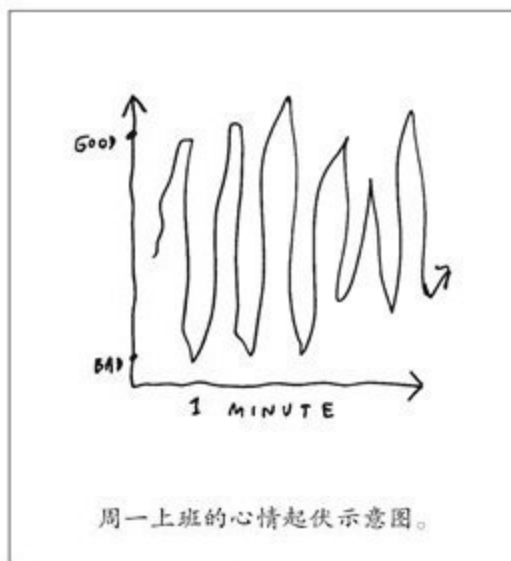
我们由彩色的记忆碎片组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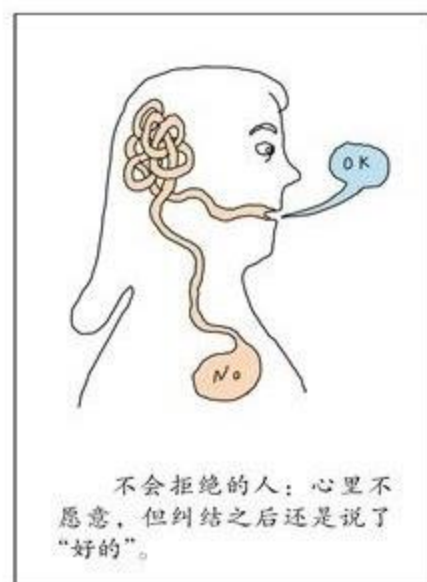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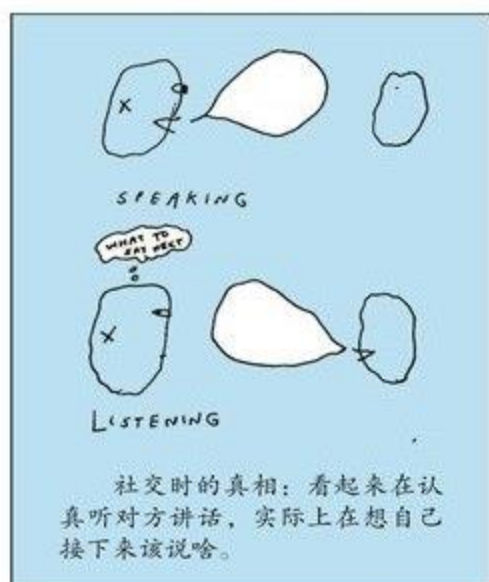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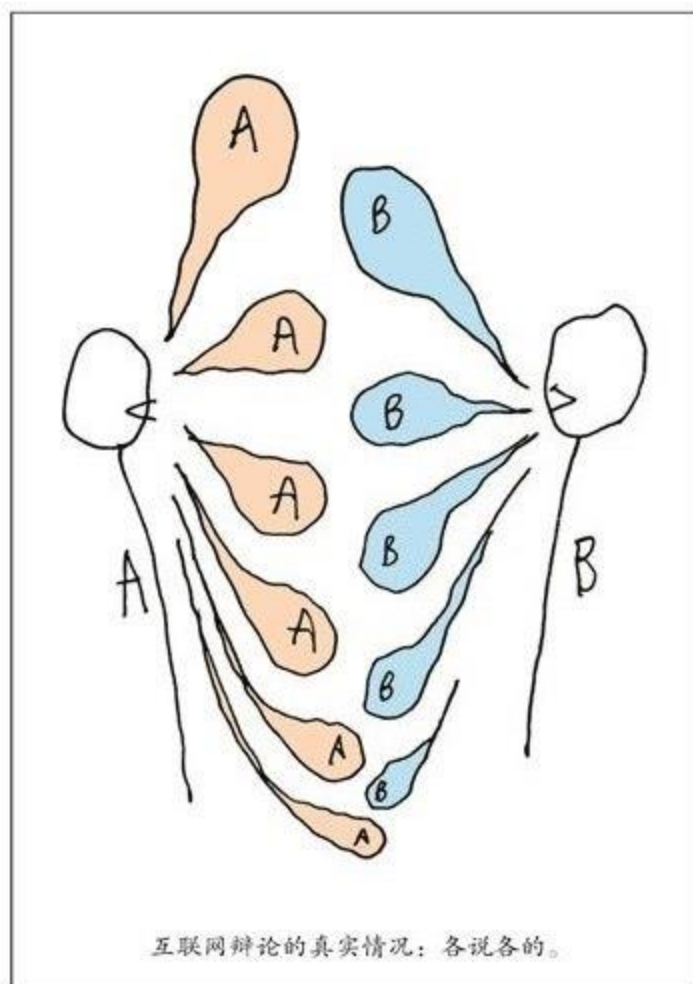
●〔美〕莉亚娜·芬克

漫画家莉亚娜·芬克过去几年里通过简笔画表达了许多自己对人生、亲密关系、工作等的思考。有时几根扭曲的线条、几笔简单的图画就能传递出复杂的情绪与她敏锐的洞察力。这种标志性风格吸引了很多粉丝，人们喜欢她表现世界的古怪方式。

芬克在纽约市郊区的一个小镇长大，从小就是个内向的人，不太合群。她把人们对她漫画的喜爱形容为“难以置信的疗愈”，“找到观众就像是找到了救星”。

她说：“我画画不是因为我喜欢画，也不是因为我画得好，而是因为我曾经失去了一些东西，通过画画，我会找到它们。”







在人际交往中，我们常常困惑于那些无法解释清楚的误会和隔膜，东方式的“言不由衷”或是“话里有话”会让人抓狂。

元春省亲时，曾和父亲贾政隔帘交谈了几句，每次看到这一段我都觉得心酸，不是因为元春身为贵妃宫闱深锁，亲情阻隔，而是因为他们父女间谈话的隔膜。元春含泪对父亲说：“田舍之家，虽齑盐布帛，终能聚天伦之乐；今虽富贵已极，骨肉各方，然终无意趣！”话说得坦诚沉痛，全是肺腑之言。端庄理性的元春，只有面对至亲之人时，才可能说出这番真性情的话来。而贾政虽也含泪，但他说的是这样的话：“今贵人上锡天恩，下昭祖德，此皆山川日月之精奇、祖宗之远德钟于一人，幸及政夫妇。且今上启天地生物之大德，垂古今未有之旷恩，虽肝脑涂地，臣子岂能得报于万一！”冠冕堂皇之中，是受宠若惊，更是表明对皇权的赤胆忠心。隔着两个人的只是帘子，但谈话之间，却像隔着千山万水。

两个人话语体系的不同，是因为所站的角度不同。元春是“高处不胜寒”，富贵恩宠尽享之后，她看到了繁华背后的黑暗和悲凉，在那些虚假冰冷的礼仪之后，她渴望的是亲

情的温暖。而贾政，仰视着皇权威仪，把女儿成为贵妃看作是祖上恩德。况且他也深知，元春之荣，牵系贾家命运。在如此重大的使命面前，女儿那点小情绪简直不值一提。

宝、黛、钗之间常有些只有他们自己才能明白的微妙口角。第八回里黛玉借骂雪雁讽刺宝玉，说雪雁“你倒听她的话，我平日和你说的，全当耳旁风……”宝玉、宝钗都知道黛玉

是小心眼，借机奚落，只有薛姨妈不明白，“他们记挂着你倒不好？”——在青春的世界里，自有一种语言密码，可爱的薛姨妈即使不那么愚钝，也很难理解这种语言的精髓。这就是代沟。

秦可卿死后出殡，在路上，宝玉和秦钟在乡下人家看到纺车觉得新鲜，宝玉上去“拧转作耍，自为有趣”。不料纺车的主人二丫头很不高兴，让他“别动坏了”，被众小厮一阵“断喝拦阻”。乡下姑娘

二丫头自然大气，可爱而有个性，富贵权势在她那里全派不上用场。有意思的是，此时宝玉和秦钟截然不同的语言和态度。宝玉“忙丢开手”，赔笑说他因为没见过纺车，所以试一试。而秦钟笑着跟宝玉说：“此卿大有趣趣。”

你说的话，我永远不懂

◎陈艳涛





豆瓣上有人建了一个“文字失语者互助联盟”，帮助那些察觉到自己表达能力退化，有语言文字描述障碍，或说话缺乏内容的人，短时间内吸纳了数万名会员。人类进入网络时代不过20来年，就已感受到了其对现存事物的全方位冲击。相比须臾离不开手机这种人们熟悉的症候，网络导致的语言退化，伤害性显得更隐蔽。

不久前有人力资源部门的工作人员吐槽一个面试的年轻人：技术能力等各方面都不错，但让他用语言描述一下对参与项目的理解，他满口不离“赋能”“抓手”“闭环”，结果被淘汰了。很多人平时用惯了网络上的各种“梗”和高频词，已经下意识地放弃了正常的叙事方式，就像著名的“工具法则”——给一个小男孩一把锤子，凡是他遇到的一切东西都会被敲打。以后一旦需要展示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无法再借用到“锤子”，脑子里就会一片空白，失去正常表达能力。

还有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反面例子：有人心急火燎地在网上问，“抓手”应怎样理



现代失语症

●青 丝

解？他担心公司开会时被问到，不知如何作答。有人解释，就像一个锅两边有柄，可以借力把锅端起来，如果把锅理解为业务，那么能提升业务的点就是“抓手”。不少人抽象思维能力差，缺乏对复杂现实的体验感，如果没有一个标准化答案，不用举例的方式类比，就无法理解其中的意思。这样的人脱离了网络，就无法把话说好。

我平时经常在网上看到有人抬杠，若是有人较真，就让对方详细说出自己的观点和见解，此时“杠精”多半会语塞，说不出话来。或者说着说着，就把自己绕晕了，不清楚

自己在表达什么，甚至前后矛盾。

互联网的便利，总能轻松满足使用者的各种要求，包括“提高”表达效率。当一个高频词或一个表情，就能轻松替代本来需要一大段文字才能说清楚的意思时，人们很难拒绝这种“友好”的语言环境，最后就像赫胥黎《美丽新世界》的预言：“人们会渐渐爱上工业技术带来的娱乐和文化，不再思考。”处在这样一个被技术逐渐异化的进程中，使用者很难具有自省的自觉。

早年，有一个倡导“慢生活”的活动，参与者吃一口苹果须咀嚼120次以上，以此改变过快的生活节奏。这也是矫正现代失语症的不二法门。现代人只有慢下来，多阅读，避免思维被网络格式化，少用网络词语，多尝试用语言还原那些模糊含混的情境，增进表达欲，才能自救。就如奈保尔所言，听任自己变得无足轻重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位置。

（夜雨摘自《文汇报（香港）》2021年3月13日，王原图）

他们的不同，不是话语体系上的，而在于人生观。秦钟的话里充斥着一种调笑和轻薄，乡野的二丫头带给他的感觉，不过是另一种口味的女孩子，可堪玩弄。就像他对尼姑智能儿，并没有多少珍惜和爱。我一直很不喜欢秦钟，他的身上有种卑微的气息，不自重，也不珍重他人。

而在宝玉平等的视角里，每个人、每个生命都那么让人欣赏，值得体谅和尊重，在他的心里，他们没有社会地位的差别。他不认为自

己是豪门公子就可以为所欲为，他为冒犯了二丫头而抱歉、赔笑、解释。所以后来远离二丫头的世界时他会怅然。宝玉的人生观是真正的众生平等，他的爱太大，大到空茫，然而那么多值得欣赏的美好生命终会在他眼前一一凋零消逝，所以他的爱注定会很忧伤。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就在你面前，但我说的话，你永远不懂。

（夕梦若林摘自新世界出版社《花非花，梦非梦》一书，宋晓军图）



文学解决了什么问题

●刘震云

1

因为我妈喜欢1987年版的电视剧《红楼梦》，所以我就从另外一个角度和她说文学。我说文学有另外一个作用，这个作用是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学科、任何民族都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让文学给解决了。它就是生死的问题。秦始皇逝世了，唐宗宋祖逝世了，康熙、乾隆也逝世了。他们一当上帝王，便追求长生不老，但没有用。除了死，人还怕老。我们知道大清朝所有的人都死了，但有几个人没有死，他们是贾宝玉、林黛玉、

晴雯，他们不但没死，还没有老。我们什么时候打开《红楼梦》，贾宝玉和林黛玉他们都是十四五岁的样子，青春永驻。这就是文学的力量。但仅仅留住青春也不是文学的本质。我觉得文学最厉害的地方在于它说出了一种不同的生活。

贾宝玉是个不爱读书的人，整天和女孩子厮混在一起。他最爱干的事是吃女孩子脸上的胭脂。甭说这是在清朝，就是在现代，也是不被认可的。他不爱上学，不但自己不爱上学，还讨厌别人上学，说所有上学的人都是沽名钓誉

之辈。这是曹雪芹内心特别喜欢的一个人。这样一个人物的塑造是对当时整个社会生活的极大背叛。《红楼梦》是一个以日常生活、家庭生活、大观园生活为基本生活场景的作品，但它的开篇并不是以日常生活为背景的。他从一块石头和一株草写起，而且这块石头是女娲补天剩下的。这株草快干枯了，石头说，我闲着也是闲着，给你浇点水吧。浇了水，这株草活了。活过来之后，她说了什么？这就显出作者曹雪芹的高尚。我们平常人会说你帮了我这个忙，下辈子我做牛做马报答你。但曹先生不是这么写的。这株草说，下辈子我用眼泪来报答你——写人的生活，但不是从人写起。

《红楼梦》里，满眼看上去是一个肮脏的世界，贾宝玉是那个极干净的人。这个极干净的人的出路是什么？是被世界上最脏的两个人架走了，一个是秃头的和尚，另一个是癞皮的道士。被架到哪里去了？架到世界上最干净的地方去了。曹雪芹写出了干净和肮脏的辩证关系。

2

《水浒传》里写得最好的人物是林冲。中国的历史上，包括世界的文学史上，把强盗和杀人犯当成阳光来写的，只有《水浒传》。

上梁山，梁山的人会问：“杀过人吗？”“没有。”“下去杀一个。”因为我们都是杀过人的，你没有杀过人，我们无法交流。杀谁我不管。



林冲看到耍武艺的和尚鲁智深。他说，耍得好。鲁智深说，你是什么人？鲁智深是杀过的人。林冲，京城八十万禁军的教头，也是杀人的人。两个杀人的人碰到一起，就聊起来了。两个知心的人，说尽了心中的抱负。聊得正开心，林冲家里的丫鬟跑过来说，娘子被人欺负了。林冲说，不可能啊，第一，光天化日之下；第二，就我在东京的地位，怎么有人敢欺负我娘子？林冲跑回去，看到那个人，举起拳头就打。但拳头到半空中就软了，因为那个人是自己上司的干儿子——高衙内。

林冲，八十万禁军教头，一身本事，却被人欺负。后来，来了一个老同学——陆谦，找他去喝酒。正喝着呢，那丫鬟又跑过来说，娘子又被人欺负了。丫鬟说，你刚出去不久，就有人跑来说你喝酒的时候病倒了，娘子急急忙忙跑过去；那人说你不在酒馆，是在别人的家里。林冲问，谁家？那丫鬟说，就是陆谦家。施耐庵对“同学”“同事”这种概念，充满不信任。林冲急急忙忙跑到陆谦家。以林冲的武艺，他可以一脚把陆谦家的门给踹开，然后杀人。但林冲的举动是，站在门外，说：“大嫂开门。”分明是让玷污你娘子的人逃跑啊。这高衙内赶紧就跑了。娘子把门打开。进去之后，林冲问了一句话：“娘子不曾被玷污吧？”娘子的回答是“不曾”。

那样的天地和日月不把人逼成杀人犯，可能吗？林冲做

了什么？把陆谦家打得粉碎。你本来是要杀人的，砸他的家干什么？还是在忍。接着是“误闯白虎堂”，林冲被发配了。发配了还不行。两个公差把林冲绑在大树上说，林教头，明年的今天是你的忌口。林冲杀两个公差易如反掌，但他闭上了眼睛。就在这时，一根禅杖飞了过来，鲁智深把他给救了。接着，有人火烧山神庙，一定要把林冲杀了。火是陆谦放的。跟他一起来的人说，这么大的火，你的同学肯定已经被烧死了。陆谦说，再等一等，等火灭了捡回两块骨头，也让太尉高兴高兴。这是什么样的同学？！林冲突然醒悟过来：我要想活，必须得有人死，如果不杀人，我就活不成。

施耐庵写了一个人如何一步步被逼，走到自己的反面。我觉得施耐庵了不起。

3

《西游记》讲的是唐僧带着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还有白龙马，经历九九八十一难取经的故事。

唐僧是一个特别好的领导。他走到一个地方，就说，悟空，你去探探路——说的是未来；说八戒，去找点吃的——说的是现在；说沙僧，去喂马。徒弟问，师父你干什么？他说，我歇会儿。为什么一个“歇会儿”的人会是三个干活的人的师父？唐僧武艺不如三个徒弟；他走到哪儿，把妖怪招到哪儿，徒弟是打妖怪的，他是招妖怪的。招妖怪的

人是打妖怪的人的师父，我们得问问为什么。

平常，他的确不如别人。但关键时刻，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开口说的话不一样。孙悟空说，我回花果山。猪八戒说，我回高老庄，娶媳妇。沙和尚说，我回流沙河。这是三个除魔降妖的人的态度。而招妖怪的师父说，你们都可以回去，我自己到西天去。这是唐僧比他的三个徒弟高明的地方，也是他成为师父的原因。

四十岁以后再读《西游记》，就会关注，妖怪是从哪里来的？妖怪不是山林里长大的，也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从菩萨那儿、释迦牟尼那儿来的。想到这里，我出了一身冷汗。我去你那儿取经，路上遇到的妖怪却是从你那儿来的，那我为什么要向你取经？经取来了，有什么意义？好不容易抓住了妖怪，却有人把妖怪救了。谁？妖怪的主人。这就是《西游记》。

（本文系刘震云在中国人民大学第五届文学节上的演讲，本刊节选，曾 仪图）

很久以前我看过这么一句话：“不管多贵的水果，一年只有一次应季。也就是说，在你活着的时候，只有60次左右的机会能吃到最香甜的它。”自那以后，我就经常买水果。其他的食物也是，季节到了抓紧吃！

——一位日本网友的推文



艾莎

坐地铁，旁边是一对母女。小女孩：“妈妈，东北下雪，那东北有艾莎（迪士尼动画片《冰雪奇缘》里的公主——编者注）吗？”

妈妈：“不是下雪的地方都有艾莎。东北没有艾莎，只有翠花。”

镜子

每次住进宾馆，我都会用柠檬水在浴室的镜子上写下“我死不瞑目”，干了以后镜子上面什么也没有。但下一个入住的人只要一洗澡，这几个字就会慢慢在镜子上浮现……

学霸

你考了98分，学霸考了100分，不要觉得你离学霸就很近了。你考98分是实力只有这么强，学霸考100分是因为试卷只有100分。

手机

前几天跟老婆吵架，脸上被她挠了两道口子。昨天，我顶着一张破脸和她一起回我妈家吃饭。我妈问我的脸怎么回事。我说是被家里的猫挠的。

吃完饭，我和老婆离开，刚走到楼下，我妈在阳台上冲着我大喊：“哎，你家猫的手机忘拿了！”

道歉

和闺蜜逛街，她不小心，一脚踩在了一只狗的尾巴上，那狗“嗷”的一声跳了起来。她连忙说：“对不起，对不

幽默与漫画



起！”一下子觉得不对劲，又说：“Sorry, sorry!”

这时旁边一位大爷忍不住了：“唉，姑娘，你说啥语它都听不懂，它不咬你就代表它原谅你了。”

区别

打工人和乞丐的区别——

乞丐：“哎，行行好！”

打工人：“哎，行，行，好！”

给钱

跟女友一起去一家大宾馆的会议室参加新品发布会。出来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她之前说身上没钱了，于是掏出100元，说你打车回吧。

女友大怒：“你能不能别在宾馆门口给我钱！”

高冷

问：如何能变得有高冷范儿？

答：别人发段子的时候，你把“哈哈哈哈哈”换成“谢哈哈……笑死我了”换成“谢

谢，有被笑到”。

洋女婿

正在收拾去国外旅游的衣服，我妈看着我往箱子里塞的裙子、热裤，幽幽地说：“都是这么暴露的衣服。”

我答：“嘿嘿，保不齐给你带一洋女婿回来。”

我妈：“你是去旅游还是去碰瓷啊？”

找厕所

一位大哥急匆匆跑过来问我：“师傅！哪里有厕所啊？”

我指给他看，说：“往前走，到那个十字路口再往左拐，大概走300米就有。”

大哥失望地看着我说：“那么远，这远水解不了近渴啊！”

“大哥，你到底是尿急还是口渴？”

助攻

我和老婆越吵越凶。我伸手抓起桌子上的茶杯狠狠地摔在地上。老婆看向四周，但没有发现可摔的东西。这时儿子放学回来，她冲上去夺下儿子的书包往地上猛地一摔。儿子赶紧从地上捡起书包，掏出作业本，说：“老妈，来撕作业本呀！”

很胖

媳妇让我去给她的车做保养。4S店的小哥对我说：“你老婆很胖吧？”

我：“你怎么知道？”

“左前轮胎的磨损程度明显高于另外3个。”





看电影《你好，李焕英》时，我准备了一包纸巾，但结果我一滴眼泪都没流。影片最打动我的一个镜头是李焕英送女儿贾晓玲上车时塞给她一袋热乎乎的包子，自己却舍不得坐公交车，在风雪交加中独自走回家。

类似的经历，我也有过。比如有时候我给妈妈叫网约车，她总是为了省下几块钱的车费而早早就下车。但我更希望看到妈妈能坐着那辆车回家，不挨冻，不受苦。

如今，我也是个妈妈，两个孩子的妈妈。我希望妈妈能有自己的人生，而不是一切都是为了孩子。为什么妈妈就不能对自己好一点呢？为什么妈妈就要一直为孩子牺牲呢？

坐在电影院里，我在感动的同时也感受到了一种压力，一种对母亲的道德绑架。就像一篇影评说的，如果李焕英选择了沈光林，我们还会被她打动吗？我们还会认为她是伟大的母亲吗？

1

“妈，你怎么那么爱笑啊？”“因为妈生了你呀！”因为生了贾晓玲，李焕英认为自己的一生是幸福的，所以即使在弥留之际穿越回晓玲还没出生的年代，她还是义无反顾地做了相同的选择。

有人问贾玲，为什么电影的英文名取作 *Hi, Mom*，但中文名是《你好，李焕英》？她的



电影《你好，李焕英》海报

我不想成为李焕英

●豆瓣鱼

回答是：妈妈不仅仅是妈妈，也是她自己。但在这部电影里，李焕英更多的还是扮演着贾晓玲的妈妈，至于自我，在她成为妈妈后就抛诸脑后了。

许多影视剧一直歌颂为了孩子而自我牺牲的母亲，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不畏牺牲更是一种美德。但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社会学爱情思维课开创者沈奕斐觉得，用“伟大”来形容母亲是对天下所有妈妈的一种捧杀。在一片对母亲的忘我歌颂中，女性在成为母亲后下意识地忘却了自己，而我们也习惯了母亲的这种忘我。

电影中说，记忆里，妈妈就是中年妇女的样子。是的，一个女性成了母亲之后，就不由得进入母职密集的怪圈。

女儿6个多月大时，沈奕斐正在“首届女性学研究生班”深造。为了顺利毕业，她决定提前给女儿断奶。没想到这个决定遭到了身边同事、朋友的指责：“你怎么会做这个选择，不觉得对你的孩子很残酷吗？”她觉得很吃惊：“吃奶粉有什么大不了的吗？吃奶粉并不意味着对孩子的身体不好，但我如果不上学，就拿不到文凭。这二者之间的利益权衡，孰重孰轻，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后来，女儿上了学。学校经常会组织一些活动，其他妈妈有“传”必应，沈奕斐却总是缺席。女儿就问：“妈，为什么你

就不能像其他同学的妈妈一样，做个全职妈妈呢？别人的妈妈都是会为孩子做牺牲的，为什么你不能牺牲呢？”“但为什么我一定要牺牲呢？”沈奕斐问，“我并不觉得我做出牺牲，你就一定会成长得很好。”她和女儿讨论：“如果你需要妈妈做什么，妈妈会努力做的。有时候，妈妈的确和其



沈奕斐



他妈妈做得不一样，但是不一样并不意味着不好。”

2

“如果我妈当年生的不是我，她应该过得比现在幸福吧。”在电影的台词里，我们能够清晰地听见贾玲内心深处对于母亲早逝无法弥补的遗憾，但又总觉得有些别扭。为什么母女一场，到最后却觉得如果换个女儿会更好呢？难道就因为没有考上好大学，没有光耀门楣吗？

就像中国很多家庭一样，父母一方面倾尽全力去爱孩子，一方面又对孩子各种挑剔，横加指责。虽然这种恨铁不成钢是出于爱，是希望孩子过得更好，但显然越界了，没有把双方都当成独立的个体。

电影中，贾晓玲为了妈妈能生活得更幸福，穿越回去后极力撮合妈妈嫁个更有权势的老公，而不是自己的父亲。全片也仿佛是丧偶式育儿的极致，父亲的突然出现只是为了阻止李焕英嫁给别人，免得不能成为贾晓玲的母亲。

博主“私享史”对此评论说：“为什么妈妈穿越回青春时代还是不能为自己活一回，还是要为了孩子牺牲自己呢？妈妈怎么就不能跟厂长的儿子结婚呢？放大来看，这个妈妈跟现实中无数为了孩子而失去自我、甘愿奉献自己一生的妈妈没有本质区别。”

有牺牲，就有期待。电影开头，李焕英被老师批评后，对贾晓玲说：“你啥时候能让我长回脸。”也正是因为如

此，贾晓玲才会去办假的录取通知书安慰父母。最后母亲却又说“我只要我的女儿健康快乐”，这更像是电影里一时的和解。

很多妈妈都特别爱说，“为了你，我才怎么怎么样”，“你好了，我就好了”。慢慢地，这就成了一种绑架——对母亲、对子女都是绑架。这不是一种舒服的关系，所以很多人在电影院里哭成泪人，回到家后，仍和父母矛盾不断。

沈奕斐发现，妈妈们的真实想法和文化期待根本不是一回事，但为了迎合别人眼中的妈妈形象，很多女性都会选择压抑自己的真实想法。当她的孩子刚出生时，沈奕斐并没有体会到那种为人母自豪，而是在心里默默吐槽：“为什么我生的孩子这么丑，皱巴巴的。”刚开始，她还怀疑自己是不是“变态”“自私”，怎么会这么想？但后来，她做了一项女性生育的研究，才知道大多数妈妈内心其实都是这样的，只是羞于承认这一点。

阿什莉·奥德兰曾是企鹅兰登（加拿大）出版社的公关总监，因为要照顾两个孩子而选择了辞职。孩子6个月大时，阿什莉结合自己关于母亲身份的思考，写了小说《我不该成为母亲》。她在接受采访时说：“我理解这种犹疑，因为我也是带着某种恐惧成了母亲——我曾经喜欢没有孩子的生活，因为我担心失去自我。但我也很喜欢当妈妈的感觉，很幸运，我能很自然地爱我的孩子，不像我笔下的人

物。然而，即使你很爱你的孩子，即使你很喜欢做一个母亲，还是会在有些日子感到乏味和困难。我认为，母亲这一角色让女性感到没有实现价值或者说与实现价值有所冲突——她们很希望能够离开去喘口气，但是我们很难让女性去承认这一点。”



阿什莉·奥德兰

3

2001年，19岁的贾玲考入中央戏剧学院，但在她入学一个月后，母亲意外离世。那些她曾许给母亲的承诺，再也无法实现了。贾玲接受采访时说，母亲离世后，她的快乐永远缺了一角。

身边一位朋友，经历和贾玲相似，2019年底她的妈妈遭遇车祸，最终不治身亡。她原本是一个爱笑、爱闹的女孩子，但从那以后，她整夜整夜失眠，最终被医生认定患有抑郁症。《你好，李焕英》上映后，她在转发评论电影的微博中写道：“再多的眼泪，我们都回不到从前了。”

贾玲最后成功了，有出息了，买了跑车，可惜已经无法带母亲兜风了。

正片结束时，贾玲妈妈年



某女士常对人说，她平生最不喜欢接近的人为老人，最讨厌的事为衰迈，她宁愿于红颜未谢之时便归黄土，也不愿以将来的鸡皮鹤发取憎于人，更取憎于对镜的自己。

我生来不美，但为怕老丑而甘心短命，这种念头从来不曾在我脑海里萌生过。况且年岁是学问事业的本钱，要想学问事业的成就较大，就非要活得较长不可。所以我不怕将来的鸡皮鹤发为人所笑，只希望多活几岁，让我多读几部奇书，多写几篇只可自怡的文章，多领略一点人生意义就行。

老虽有像我那位朋友所说的可厌处，但也有它的可爱处。我以为老人最大的幸福是清闲的享受。那是真正的清闲，不带一点杂质的清闲的享受。

当学生的喜爱星期六下午更甚于星期日，星期六就好像负重之驴卸去背上的负担而到清池边喝水那么让人畅快。到了次日，想到某先生的国文笔记未交，某先生的数学练习题未做，不得不着急，只好埋头用功。老年就是我们一生里的星期六。为什么呢？世界无论进化到何程度，生活总须用血和汗去换来。少壮和中年时偶尔得点闲暇，

心里还是营营扰扰。唯有老了，由人生的战场退到后方，尘俗的事，不再来烦扰我，我也不必再去想念它，便真正达到心迹双清的境界。

中国是个善于养老的国家，圣经贤传累累数千万言，大旨只教你一个“孝”字。我不敢轻视那些教训，但不能不承认它是老人

根据自私自利的心理制定的，如“出必告，反必面”“父母在，不远游”那一套，或扶持搔抑，倒痰盂，涤溺器……儿女简直成了父母的奴隶。让青年人牺牲半辈子的劳力和光阴，专来伺候我这个“无用老物”，究竟有点说不过去。

所以我祈祷大同世界早日实现，有设施完备的养老院让我们去消磨暮景，遣送残年。否则我宁可储蓄一笔钱，到老来雇个妥当女仆招呼我，也不敢“奴役”我的儿女。

当我死的时候，要在一间光线柔和的屋子里，瓶中有花，壁上有画。亲友若来问候，叫家人在外室接待，垂死的心灵担荷不起情谊的重量，他们应当会体谅。

（若子摘，刘宏图）



当我老了

●苏雪林

轻时的照片出现在大银幕上，旁边还打着这样一段话：“18岁的李焕英，从农村来到东方化工厂成为一名工人，并加入厂排球队。20岁的李焕英与广播员贾文田偷偷恋爱3年后结婚，并买下厂里第一台电视机。女儿出生后，李焕英几乎没为自己买过任何东西，印象中她只说过一句‘那件皮衣，

要是再绿一点就更好看了’。”李焕英是现实世界里无数普通母亲的缩影，她们在极其平凡的人生里为了孩子尽情燃烧自己，可是我多希望她们能忘记母亲的身份，勇敢追求一回自己的人生啊！

时至今日，我觉得我们需要一种更新型的亲子关系，不是互相牺牲，而是互相尊重，

互相成就。面对我自己的孩子，我心情不好时，会直接跟他们说，让我独自待会儿。我的朋友是全职妈妈，她每周也会留一天给自己，放松一下。我们都要过自己的生活。

我们是妈妈，我们也是有血有肉、独立的人。

（思尘摘自《看天下》2021年第6期）



说故事的人偶尔会用他的妙笔下一场人造雨，为生离死别的景象增添几分凄苦悲凉。这场雨通常都颇有效果，特别是雨中人忘了带伞的时候。

韩少功的《马桥词典》里有一篇《老表》就下了这样一场及时雨，但是，这雨下得不怎么用力，通篇关于雨的描写就只有“那天下着小雨”和“霏霏雨雾”这几个字，更糟的是，剧中人还带了一把雨伞。然而，这场雨下得极好，增一分则太大，减一分则太小。

要说这一场雨，得先说说男主角的故事。他的名字叫本仁，湖南马桥人，约莫四十来岁，离家十多年了才第一次返乡探亲。他为什么离家出走呢？因为“大跃进”“办食堂”的那一年，“他从集体食堂领回一罐苞谷浆，那是全家人的晚餐，他等着老婆从地头回来，等着两个娃崽从学校里回来。他太饿，忍不住把自己的一份先吃了。听到村口有了自己娃崽的声音，他便兴冲冲地往碗里分浆。一揭盖子才发现，罐里已经空了。他急得眼睛发黑，刚才一罐苞谷浆到哪里去了，莫非是自己不知不觉之间一口口吃光了？……他觉得自己无脸见人，更无法向婆娘交代，慌忙跑到屋后的坡上，躲进了草丛里。他隐隐听到家里的哭泣声，听到婆娘四处喊他的名字。他不敢回答，不敢哭出声音”。

韩少功的人造雨

●袁哲生

因为不知不觉吃光了一罐苞谷浆，本仁躲到了草丛里，千呼万唤不出来，之后从湖南流浪到江西。过了十多年，本仁才有胆回自己家“探亲”，成了家人口中的“江西老表”。这十多年，本仁在赣南砍树、烧炭，还有了新的一窝娃崽，而他原先的婆娘也已经改嫁。本仁返乡，她还接他去自己的新家吃了一顿肉饭。

过了两天，本仁探亲完毕要回江西去了。“走那天下着小雨，他走在前面，他原来的婆娘跟在后面，相隔约十来步，大概是送他一程。他们只有一把伞，拿在女人手里，却没有撑开。过一条沟的时候，他拉了女人一把，很快又分隔十来步远，一前一后冒着霏霏雨雾往前走。”故事到此结束。

一场雨要下得好，通常是雷霆万钧才能痛贯心肝，然而在这儿却行不通，因为雨若太大，本仁应该会坚持请他原来的婆娘就地折返，让她别送了，那也就没戏可唱了。雨如果太小，或是停了，那么，婆娘那把雨伞拿在手里却不方便撑开共用的尴尬情状就不会发生了。

这雨或许很短，故事却挺长；这伞或许很轻，拿在手上又极重。

真是一场好雨。



（小小摘自四川人民出版社《送行》一书，张伯涛图）



我一直不相信鸟会说话，因为以前家里买过一只鹦鹉，至死都一声不吭。有一次陪母亲去看眼疾，不期然发现医院对面新开辟了一个很大的花鸟市场。我走进一家卖鸟的店，向一大排的鹩哥发问：“你们谁会说话？”不料鸟笼未见有什么动静，却是上上下下都有“人”在踊跃答话：“我会说话！”“我会说话！”

这真是太叫人惊喜了！我母亲当即决定买一只回去。可是没想到鹩哥的身价太高了，我们只能暂且抱憾离开。

后来我弟弟专程去买了一只年幼的鹩哥回来，从头开始训练它说话。它最早学会的是“你好”，完全是我弟弟的男中音，绅士味儿十足。

这只鸟叫“爷爷”叫得最是千娇百媚。我父亲平生不爱宠物，现在他成天忙着和鸟儿应答：“爷爷！”“哎，鹩鹩！”“爷爷！”“哎，乖乖！”

它说得最好的一句话竟然也是“我会说

话”，发出的声音像播音员一样字正腔圆。

母亲教它念唐诗：“春眠不觉晓……”鹩鹩偷工减料成“春眠晓”，腔调倒是力求吟哦，母亲只好同意让孟浩然的五言绝句缩水。

这只鸟儿骨子里是有点儿调皮的，不知什么时候，它学会了我妹夫的一句南京腔普通话：“我要吃饭！”“饭”字的发音为“放”，于是经常听到它得意扬扬地大声宣告：“我要吃放！吃放！”

有一次，我正低头为它加食，它注视我片刻，忽然寒暄道：“啊，吃过啦？”

这只鸟无疑是我们全家的宝贝，更是我母亲的心肝。有一次，保姆喂完食忘了关鸟笼，鹩鹩不辞而别，我母亲站在阳台上望眼欲穿，午睡时间也不肯回屋。这时候对面那幢楼的单元门开了，一位女士出来遛狗，只见她的两条大狗出得门来，一头扎进路边的灌木丛，尾巴拼命地摇，然后其中一只叼了个黑东西蹿出来。

我母亲失声大叫：“那是我的鸟！那是我的鸟！”

鹩鹩奇迹般地失而复得之后，很快就由惊恐不安恢复到了原先的衣冠楚楚和滔滔不绝。

母亲后来因糖尿病导致肾衰和眼底病变，每逢需要下楼走动，我父亲就负责推轮椅，我负责提着鹩鹩的鸟笼。我们刚在小区花园里散完步找处长椅坐下，鹩鹩就立刻大声地、不厌其烦地开始了它的“语言秀”。这时候小区里的大人孩子越围越多，大家不停地惊叹、不停地大笑，导致鹩鹩将骨子里的“人来疯”发挥到了极致，母亲开心当然也是毋庸置疑的，她笑得眼泪都流出来啦！

我们楼下的邻居于是也想养一只鹩哥了，他们说：“养鸟比养狗有意思多了——狗又不会和人对话。”

不料随着我母亲去世，鹩鹩变得寡言起

鸟语

●梁晴





老街时光

● 庞余亮

老街的上午时光走得很快，就如那挑担子卖蔬菜的瘦老汉，他似乎不像是卖菜的，反而像一个来老街参加挑担子比赛的。

喜欢买新鲜菜的主妇大声问他为什么走得这样快，他笑呵呵地说，哪里走得快？一点也不快嘛。

是的，一点也不快。再不快，每天5笼的酒酵馒头就卖光了。

瘦老汉每天卖完菜，必然要去买酒酵馒头。

每次5个，不多不少。

卖水果的胖子问他为什么买5个，而不买6个或者4个。

我2个，她3个。瘦老汉又一笑，还没回答为什么他只吃2个，就和他的5个馒头闪出了老街。这馒头可真是米酒酵的，那酒香，那面香，就像

两个调皮的孩子，在人群中钻来钻去……早市一过，老街就空了，只剩下那个卖葱和茼蒿的老太太。葱是青青白白的女儿葱，几根分作一摊，一摊一块钱。茼蒿是剪的茼蒿枝叶，扎了起来，也是一把一块钱。

老太太说都是她家院子里种的，可谁也不知道这老太太家的院子里有多少女儿葱、多少茼蒿，反正每天都可以看到老太太、女儿葱和茼蒿。

清清爽爽的老太太，青白的女儿葱，绿的茼蒿。

等老太太、女儿葱和茼蒿都不见的时候，已到了中午。

谁也没有见过她的男人。

女鞋匠力气很大，锥子往那皮鞋底钻的时候，很轻易地就穿过去了。

午饭一过，女鞋匠不继续干活，而是倚在板壁上打瞌睡。

对面报亭边出现了一帮老头，他们每个人都有一只茶垢很重的茶杯，每个人都穿着一件白背心，裤兜里都是零币。

他们打牌，输赢不超过5块钱。

用他们的话说，这5块钱总会跑，今天在这个人的口袋里，明天就到那个人的口袋里了。

不远的树荫下是等待生意的人，他们是用沥青修漏的，也席地而坐，打牌。一张牌砸在另一张牌的腰上，老手表上的秒针微微一动。

那只有一只胳膊的女人出来卖玉米棒子时，已到了老街的黄昏。女人带了一杆秤，但她从来不称重，由顾客自己称，自己算。女人看着顾客挑玉米，称玉米，表情平静，仿佛玉米的买卖与她无关；有时候，她的目光又游离到老街深处。

快时光，慢时光，好时光，都在这条老街上。

（夜雨摘自《新民晚报》2021年3月6日，连国庆图）

来，后来难得发出声音，吃得也越来越少，终于有一天显出站都站不住的样子。我把它从笼子里取出来抱在怀里，用毛毯裹住为它取暖。它把小脑袋靠在我胸口上，眼睛微微闭合，很舒服地打起了瞌睡。当天夜里，它慢慢地变硬了。

数九寒天，我弟弟开车带它去了母亲的墓地，很费劲地在冻土上刨了一个坑，把它埋在了母亲的脚前。

鹅鹅就这样被我的母亲带走了。

（孤山摘自《意林·原创版》2020年第11期，赵希岗图）



上中学的时候，有一位女同学和我很要好。我们两家住在同一条老街上，几乎门对门。她常来家里找我，我们一起复习功课，一起读诗，一起聊天，一起度过青春期最美好的日子。

高二暑假过后，她来我家，我忽然发现她的腕子上戴着一块手表。那个年月，手表是稀罕物，是所谓缝纫机、自行车和手表“三大件”之一。大人中戴手表的都很少，我家生活拮据，父亲只有一块有年头的老怀表，却不是揣在怀中，而是挂在墙上，当成全家人都能看得到的挂钟。一个中学生戴块手表，更是少见。

我知道，她出身于干部家庭，生活宽裕。那是1965年

老手表记

◎肖复兴

的秋天。她腕上的这块手表，映着透过窗子照进来的夕阳，一闪一闪的，像跳跃着好多萤火虫，让我的心里涌起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仿佛童话里贫儿望见公主头上戴着闪闪发亮的皇冠。她大概发现我在注视她的手表，对我说了句：“暑假里过生日，我爸爸给我买的。”说着，一把从腕子上摘下手表，揣进上衣的口袋里。这块手表，忽然让她有些不好意思。

这块手表，一直闪动着，伴随我们一起度过中学时代。

高三毕业，学校停课了，大学关门了，前面的路渺茫，不知道等待我们的是什么。1967年的冬天，我弟弟报名去了青海油田，他是我们这一群人中第一个离开家离开北京的。那一晚我们到火车站为弟弟送行，她也去了。火车半夜才开走，她家大院的大门已经关闭，她回不了家，只好跟着我们院子的几个孩子，一起来到其中一个孩子的家里，大家都是同学，从小一起长大，彼此很熟悉。那个同学家的屋子很宽敞，家长很宽容，让我们几个孩子横倚竖卧地挤在各个角落里，度过了那个寒夜。

在一张餐桌前，我和她面对面地坐着，开始还聊天，没过一会儿，就都困了，脑袋像断了秧的瓜，垂到桌子上，睡着了。一觉醒来，我看见她双手抱着头，还趴在桌上睡着，随着呼吸，身子在微微地起伏，腕子上的那块手表，滴答滴答跳动的声音特别响，在安静的房间里清脆地回荡，像是有什么人迈着节奏明快的步子从远处走来。窗外，月亮正圆，月光照进窗子，追光灯一样，打在手表上，让手表如舞台上的主角一般格外醒目。我看清楚了，是块上海牌手表。

那一晚，这块手表的印象，留在了我们分别前最后的记忆里。半年多之后的夏天，我们两个人前后脚去了北大荒，两家各自的颠簸与动荡，让我们都走得那样匆忙而狼狈不堪，没有来得及为彼此送别。我们从此南北东西，天各一方，有怅寒潮，无情残照，



断了音信。

1970年，我有了第一块手表。那时，我在北大荒务农，弟弟在青海油田当修井工，有高原和野外工作的双重补助，收入比我高很多，他说：“赞助你买块手表吧。”那时候手表是紧俏商品，国产表要票券，外国表则价高。我本也想买块上海牌手表，却无法找到手表票，弟弟说那就多花点儿钱买块进口的表吧。可进口的手表也不那么好买，来了货后要赶去排队，去晚了，排在后面，就买不到了。我中学的一个同班同学被分配在北京工作，我每一年从北大荒回家探亲，都要和他叙叙友情。听说我要买表，他自告奋勇地说：“这事交给我了！”我有些不好意思，因为他要赶早去排队，得请假。他却对我说：“你就甭跟我客气了，谁让我在北京呢！”

他家在花市头条。为万无一失买到这块表，天还没亮，擦着黑，他就从家里出来，骑上自行车，穿过崇文门外大街，再穿过我家院前三里多长的整条老街，赶到前门大街的亨得利钟表店排队，排在了最前面，帮我买了块英格牌手表。那天，下了整整一夜的大雪，到了早晨，雪还纷纷扬扬。

那时候，他自己还没有手表，这让我很过意不去。他对我说：“你在北大荒，四周一片都是荒原，有块手表看时间方便。我在北京，出门哪儿都看得到钟表，站在我家门前，就能看见北京火车站钟楼上的大钟，到点儿，它还能给我报

时呢！”

1974年的冬天，在分别整整7年之后，我和她重逢了。那时候，我已经从北大荒回到北京，在一所中学里当老师；她作为第一批工农兵大学生刚刚毕业，留在哈尔滨工作。她从哈尔滨到上海出差，途经北京，找到我家。尽管早已物是人非，但我一眼看见她腕上戴着的还是那块上海牌手表，不知为什么，心里竟然一动，仿佛又看见了中学时代的她，也看见了那时候的自己。那块手表成为我们逝去青春的物证和纪念。

我的那块英格牌手表，一直戴到1992年的夏天。那时候，我正从西班牙到瑞士，刚刚从苏黎世出海关，那块英格牌手表突然停摆了。回到北京，拿到钟表店去修，师傅说表太老，坏的零件无法找到配件，没法修了。想想，这块瑞士产的手表，居然在踏进瑞士国土的一刹那寿终正寝，冥冥之中，实在有些匪夷所思。

人生如梦，转眼28年过去了，我将这块英格牌手表，一直压在箱子底，没有舍得丢掉。看到它，我会想起为我买这块表的那位同学和那天清早天色蒙蒙中纷纷扬扬的雪花，也会想起我的那位女同学和她的那块上海牌手表。几番离合，一晃，我们都老了，老手表记录着我们从学生时代到如今50余年绵长的友情。

很久没有联系了，年前一个大风天的下午，我没有出门，座机的铃声响了，竟然是她的电话，熟悉的声音，即使隔开

那么长的时间，隔着那么长的电话线，我还是一下子就听出来了。我有些意外，她说她的电话簿丢了，偶然看见一本许多年前的老电话簿，上面的电话号码都是她父亲的一些老同事和她自己的老朋友的，便一个一个地拨，大部分电话都打不通，没想到我的打通了。

我告诉她，我的电话号码一直没变，手机和座机都没有变。我一直觉得，很多老的东西，是值得保留的，保留住它们，就是保留住回忆，保留住自己。逝去的岁月，不堪回首也好，五味杂陈也罢，就像卡朋特的歌里唱的那样，它们能让昔日重现。所谓“野渡无人舟自横”，舟在，人便在，渡口的水也就荡漾起旧日的涟漪。

电话里，我们聊了很多，其中就有昔日的回忆，花开一般重现。放下电话，我又想起那块上海牌手表，那表已是老古董，她肯定早就不戴了。不过，我想，能保留着老电话簿，保留着老朋友的友情，她一定也会和我一样保留着那块老手表。

我想起当年一起读过的济慈那首有名的诗《希腊古瓮颂》里面的句子：

你竟能铺叙/一个如花的故事，比诗还瑰丽。

等暮年使这一世代都凋落，/只有你如旧。

济慈的诗是写给一只古瓮的，把它送给我们的老手表——上海牌手表、英格牌手表，也正合适。

（山 夜摘自《光明日报》2021年3月12日，沈璐图）



劳动力工资水平的高低，是由劳动力对企业所做的边际贡献决定的，我们不能人为地拔高工人的收入，否则就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罢工、不合作、违约等做法也都不是持久地争取工人高收入的好办法。

但是大家免不了还会反复问一个问题：那穷人怎么办？

寻求个人进步

什么叫穷人？“穷”在中文里面有“尽”的意思，就是没有前途，只有没有前途的人才是真正的穷人。

只要有前途、有一技之长的人，按照比较优势原理，哪怕你在绝对能力上比别人差，但只要自己跟自己比，就能找到比较优势，在分工合作当中改善自己的生活。

而且更重要的是，每个人都能够通过教育积累自己的人力资本。经济学家托马斯·索威尔写过一本书叫《美国种族简史》。他说，如果把美国人的平均收入水平定为 100 美元，美国国内不同种族间的收入就相差甚远，其中犹太人是 172 美元，日本人是 132 美元，波兰人是 115 美元，中国人和意大利人是 112 美元，而墨西哥人只有 76 美元，黑人只有 62 美元，印第安人只有 60 美元。

索威尔提到，犹太人特别重视教育投资。犹太人经常遭受迫害，流离失所，投资土地风险太高，所以积累固定资产不是一个好办法。而真正能够走到哪儿就跟着你到哪儿的，



在今天 最富裕的穷人

● 薛兆丰

只有头脑里面的知识。索威尔说，在纽约求生存的犹太人，不管白天工作多忙，晚上还坚持去

听讲座，他们的成功不是偶然的。华人、日本人也有相似的地方，他们非常努力。

所以穷人最重要的出路就是自强，增加对自身人力资本的投入，提高自身素质。简单地说就是要不断学习、终身学习。

搭社会进步的顺风车

穷人改善自己生活的另外一个办法，就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参与分享，搭社会进步的顺风车。

20 世纪 70 年代有一本书非常出名，叫《增长的极限》。这本书是当时一个叫“罗马俱乐部”的协会的成员通过计算机模拟的方式写出来的。这本书的主题是，世界上的资源非常有限，而人口不断增加，因而世界的发展快要到极限了。他们预测这个极限还会提前到来，因为人的寿命在增加，各种资源的消耗在加速。

几十年过去了，罗马俱乐部预言的增长极限并没有到来。事实上在过去 200 多年间，人类的生存条件有了前所未有的改善，虽然人口数量急剧上升，但伴随着人口上升的是大量先进技术的发明、发现和使用，包括蒸汽机、织布机、铁路、电话、汽车、青霉



语 丝

书不是生活，而是生活的
灰烬。

——玛格丽特·尤瑟纳尔

此世，如行在地狱之上，
凝视繁花。

——小林一茶

对骗子的惩罚，倒不是没
有人相信他，而是他无法相信
任何人。

——萧伯纳

人们批判的标准，便是他
们对各自标签的忠实程度。

——米兰·昆德拉

一个心地干净、思路清
晰、没有多余情绪和妄念的
人，是会带给人安全感的。因
为他不伤人，也不自伤；不制
造麻烦，也不麻烦别人。某种
程度上来说，这是一种持戒。

——林语堂

翻译是精神修炼，靠的是
译者自我的消解：奔向文本的

一种绝对的谦逊。坏的翻译，
从头到尾都是译者的声音。

——艾略特·温伯格

当我真正开始爱自己，我
才认识到，所有的痛苦和情感
的折磨，都只是提醒我：活
着，不要违背自己的本心。我
们无须害怕自己和他人的分
歧，因为即使星星有时也会碰
在一起，形成新的世界，这就
是生命。

——查理·卓别林在自己
70岁生日时写下的话

索等等。

不仅人口在增加，人的寿
命也在翻倍。1900年，全球
人均寿命是31岁，而到了
1950年，全球人均寿命是49
岁，到2010年是67岁。人类
整体的生活条件无可置疑地改
善了。

经济学家发现，人均寿命
的基尼系数在下降，也就是所
有的人，不管是有钱人还是穷
人，普遍长寿。教育的基尼系
数也在下降，不管是穷人还是
有钱人，他们受教育的年限都
越来越接近。

消费的基尼系数也在下
降，穷人和有钱人的消费正在
趋同，过去只有超级富豪才能
享受到的服务，比如越洋快
递、国际长途电话、家庭影院
等，现在普通人也可以享受
到。

由于社会进步，全球的贫
困人口正在急剧减少，那些每
天消费少于1美元的赤贫人

口，1970年占全球人口的
25%，而今天已下降至不到
5%。

与此同时，家庭开销的结
构也普遍发生了变化。根据美
国经济分析局（BEA）的统
计，家庭用于生活基本开销的
比例，1950年是53%，1970
年下降到44%，现在已下降到
32%。换句话说，70%的支出
属于非必需品消费。这证明我
们变富了。

最富裕的穷人

《华尔街日报》在1998年
刊载过一篇报道，题目叫“最
富裕的穷人在美国”。

那篇报道说，美国七成的
贫困家庭有汽车，其中27%的
家庭拥有两辆及以上的汽车。
绝大部分家庭有彩电，一半的
贫穷家庭有两台及以上的彩
电，当然也有微波炉、空调、
自动洗碗机等。大多数穷人的
孩子营养过剩，他们长大以后

比1944年登陆诺曼底的美军
士兵平均高2.5厘米、重4.5
千克。

这说明哪怕是穷人，只要
社会在进步，只要整个社会的
饼在做大，他们所得到的物质
享受就比过去一个中等收入家
庭的人所获得的都要多。所
以，一个社会能够把饼做大是
非常重要的。

经济学家威廉·诺德豪斯
在2004年做过测算，发现发
明家和企业家的收入，仅占他
们的发明给社会带来的总价值
的2%左右。也就是说，每当
我们看到那些企业家、发明家
赚了很多钱的时候，要明白，
他们赚的只不过是他们给社会
所做贡献的一个零头。

科技创新使得社会上每一
个人都能够受益，包括那些最
贫穷的人。

（闻道摘自中信出版集团
《薛兆丰经济学讲义》一书，毕
力格图）



《莉莉玛莲》是德国导演法斯宾德于1981年拍的剧情片，讲述德国著名女歌星拉乐·安德森与瑞士犹太籍音乐家的爱情故事。因为刻画的人物跟原型相比有些离谱，还遭到拉乐家人的谴责。影片里唱《莉莉玛莲》的女歌星有些轻佻火辣，但为人正直；拉乐为人正直但不轻佻。改编真人真事向来容易惹官司，但就连法斯宾德也抗拒不了莉莉玛莲这个人物素材的诱惑。

2019年，两位德国记者在做了大量调查后得出结论，《莉莉玛莲》在“二战”中欧洲战区的地位，相当于前方所有士兵的“准国歌”，不分国籍与阵营。如此巨大的感召力，却发自一首绵软的流行歌曲，更别提它的问世有多卑



莱珀



电影《莉莉玛莲》海报

莉莉玛莲

●王 竞

微。1939年，拉乐灌了唱片后，只卖掉可怜的700张。歌词是作家莱珀1915年在“一战”中写的，那时他才21岁，闲在军营里等着上前线。他认识的一个女孩叫莉莉，另一个女孩叫玛莲，他就信手写了几段歌词，把两个女孩的名字连在一起。歌词开头是这样的：在军营旁，在大门外，立着一盏路灯，我们想要再见面，相拥相抱路灯旁，跟你莉莉玛莲，跟你莉莉玛莲。

1938年，作曲家舒尔泽搞了次“废品回收”，把自己两年前为一则牙膏广告写的曲子配给了这段歌词。1941年德军占领南斯拉夫后，接管了贝尔格莱德电台。

电台每天要持续广播21个小时，可台里只有54张唱片，远不够用。台长派人到维

也纳总部要唱片，拿回来的却是一堆没人爱听的音乐。看在拉乐这首歌叫“年轻卫兵之歌”的份儿上，台长在广播里播了几天，然后就把唱片换了下来。

奇迹却在这时发生了。贝尔格莱德电台忽然收到了好几麻袋的听众来信，每一封都要求继续播放《莉莉玛莲》——这是听众自发为这首歌命的名。台长这一惊非同小可。四方来信还让他发现本电台的收听之广，居然从挪威的纳尔维克直抵北非沙漠。拉乐在德国的情况也发生了突变，《莉莉玛莲》大卖，成了德国首张销量破百万的唱片。不仅前方的士兵要听，后方的亲人也要听，同听这首歌，前后方的心就连在了一起。后来发展到不仅德军士兵要听，英军、法军、意军等士兵都要听，贝尔格莱德电台几乎成了欧洲前线的总电台。台长定下规矩，每晚21点57分，铁定播放《莉莉玛莲》。唱完一曲需要3分钟。这3分钟变成每晚自动停火的时间。此刻，前线没有敌我，只有歌声。拉乐的歌声清澈自然，柔情却不发嗲，没有什么用力过猛的情感处理，反而熨帖人心。词和曲走怀旧路线，对人生的感伤正好给杀红了眼的战场一个短暂切换——“假如我命有不测，谁会站在路灯旁，和你莉莉玛莲，和你



某部电视剧里有这样一段极短的对话：孙子问爷爷，什么是老茧？爷爷说，你伸手摸摸我的手，这个就是老茧。一生务农的爷爷手上长满了茧。他的孙子已经不可能再去务农，手上也不会长出茧了。如今的孩子大约只有在求学时，因为握笔过于用力而在中指第一指节上长茧。以后用手机、电脑多了，这里的茧也会逐渐消退……

人们的物质条件在极短的时间内得到极大提升，这是好事情。然而，很多人不会想到的是，由于生活的改善，我们可能会失去一些独特的体验，甚至是身体特征。茧仅仅是这种改变中极小的一个例子：人们穿上了鞋，脚底不再长茧；不再锄地砍柴，手掌上也不再长茧；不再射箭，食指和中指的第二指节也不再长茧；不再手工纳鞋底，食指和拇指尖也不再长茧……人类失去的不仅是硬化的表皮角质层，而且是很多独特的生命体验和技能。这个过程似乎是不可逆的，而



茧的意味

●郁喆隽

且是一种和传统的彻底断裂。

记得小时候吃过一种叫作“甜芦粟”的植物——它的外皮呈青绿色，大约手指粗，截成一尺多长，嚼起来略有甜味，纤维丰富，和甘蔗差不多。不过它的水分和甜味都不及甘蔗。有人还能劈开甜芦粟

的外皮，巧妙地制作灯笼、动物等各式摆件。已经有很多年没有吃过这种甜芦粟了，于是问了身边一些朋友，加上搜索引擎的帮助，才查到这原来就是一种甜高粱，在江阴、常熟、太仓、启东一带叫作芦糴。但是由于容易出现病虫害，经济回报不及水果，吃起来也颇费力，所以种植的人越来越少了。同样，另一种叫作“金铃子”（又被叫作癩葡萄）的植物也很少见了。它有些像金黄色的苦瓜，人们只吃它果实里面一层红色的瓢，非常黏稠。虽然和蔗糖相比，它的甜味有些寡淡，但在水果短缺的年代里它也提供了独一无二的味觉体验。很难想象，未来还会有多少人能尝到甜芦粟和金铃子的滋味。

这是一个前浪不得不自叹不如，后浪却不断自我否定的时代。然而有些生命体验是某几代人特有的。这大概就是茧的意味。

（朱权利摘自《书城》2021年第3期）

莉莉玛莲。”

纳粹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十



拉乐·安德森的唱片

分厌恶这首歌，说它带着死亡的腐味，会消磨士兵的斗志，是跟宏大雄壮的纳粹美学唱反调。盖世太保终于在拉乐身上找到罪证，说她跟移居瑞士的犹太人通信。1942年9月，拉乐被软禁起来，剥夺一切演出资格，她演唱的《莉莉玛莲》也被禁了。但前方士兵不吃这一套，听《莉莉玛莲》已经成了他们每天在战壕里的仪式。戈培尔做出让步，允许其他歌手演唱。贝尔格莱德电台先后

播放了20多个版本的《莉莉玛莲》，但都不管用，英语、德语等各语种的抗议信海量寄来，大家要听的是莉莉玛莲唱的《莉莉玛莲》。拉乐和她的歌，就像莉莉和玛莲一样长到了一起。有一天，台长不小心“错”播了拉乐的版本，见柏林那边没有反应，就将错就错下去，直到1945年5月9日德国战败，电台永远息声。

（见月摘自《财新周刊》2021年第7期）



1

清晨5点半，位于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德馨园社区的连排商铺大门紧闭，附近的居民楼还沉睡着。

刘国兴和妻子周美其从家步行至粉店，用时3分钟。卷帘门“哗啦”一声，发出划破黑夜的声响。“好多人粉店”的招牌在黑夜中被点亮。等做好各种准备工作，天空已透出光亮，城市逐渐苏醒，小店被烟火气息填满。

2005年，47岁的刘国兴从长沙市的一家建筑公司下岗，妻子待业在家，两个女儿尚在读书，一家四口失去经济来源，挤在40多平方米的小房子里。

下岗之后，刘国兴卖过酱油、萝卜干，倒腾过建筑用的竹板。几年的尝试，均以失败告终。

2011年8月，邻居谷族（族，方言，泛指祖母级长辈——编者注）建议刘国兴盘下社区里正在转让的一家粉店，方便他们夫妻在照顾孩子之余，有一份稳定的收入。

开张第一天，社区的邻居们都来照顾刘国兴的生意，粉



清晨的好人多粉店



周美其

一条街的好人

● 张小冉

店人满为患。

隔天，粉店却忽然没有一个人光顾了。邻居支支吾吾地告诉刘国兴：“老弟，不来恰（方言，即“吃”——编者注）粉吧，对不住你；来恰粉吧，实在恰不下去。”

在开店前，刘国兴连厨房都没进过，煮粉纯靠感觉，一锅炖。在他无计可施时，住在F区的刘老嗲嗲（嗲嗲，方言，泛指祖父级长辈——编者注）主动来到刘国兴的店里，指挥刘国兴倒掉旧汤，手把手地教刘国兴重新熬了一锅高汤。

刘老嗲嗲是原国营厂的厨师，炉灶上的功夫自然精，骨头和汤的比例、文火煮的时间、打泡子的手法，他事无巨细地将熬高汤的技巧传授给刘国兴，还将

自己制作码子（米粉的配菜）的手艺倾囊相授。

在那之后，到对面吃粉的邻居们，又回来了。

2

从一开始，刘国兴的粉店就像是社区里的邻居“七拼八凑”起来的。盘下店铺需要付4000元的转让费，加上房租、水电费以及添置硬件设备的资金，大约需要2万元。这对当时的刘国兴来说，是笔巨款。

介绍他开店的谷族当场掏出2000元钱，支持刘国兴盘店。随后，社区的邻居们闻讯而来，纷纷伸出援手，300元、500元……没有人向刘国兴索要借条。粉店在大家的众筹下，顺利盘了下来。

刚开始营业的时候，粉店里基础配置短缺。对于第一次涉足餐饮的刘国兴，一家餐馆基本的配置，他都没预备妥。



刘国兴夫妻正在后厨



让人意想不到的，邻居们纷纷折回家中，这位娼娼送来一口砂锅，那位娼娼抓来一把筷子，拿来的碗有方的、圆的、扁的，其他的物品也是东拼西凑，各式各样。再后来，门口又不知不觉多了两把椅子和几个圆凳。

自嘲“无钱、无经验、无设备”的刘国兴夫妻，就这样把粉店开起来了。

2016年10月，刘国兴将邻居帮他垫付的开店资金全部还清，盘点之后，还有2000余元结余。

他正为改善生活而得意时，又被生活绊了一跤。刘国兴一不小心摔断了腿，是3位邻居第一时间将他送去医院。

刘国兴下岗后，没有自费购买医保，掏不出钱做手术。彼时，转让粉店预估可以收回2万元的转让费，刚好够支付治疗费用。他躺在病床上，想着悄悄把店盘出去换取手术费。

大家从送刘国兴去医院的邻居口中听到实情，纷纷上门劝阻夫妻俩转让店铺。大家自发捐款，很快凑齐了手术钱。

不仅如此，邻居们还自发轮流到粉店做义工，比如，一位抹桌子的娼娼赶着回家照顾刚睡醒的孩子，另一位婆婆会立马顶上。收钱、煎蛋、洗碗，社区的邻居们上演了一场粉店服务员的接力。

2017年3月，刘国兴出院后，将粉店改名为“好人多粉店”。刘国兴觉得这个社会的好人特别多。

3

受恩于邻里，刘国兴开店时就定下规矩：60岁以上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赡养人的“三无老人”和学龄前儿童，吃粉统统免费。这个规矩，至今仍在延续。

好人多粉店对面的居民楼里，住着一位粉店的忠实顾客刘娼娼，她是孤寡老人，靠捡废品维持生计。粉店开张以后，刘娼娼几乎每天都来店里吃粉，刘国兴从来不收她的钱。



好人多粉店里的捐赠本和米粉牌



粉店里贴的标语

但凡有一天刘娼娼没按时光临粉店，刘国兴都会打着给刘娼娼送粉的名义，亲自上门查看她的情况，他担心老人在家发生意外。刘娼娼家里的电器出现问题、墙壁或灶台脏了需要清理、水电气出现状况，刘国兴都会亲自上门帮她处理。

作为回报，刘娼娼长期和霞娼娼在粉店义务帮忙。空闲时，她还会坐在粉店门口扯着嗓子帮刘国兴招揽生意。

“来恰粉，好吃！”

两个人之间的“互助关系”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后来刘国兴拒绝刘娼娼再到店里帮忙——她被查出患尿毒症。患病后的刘娼娼身体每况愈下，刘国兴经常打车将刘娼娼送到医院，偷偷塞钱给她看病。后来，刘娼娼下楼变得吃力，刘国兴几乎天天端着一碗粉，送到她家里。

2020年下半年，刘娼娼不幸离世。谈起刘娼娼，刘国兴哽咽了：“她把我当崽（孩子）看嘞，我也尽力帮她。”

至今，好人多粉店的墙壁上，还挂着4年前刘娼娼送来的一面锦旗，锦旗上题着：好人一生平安。

在原子化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割裂的，人际关系疏离，大多数人在生活中保持着“安全距离”，即便是朝夕相处的邻居。《中国青年报》做过一项关于邻居的调查，四成以上的人表示不清楚自己家隔壁住的是谁。

然而在刘国兴所在的社区，邻里之间打破了人际交往的枷锁，那一碗碗热腾腾的粉成为社交美食，在谈笑间吃进肚里，将邻里关系变得像粉一样，柔软、温暖而松弛。

4

“老刘，点100碗粉咯，你安排着送给有需要的人。”

“刘老板，我捐2000元钱。”

“我捐5碗粉，指定捐给易娼娼。”

好人多粉店开业后，社区里陆续有人到店，捐赠钱和粉。



我的书斋胡乱地堆满了书籍，我蹲踞其中，消磨着早春“松之内”寂寥的时光。看看书，写写文章。对这些厌了，那就作作俳句。总之，既然是太平之逸民，那就舒舒服服过日子好了。

有一天，别家的夫人领着孩子，过年后到我家来玩。这位夫人以往就有一句口头禅：“希望青春常在。”所以，带来的女孩都五岁了，她依然保有昔日姑娘时的俏丽。

那天，书斋里养着梅花。于是，我们便聊起梅的事。其间，那个名叫千枝的女孩，寂寞地坐在一旁，只是呆呆地仰望着书斋的匾额和室内装饰。

过了一会儿，我觉得千枝好可怜，便对夫人说道：“带她到那边去，和妈妈说话吧。”因为我想，和她妈妈聊会儿天，或许是不使孩子感到寂寞的好办法。这时，夫人从怀里掏出镜子，一边交给千枝一边说：“这孩子只要有这个，就绝不会寂寞。”

我问为什么，原来这位夫人的丈夫住在逗子的别墅养病

的时候，夫人带着千枝一周里总要往返于东京和逗子两三趟。小千枝每次坐在火车内都极为烦闷。为了排遣寂寞，她一个劲地恶作剧，真是没办法。她有时会抓住一个别处的老者，问道：“你啊，懂得法语吗？”实在令人头疼。夫人给她连环画，教她吹口琴，想尽办法为孩子解闷。到头来给她镜子玩，她居然就老老实实地一路上坐着没有动。千枝对着镜子照个没

完，时而涂涂白粉，时而抓抓头发，或者故意挤眉弄眼，同镜子中的自己玩得入迷。

夫人说明了给女儿玩镜子的缘由。“到底是个孩子啊，只要对着镜子，就把一切全忘了。”她又加了一句。

刹那间，我对这位夫人微微有了恶意，不由得嬉笑着，对这件事做了一番冷评：

“你对镜而坐，也会忘记一切的，不是吗？和千枝所不同的只是，她在火车上寂寞，你在人世寂寞。”

（晓林摘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芥川龙之介 妄想者手记》一书）

镜子

◎〔日〕芥川龙之介

◎陈德文 译



刘国兴听说国外有一种“墙上咖啡”——顾客到店里喝咖啡时，会多付几杯的钱，每多一杯咖啡就用一张便签记下贴在墙上。生活困难的人来店里，点一杯“墙上的咖啡”，不用付钱，也不用降低姿态。

刘国兴依葫芦画瓢，按爱心人士捐赠的米粉数量，在店里挂上了“墙上米粉”的牌子。老人、孩子来到粉店，取下牌子，不用说一句话，热气腾腾的米粉就端了上来。

9年多以来，到底送出多少碗粉，刘国兴也记不清了。

一直在好人多粉店义务帮忙的霞娣只能说个大概：好人多粉店每天能卖出70多碗粉，送出免费粉20多碗。按照一碗粉8元钱的价格预估，迄今赠送的粉价值多达几十万元。

刘国兴不在意，“没有统计过这些数据，流浪者来了，想恰就恰；说没钱的人，就不用给钱。如果统计这些，就是有心在搞这个事了，就莫（没）意思了。”

如今，刘国兴每天依旧笑盈盈地站在好人多粉店的门口，大声吆喝路过的乞丐、流浪汉、老人、小孩进店免费吃

粉。“想恰就恰”，没有哪个弱势群体被划拨到互助范围之外。

一碗粉的善举能激起多大的涟漪，恐怕连刘国兴本人也想象不到。在社区的组织下，好人多粉店周边的理发店、药店、卤味店、修脚店等10余家店铺陆续响应，向困难户、老人、小孩等群体开展免费服务或提供长期折扣，渐渐形成“好人好店一条街”。越来越多的“好人好店”，帮人们找回了住进高楼后丢失的东西。

（云婷摘自微信公众号“真实故事计划”）



繁星

●王蒙

有过一次讨论或者测试，问：“对于夏天的星空，你的第一印象是……”

刘说：“深不见底。”

陈说：“远，期望，迷人，向往。”

李说：“地球、人、我和诗……太渺小了。”

周说：“星星就闪耀在你的头顶上，即便你没有读过康德的作品。”

赵说：“晴天里有它们就不会转向。”

你说：“星星真多啊，忧愁而甜蜜。”

我说：“星星、生命、故事，哪个比哪个更多呢？”

他说：“经过牛顿的力学、光学、天文学，以及哲学、诗学、美学……各自独立的星星们，构成了一个整体的星空。”

（冬冬摘自《人民文学》2020年第10期）

诗与电影

●[伊朗]阿巴斯·基阿鲁斯达米

◎黄灿然译

一匹白驹在雾中出现，又消失到雾里去；一座被白雪覆盖的墓园里，只有三个墓碑上的白雪融化；一百名士兵在月光之夜走进他们的兵营；一只蚱蜢又跳又蹲；苍蝇围着一头骡打转，而那头骡正从一个村子走往另一个村子；一阵秋风把叶子吹进我的屋子；一个双手黑兮兮的孩子坐着，被数百枚鲜核桃围绕。



意林

把这些意象拍成电影，要耗费多少时间？找到一个题材，把这些意象纳入一部电影，有多么困难？这就是为什么写诗如此值得。

当我费心写一首诗，我想创造一个意象的愿望在仅仅四行诗中就得到满足。词语组合在一起，就变成意象。我的诗就像不需要花钱去拍的电影。

（小诗摘自中信出版集团《一只狼在放哨：阿巴斯诗集》一书）

租客

●张天翼

在群居生活中，要变成与旁人绝不相同的人，真需要极大毅力，就像被夹在人流中努力往反方向走，不停被别人的肩膀和身子撞得一下一下往后仰。

不过，对一些缺乏自我意识的人来说，群居是快乐温馨的。他们需要向身边的人借思

考，借决断，借陪伴，借话题……他们思想的温度过低，过于贫乏，毫无景观可言，不得不紧挨在旁人皮肤上，汲取无意义的谈话产生的虚假的、昙花一现的热力。

（秋伟摘自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粉墨》一书）

不是忘记

●古龙

为了想一个问题，彻夜失眠，睡睡醒醒。只有真正失眠过的人，才能明白这远比完全睡不着痛苦得多。

最要命的是，你为了一个问题失眠无数个夜晚之后，问题还没有解决。

然后你发誓再也不想那个问题了。

你还是去做那些平时你常常做的事，你去赚钱，去花钱，去喝酒吃饭，胡天海地，偶尔还会去看看书，偶尔还喝得酩酊大醉，一躺下去就睡得像死猪一样。

你好像已经把那个曾让你失眠无数夜的问题忘得干干净净，因为你已经对自己发过誓，既然想不通，还想什么！

再想，你就是猪。

你真的将那个问题忘了吗？

你没有。

你不再去想那个问题，只因为你早已经知道那个问题的答案了，只不过你拒绝承认而已。

因为那个答案正好触及你心里最脆弱痛苦的一处。

（又若摘自时代文艺出版社《笑红尘》一书）



我在那些奇怪的夜晚遇到他们

太熟悉了，不需要问候
也许倾谈了很久，直到露珠满天

也许视若不见，宛若路人在分手时礼貌地一笑
他们的面孔似乎令人不安
熟悉到不愿重温，陌生到难以回避

高贵中藏着未来的丑闻
——嘉忆，2007。

昔游

● 张宗子

19 世纪的德国大指挥家汉斯·冯·彪罗，将巴赫、贝多芬和勃拉姆斯称为古典音乐中的“三 B”，因为他们姓氏的第一个字母都是 B。其中的后“二 B”，一直是我心之所爱。我也可以添上布鲁克纳，凑成自己的“三 B”。布鲁克纳是我年纪大了才慢慢喜欢上的，喜欢他的笨重和冗长，喜欢他的缓慢和固执。这一切，构成他的憨厚。得道者，要么天生才智过人，心有灵犀，要么满脑袋呆气，踏实而固执，近于愚笨。可见最近的路就是最远的路，而最远的路就是最近的路。最不可靠的，是既不够聪明，又不够笨。世人自矜的，就是这样的聪明。不过，我对布鲁克纳的喜爱，无法与对贝多芬和勃拉姆斯的相比，正像高适在我心目中不能和李白、杜甫相比一样。放在 10 年前，对于布鲁克纳动辄长达 20 多分钟的慢板，我是没什么耐心听的。现在，时间虽然并没有更充裕，但我学会了从容，学会了等，学会为了几分钟辉煌壮丽的高潮，在几十分钟的轻抹慢捻中抽枝长叶。

那天，在回程的地铁上，我听着勃拉姆斯的《第四交响曲》，读新买的第二和第三交响曲合集的唱片说明书。看到一处，乐不可支。

勃拉姆斯是个创作态度极为严谨的人，对作品不厌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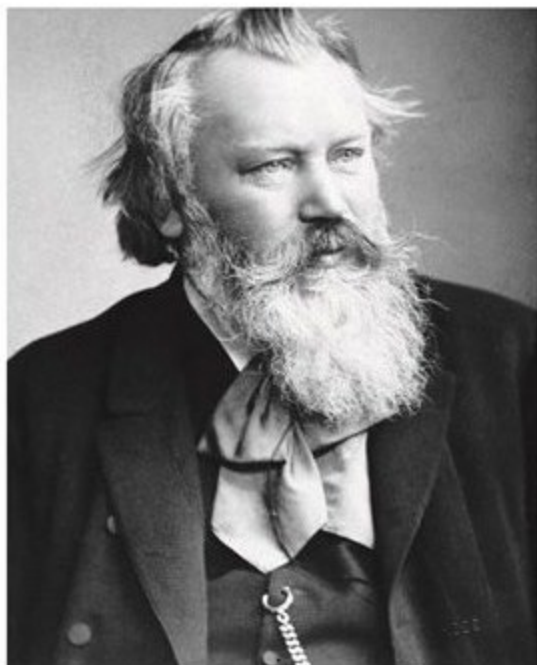
改，务求完美。他对贝多芬敬佩如神，家中供奉着一尊贝多芬的大理石胸像，俯瞰着他的写作之处。贝多芬的 9 首交响曲丰碑在前，朋友和民众都期待他踵武先哲，写出一样深刻庄严的作品。对此，勃拉姆斯感到压力很大。从 1854 年 21 岁时开始动笔，《第一交响曲》的完成，至少花掉了他 14 年时间，到 1876 年首演时，他已经 43 岁。

《第一交响曲》的成就立即获得大批评论家汉斯力克的肯定，彪罗称之为“贝多芬第十”。《第一交响曲》和贝多芬作品的密切联系是显而易见的，它和贝多芬的“第五”一样，都是强有力的 c 小调，结束于经由斗争而获得胜利的 C 大调，命运的动机也来自贝多芬的“第五”，而终曲的主题则和贝多芬“第九”的终曲如出一辙。当人们指出这一点时，实心眼的勃拉姆斯颇为郁闷，觉得这像在指责他“抄袭”。实际上，他引用贝多芬，意在表达对乐圣的敬意。

使我觉得可乐的是他嘟嘟囔囔说出的那句话：“像贝多芬？傻瓜都看得出来。”

《第二交响曲》不搞英雄与命运搏斗最后赢得胜利那一套，结果，人们说，这是勃拉姆斯的“田园交响曲”。事情还没完，刚正爽利的“第三”，又被比作贝多芬的“英雄”。只有最后一首，不那么容易听的“第四”，没法简单地套贝多芬了。“第四”沉郁而雄壮，和贝多芬的区别，好比杜甫和李白的区别。

听勃拉姆斯，我想到《周易》的乾卦：刚健中正，像日月星辰的运行一样精确严密，像物理学基本定律一样气魄宏大，同时简洁优美。这一点，贝多芬也不见得处处都能做到。勃拉姆斯之后，则再无第二人。



勃拉姆斯



事实上，勃拉姆斯的音乐语言也像《周易大传》，精确，严密，刚劲，锐利，节奏明朗，有不容置疑的权威感，然而不失温暖和亲切。以散文作比，他非常接近韩愈，也有蒙田的精神。以诗作比，则秀丽大度如王维，织体绵密如老杜，胸襟恢宏如半山老人。有人说他骨子里是感伤的，比如在《第二交响曲》的第二乐章里。他的室内乐多半委婉深曲，不是欲说还休，而是始终保持节制。在勃拉姆斯这里，我终于明白：节制出于自尊，和矜持无关，节制是一种高贵。

知道节制，勃拉姆斯有多少情绪，都能安排得像几何一样纯净。没有冗余，也不缺乏。在他的交响曲任一乐章的中途，我都无法停下来。不是沉迷于哀伤缠绵的旋律，而是他的音乐织体太强大，不可能撕裂打破。我走在路上，戴着耳机听，时时要为他的曲子多走一站路，只为把一章听完。

有人对我说，你喜欢勃拉姆斯，是因为性格相似。

勃拉姆斯的性格和习惯，常被提到的有几点：

他和贝多芬一样热爱自然，喜爱在维也纳郊外的林中散步。他终身未娶，对小孩子有特殊感情，随身携带糖果，散发给他们。他不擅长和成人交往，他的学生古斯塔夫耶纳说，有人说他脾气不好，那是不准确的，勃拉姆斯是一个再可爱不过的人。他对朋友讲义气，很大方，自己的生活却很俭朴，尽管他成名后相当富裕。他住一套不大的公寓，乱糟糟地堆满了乐谱和书。一位管家替他清扫和做饭。他留大胡子，穿便宜的衣服，不穿袜子，人们常以此拿他开玩笑。他把很多钱用来资助朋友和学生，唯一的条件是要他们保密。

和康德相似，勃拉姆斯的一些生活习惯终生不变，而且行动精确。比如说，维也纳的

“红豪猪”酒馆，他每日必去。他走路时永远背着手。由此传下一幅漫画：勃拉姆斯负手而行，身边跟随着一只红色豪猪。

《庄子·田子方》中有一则关于温伯雪子和孔子的故事。温伯雪子到齐国去，经过鲁国，鲁国人纷纷慕名求见，孔子也去了。见面，却不发一言。子路觉得奇怪，孔子解释说：“若夫人者，目击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声矣。”

还有一个故事。孔子见老聃，倾谈甚久，出来后，大有感叹，对颜回说：“我对世界的认识，不如醋缸里的小虫（醯鸡）。如果不是他老人家替我揭开盖子，我哪里能知道天地的真容。”

敢于承认自己是醯鸡的人，是人中之杰。当有人“发其覆”的时候，他跃身而出，从此

优游于大漠广野。旦暮之间，得遇发覆之人，是珍贵的缘分。但仅有缘分还不够。缘分到时，你必须早已准备好。这是双重的罕遇。

如果没有缘分，怎么办？

你自己破覆而出。

勃拉姆斯和写

圆舞曲的小约翰·施特劳斯是终生好友，就在他去世前，还挣扎着想去看施特劳斯的轻歌剧《理性的女神》的首演。韩愈表达对孟郊的仰慕时说：“吾愿身为云，东野变为龙。四方上下逐东野，虽有离别无由逢。”勃拉姆斯推崇施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说愿以一切所有换此一曲。他曾在为人签名时抄下《蓝色多瑙河》乐谱的开头几小节，后面注以“惜非勃拉姆斯所作”！

至情至性之人，必有世俗难解之所为。认为凡事皆须有正当理由的人，纵然从蚂蚁成长为一列火车，他一生之全部所为，不如改变一朵花的颜色。

（若子摘自百花文艺出版社《花屿小记》一书，本刊节选）



勃拉姆斯漫画像



既是主人，也是座上客

●叶倾城

有一桩细小的经历我一直记得。十六七年前，我在北京，要写一个跟奶品有关的采访，联系了一家牛奶企业的员工，她的职责是在各地的超市培训销售员。在电话里，她听起来口齿清楚、言笑晏晏。

当时正渐渐入冬，我转了好几次车才找到她的住处，要先穿过一个高声放着音乐的超市，上楼后再经过一个震天动地的游戏机厅，昏黑的楼道里，前面又出现一个小小楼梯，直通阁楼——我几乎没勇气上去了。

她在阁楼房间门口招呼我，模糊的一个黑影。我硬着头皮走进去，感觉很不好。灯一开，我意外地放松下来：全屋色调是带着暖意的橘黄色，像一只睡得懒懒的猫。

房间很小，而且不是规整的长方形，但一眼看过去，只觉井井有条，床铺、衣架、小书架都与墙贴合得严丝合缝，简直像量身定做的。

我惊叹。她略不好意思地笑：“天天去家居城跑呗，跑多了自然就遇到合适的。”

被褥当然都叠得好好的，杂物隐藏在看不见的地方。很小的方桌上，一本摊开的书，一支笔旁边，是一个胖胖的空酸奶瓶，里面插了三枝芦苇。

我嗅到她身上若隐若现的奶香。

她的家、她自己，都一尘不染，带着清洁的暖，让我想到“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

我惊奇极了：她学历不高、收入菲薄，没有余钱购买奢侈品，但她把自己的生活收拾得舒适简洁且宜人。

人人都会说，心安之处就是家。或抱怨，你没有给我安全感，所以这里不是我的家。不，她在说，安是自己缔造的，屋顶下一个女子有滋有味的好生活，便是安全、安静、安宁，便是幸福。哪怕这只是一间窄小的出租屋。

后来我回到武汉，有一次要拍个视频，网购的三脚架迟迟没有收到。我向亲友们打探谁家有现成的，一位老师热情地说：“我有，你来我家。”

我和老师不熟，只知道她退休了，怎么好意思上门打扰。但老师一直邀请，工作日程又实在很紧，我就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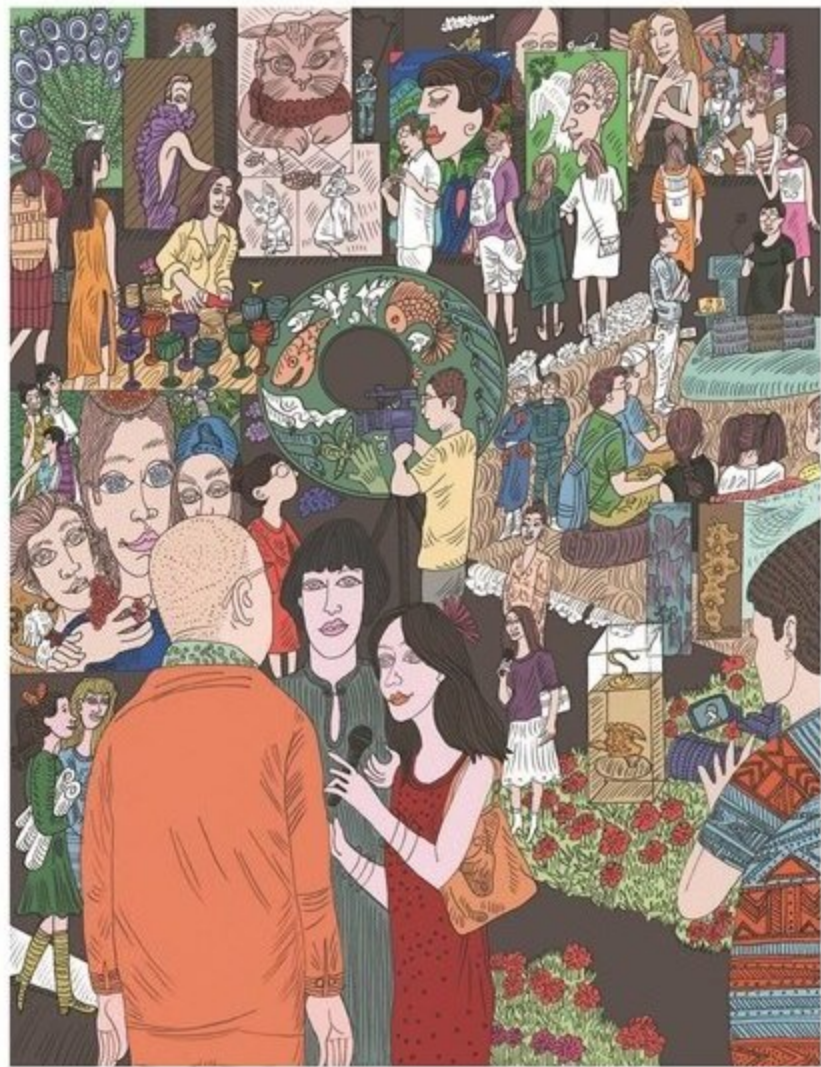
让我吃惊的是，她家有一个巨大的地下室，里面有三脚架、摄像机、画室、投影仪、三角大钢琴等艺术工作需要的很多东西。

老师一生家境宽裕，热爱艺术。在晚年，她遭遇爱人的背叛而与之分开，儿女各有自己的生活。她什么都有，有钱有闲暇有大房子有健康，但——空荡荡的家里，总像缺了什么。

有一次，有人怯生生地拜托她：“老师，能不能将您家地下室借我们用一下，开个小读书会？”

她不想家里来闲杂人等，她都没听说过“读书会”，却又觉得是跟文化有关的东西，迟疑一下就同意了。

难得地，家里再一次人声鼎沸，许多张带着





在一年之中生命显得满溢的那个丰富时刻，蜉蝣出现了。

每个晴朗的早晨，鸟儿每小时都会蜂拥而来。池塘的水满溢到边缘。沼泽传送出大量刺耳的歌声、哇哇声、颤鸣声，以及尖叫声。在这个紧要关头，蜉蝣出现了，提供了一个简单的谜题：它们从何处出现？为何出现？我确实时常认为它们是多出来的一种有机体。

关于蜉蝣，吸引哲学家的一个事实是：它们的生命很短暂。幼虫阶段在水中度过，并且在某一段时间内，人们会误认它们是一种虫。然后，成年前的蜉蝣进入空气中生活。空气首先冲进它们的气孔中，在几分钟或至多二十四小时之中，成年前的蜉蝣会皮肤脱落，长出翅翼，第一次升空飞行。之后会有几天的鼓翼时间，然后是死亡。是的，一些种类的蜉蝣是在早晨出现，在傍晚

之前交配，而第二天早晨，雌蜉蝣已经在它们的胶质表皮里面产卵。至此，雌蜉蝣与雄蜉蝣没有进一步的用途了，大自然就这么允许它们死去。

一只蜉蝣降生，当了几星期的虫，当了一天的新娘或新郎，就死去了，这样值得吗？大自然不会为人类心中所提出的这个问题提供答案。大自然

蜉蝣值得吗

◎[美]唐纳德·C.皮阿提
◎陈苍多 译

把我们全都投进生命之中，让我们像孩子般被她的手推去扮演她所指定的角色。你也许会哭泣，也可能会微笑，此事只与你自己有关系。那些活了五百年或五千年的树木，看到我们人类像蜉蝣一样成长、交配



与死亡，而它们则在为自己的树围增加一英尺的宽度。它们很可能自问：生而为一个人类，是不是一件无创造性而又短暂的轻松事儿？

（张 愚摘自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四季物语》一书）

渴求的脸，如林间聚满了雀。老师自己也旁听，熟悉的字眼有了不同意义，陌生的字眼像推开一扇窗，新空气涌进来，她大口呼吸，身心都为之一醒。

又陆陆续续，有人要借她的场地开小型演唱会，她便为此购买了相关设备。

年轻的老师带学生画画，学生数量少，租不起画室。她一如既往地豪爽：“就在我这里吧。”

已不年轻但尚未成名的电影人需要场地，给投资人放自己拍的片子，她装出一间试影室。这一切都是免费的。

她很洒脱：“我这把年纪了，要钱还有什么用？做这些事让我开心。”

而我，此刻也是被帮助的年轻人，她帮我拍摄，做PPT，剪辑，上传。又叮嘱我，要开读者见面会或者新书发布会，也可以过来——

这里有好咖啡。

像什么被叩击，我想起多年前那位带着淡淡牛奶馨香的女孩子，她们的面容叠加起来，仿佛是同一个人，从少女到老太太。

清寒的时候，把自己安排得妥妥当当，所谓独善其身。富而闲的日子，便来关心全世界，所谓兼济天下。不汲汲于名利，却与活生生的人须臾不分。

年少时，不怕吃苦，不怕迎接未来；当老去，乐于学习，乐于摆脱过去。

天下是一桌永远不散的宴席，她们既是主人，也是座上客，是坐在上首指点江山的老太太，也是在桌旁端茶送水的长孙媳妇。

我想，幸福没有别的面目，无非是，爱自己，爱他人，而且一以贯之。

（美 玲摘自微信公众号“作家叶倾城”，周 莉图）



创新具有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不可预测。不可预测就是独一无二，也就是过去没有的。创新的不确定性，我理解为3个方面。

第一个，技术是否可行是不知道的；第二个，它的商业价值如何是不知道的；第三个，就是体制、文化和政策的不确定性。

我们先看技术上的不确定性。举个例子，200多年前英国的钢铁产量增加，当时有一个著名的企业家叫约翰·威尔金森，他说我们可以用铁来造桥，人们觉得没有问题；后来又说用铁来造船，所有人都说他疯了。因为在1750年，比水重的东西能不能漂在水上人们是不知道的，所以当他提出用铁来造船的时候，99%的人认为这不可能。

每一项新技术出现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

它究竟能不能成功。

第二个是商业上的不确定性。就是技术上是可行的，但是消费者、市场会不会接受这种技术，是无法预测的。回过头来看，1985年，乔布斯被苹果公司的董事会赶走了，为什么？因为乔布斯生产了一款电脑叫麦金塔，这款电脑的销量大大低于预期，所以董事会认为这是一次失败，乔布斯为此丢掉了工作。

第三个不确定性是制度、政策和文化等带来的。

有一个专家说过，每一种创新都会出生在一个非常不友好的社会，它的朋友很少，敌人很多。朋友很少，意味着很少有人支持它；敌人很多，意味着别人都在反对它。

给大家举个例子，东方人喝茶，西方人喝咖啡。其实咖啡被运到西方的时间比茶叶被运到西方还晚一点。咖啡是从非洲埃塞俄比亚来的，最初被引进到中东，然后经过土耳其，到英国，再到欧洲大陆。英国的第一家咖啡馆是1650年由一个黎巴嫩人开的。

啤酒馆、茶叶经销商等其他饮料商都反对，他们就采取各种措施，包括要求政府出台规定。英国人还写了一个小册子，说英国人喝咖啡，就会变成土耳其人。1675年12月，英国国王查理二世颁布了一个法令，出于“国家安全的原因”，所有的咖啡馆必须在第二年的1月10日前关闭。这个例子说明即使是一个简单的创新，对传统的挑战都会非常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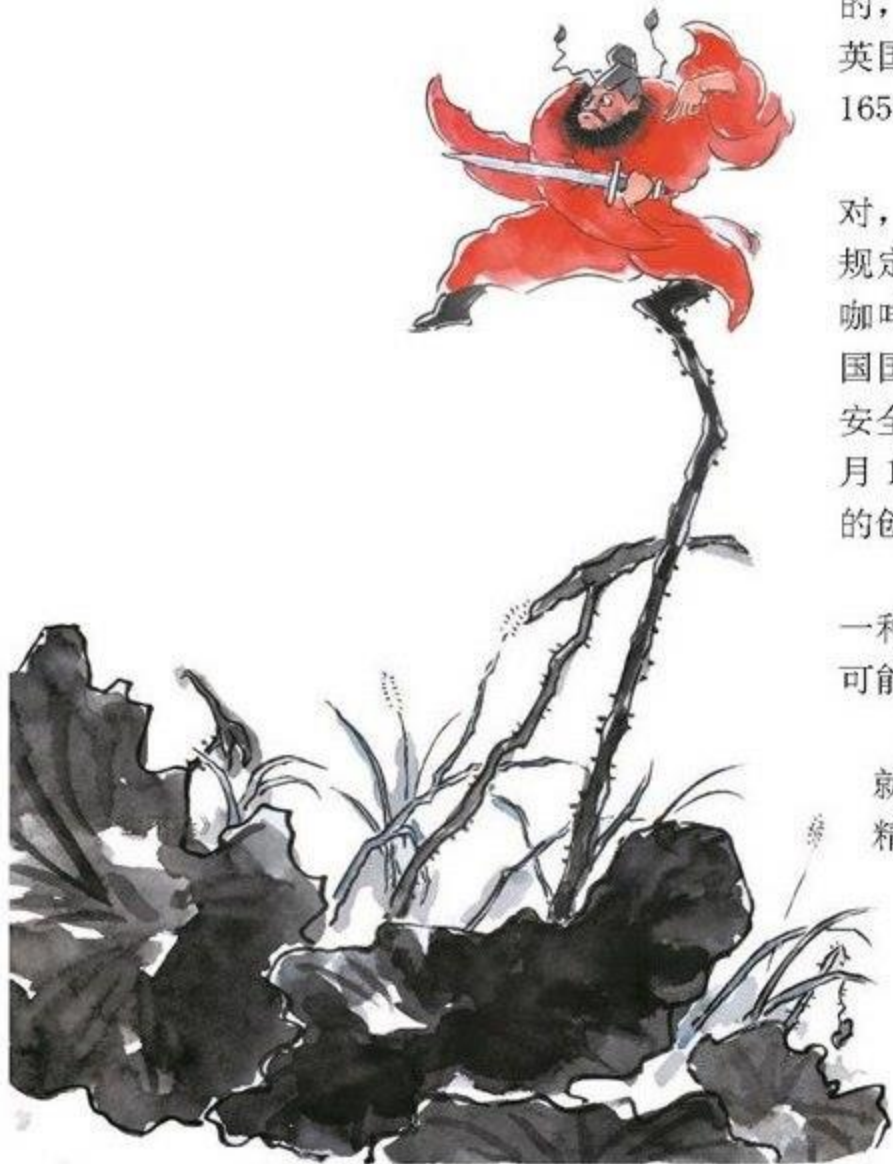
当然，这几个方面的不确定性，并不是每一种创新都会同时遇到，但是任何一个创新都可能遇到至少一个方面的不确定性。

创新取得成功就变得更加艰难，所以我们就特别需要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就是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可以有许多定义，而最简单的就是不循规蹈矩，就是破坏规则。

企业家决策不是科学决策，企业家决策不是给你数据搞计算，如果那样的话，就太简单了。企业家的决策是基于想象力、判断，基于你看到而别人看不到的东西，而且是大部分人都看不到的。

创造性破坏

◎张维迎





专 心

●冯唐

有这么一个禅宗故事。小和尚问大师怎么修佛，大师就说，饿的时候吃饭，困的时候睡觉。

然后小和尚说：“不是所有人都这么干的吗？”师父说：“不，多数人是吃饭的时候不好好吃饭，睡觉的时候不好好睡觉。”

有一段时间，我总觉得自己特别忙，那时候也的确是忙。我会发现，同样的茶叶、同样的水、同样的茶具、同样的步骤，我泡出来的茶就是不好喝。我就问茶泡得好喝的人，出了什么问题。那人笑着说，冯老师，您泡的茶有一股不专



心的味道。所以我后来逼自己，“逐鹿中原”的时候，就全力以赴、驰骋沙场；用文字打败时间的时候，就心无旁骛、伏案弄墨，一段时间干一件事。

所以，我能管理，又能写作，又能翻译……恰恰因为我够专心。该做这件事的时候，就做这件事，天塌了都跟我没关系。而且我居住的地方没电视、没音乐，每住进一个酒店，我做的第一件事是关掉电视。

所谓“临事静对猛虎，事了闲看落花”就是这个意思。遇上事的时候，要好像面前有一只猛虎，事完了就该看花看花，该赏月赏月。

（火箭熊摘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冯唐成事心法》一书）

造 势

●傅君琳

郑少雄

电影《让子弹飞》中，姜文扮演的县长想除掉当地恶霸黄四郎，但他手下的兵马太少，靠硬拼只能是两败俱伤。于是，他让兄弟们在恶霸固若金汤的大门前，对着大门把子弹打光，通过巨大的声音造出声势。然后，兄弟们扛着黄四郎的替身在整个县城示众，并当众把替身的头砍下。于是，全城百姓都冲进黄四郎家，将他的老巢一举摧毁，并杀了真正的黄四郎。

平日里，百姓对恶霸又恨又怕，所以当县长成功制造出恶霸已

死的假象时，所有人被激发出最大的力量。这一出戏，就是县长抓住了百姓的心理，按照大家“黄四郎没死我就忍着，黄四郎死了我就凑热闹”的想法，设计出这个“假胜”的策略，成功避免了双方开战的后果。

（清荷夕梦摘自四川人民出版社《做事的逻辑：如何持续做正确的事》一书，杨志平图）



大部分人认为对的事情，那肯定不是企业家做的事，企业家做的事是大部分人认为不可能、不对的事情。

大家一定要把管理决策和企业家决策分开，我们的企业当中95%都是管理决策，不到5%是企业家决策，但企业家决策是最关键的。

企业家决策不是给定约束条件下的求解，而是改变约束条件本身。用一句老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米是饭的条件，前提是你要有

锅、火等其他东西。但是，对企业家来讲，米不是饭的条件，如果你认为这饭能够赚钱，你就能够找到做米的人；你若找不到做米的人，就让他们去种稻子。

最后证明企业家是不是成功的，不在于其雄心有多大，而在于消费者是不是买账。检验企业家的是市场，要永远记住这一点。

（比目鱼摘自《商界》2021年第3期，杨向宇图）



在古代典籍中的记录里，最让人不忍卒读的，就是对古代灾荒的种种描绘，那些“大旱”“大饥”“流离失所”“饿殍遍野”等恐怖景象，让多少读史者读到心头滴血，却也教一些“聪明人”一拍脑袋：“古代动植物资源那么丰富，没粮食吃可以捕鱼打猎嘛，古人为啥这么想不开？”

历朝历代的灾荒时节，确实常有离乡背井的流民钻进山林，靠打猎捕鱼讨生活。最出名的就是中晚唐时期，生活在嵩山山区里的“山棚”之民，基本都是从各地逃荒到这里的流民。但更残酷的事实是，在那些破坏力巨大的灾荒面前，“捕鱼打猎”的法子，基本没用。

为何没用？明末大饥荒时，原籍陕西安塞县的官员马懋才，就在奏疏里来了个现身说法。在马懋才看来，他自己在全国多地当过官，还从辽东战场的死人堆里爬出来过，什么样的惨景都见过，大饥荒时却是“未有极苦、极惨如所见臣乡之灾异者”。意思是，哪怕战场上的尸山血海，都不如饥荒里的灾区惨：陕北闹旱灾后，简直“草木枯焦”，老百姓只能跑到山里吃树皮、野草，树皮、野草吃光了就只能吃泥土，“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保守估计饿死一千万人的晚清“丁戊奇荒”，更是惨烈：在直隶、山西、陕西等受灾省份里，“有尽村无遗者”，整个村子的人全饿死。那活着的人都吃什么？一开始是苜蓿和柳叶，后来就是杂草和树皮，家家户户“经年不见谷食者”。灾区的儿童们个个皮包骨头肚子肿胀，让他们去“捕鱼打猎”，几乎是痴人说梦。

所以，碰上这样的大灾，就算能靠山吃山，山里的动物也大多跑光。特别是在“草木枯焦”的旱灾里，河流大量干涸，哪里有什么鱼虾？就算有，又怎供得起这么多灾民？

而对处在饥荒里的百姓来说，“饿死人”往往只是苦难的开始。首先是瘟疫肆虐。大量的灾民死亡，随后就带来大面积的瘟疫。比如明末大饥荒里的河南地区，就是“瘟疫大作”，开

封府治下的阳武县，就在瘟疫里“死者十九”，荥阳县由于死人太多，以致春季三月时节“路无人行”。然后就是持续的动乱。比如在马懋才的家乡安塞，幸存的灾民为了活命，就开始“相聚为盗”，而后就走一路抢一路，“而抢掠无遗矣”……而当饥荒引起的动乱发展成规模后，就是震撼全国的大乱，连锁反应下，周边原本没有饥荒的地区，自然被无情波及。还是以席卷明朝北方的“明末农民大起义”来说，不只是灾区在动乱里血流成河，原本富庶的江淮地区，也在一波波战乱和横征暴敛里受害严

重。官员徐标途经江淮进京上任，一路看到的是“蓬蒿满路，鸡犬无音”的惨景，他在这个春耕时节走过江淮

各地农村，竟连一个种田的农人都看不到……看到徐标奏疏的崇祯皇帝，也是边看边流眼泪。可流泪又有什么用呢？就连这大明王朝，此时都已进入“倒计时”——如果说饥荒好比一个王朝的伤口，那么接下来因“救灾不力”而引发的种种惨状，就好比各种凶猛的并发症，一轮接一轮地爆发，直到完全吞噬这个王朝的生命。

所以，比起“让老百姓捕鱼打猎”之类的馊主意，中国历代王朝在饥荒问题面前，都重点在一桩大事上开动脑筋——如何提升粮食储备，增强抗灾能力。以现在的话说，就是要“重视粮食安全”。

在这个问题上，从元末大饥荒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明王朝，一度弦绷得紧。明太祖朱元璋开基建国后，除了延续宋、元王朝的“常平仓”政策外，又在全国各地广建“预备仓”，不遗余力地储备粮食。他在位晚期，明王朝就出现了“府县仓廩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的盛况。甚至在放粮救灾方面，明朝官场也一度有“红线”——官员若救灾不力，有可能会被处死；倘若灾情紧急，地方官完全可以不经请示，先行开仓放粮。

雄厚的粮食储备，也曾是明王朝亮眼的“名片”。明末时拉达、利玛窦等外国传教士，

古代的“粮食安全”

●张 嵒



都记载过明朝“远比欧洲富裕得多”的盛景。哪怕在万历十年（1582年）改革家张居正去世时，此时的明朝依然“太仓粟可支十年”——仅太仓积攒的粮食，就十年吃不完。理论上说，这样的明朝，扛得住任何饥荒。

而取代了明朝的清朝，立国后也牢记着明王朝饥荒亡国的教训，对于粮食安全不敢放松。特别是雍正年间，经过“摊丁入亩”等一系列改革，清朝的粮食储量达到了惊人的二千八百万石。乾隆皇帝登基后，更把储粮标准提高到了四千八百万石。追求“十全文治武

度重视粮食储备，但随着明朝政治的腐败，丰厚的储粮也成了官员眼中的肥肉，贪占挪用粮食成了惯用套路，就连一度遍布全国的“预备仓”，到了明末也已彻底不见踪影，许多“预备仓”甚至被改建成了王府。万历“亲政”的几十年里，由于他擅长做甩手掌柜，明朝的粮食储备更是锐减，比如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时，天子脚下的京仓，竟然就“仅有两年之积”，通仓“仅半年之储”。

外加明末商品经济发达，原本作为产粮区的江南地区，大批农田都改种经济作物。而在全国各地农村，大批农民扔下土地拥入城市，哪怕北京周边的农村，也是“土旷人稀”，一批批农民进入城镇矿山谋生。粮食产量自然锐减，就算在经济富庶的苏松地区，万历晚期的十年里，粮食价格竟不知不觉涨了一点六倍。繁荣的表面下，已隐藏着巨大的粮食危机。

晚清年间的“丁戊奇荒”，更是人祸破坏粮食安全的写照。在“丁戊奇荒”前的二十年里，出于巨大的经济利益诱惑，北方各省大片良田都改种了鸦片。比如在重灾区山西省，全省五百三十万亩农田，有六十万亩种上了鸦片，于是山西境内哪里产烟最多，哪里就“饿毙者多”。在山西境内大片罂粟花下，受灾百姓多达五六百万，“每日饿毙者何止千人”。丰厚的鸦片收益，喂饱了极少数蛀虫，也碾碎了清王朝的“粮食安全红线”。

比起这些惨痛的教训，更需要后人明白的是，无论身处任何一个经济发达的时代，“粮食安全”“饥荒”这些字眼，都不是遥远的词汇。联合国最新的报告告诉我们：目前全球就有六点九亿人处于饥饿状态，也就是说至少每十一个地球人里，就有一个人正在挨饿。从这个意义上说，珍惜眼前的生活，珍惜每一顿饭、每一粒粮食，就是当下我们辈的“粮食安全红线”。

（一米阳光摘自微信公众号“朝文社”，黎青图）



功”的乾隆，在粮食政策上无比务实，乾隆年间的救荒政策，不但彻底取消了官定利息，而且有严格的“各省互救”国策，千方百计杜绝饥荒。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明、清两朝都曾高度重视粮食安全，那么为何在其末世时，都出现了景象惨烈的“奇荒”呢？因为破坏粮食安全的，不是天灾，而是人祸。

就以明朝为例，虽然明朝历任帝王，都高



最佳饮食有多远

●云无心



最近，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网站公布了一年一度的全球最佳饮食排行榜。在 39 种饮食中，地中海饮食再次独占鳌头，而得舒饮食和弹性素食并列第二。

我们的生活方式，距离哪一种饮食方式更近？

最佳饮食前三名

“地中海饮食”的概念兴起于 20 世纪。人们发现地中海地区的居民患“三高”等疾病的概率比较低，平均寿命比较长，于是有人提出他们的饮食结构有助于健康长寿。后来，许多国家的科研机构进行了许多大规模的流行病学调查。

超过 150 万人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地中海饮食有助于降低心脏疾病和癌症导致的死亡风险，还能减少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生率。

但是所谓的“地中海饮食”，并不是营养学家设计出

来的饮食结构，而是对地中海地区人们饮食习惯的总结。其大致包括：以植物性食物为主，比如水果、蔬菜、全谷类、豆类和坚果等；用健康的油脂（比如橄榄油）代替黄油；用植物调味品和香料代替盐；限制红肉食用量，每月最多吃几次；每周至少食用两次鱼和禽类；可以适量饮用红葡萄酒（但非必须）。

此外，适当运动以及与家人和朋友一起用餐，也被视作地中海饮食的一部分。

“得舒饮食”是 DASH 的一种翻译，它是由美国心肺及血液研究所制定的一种“高血压饮食”。它的 3 条基本原则是：以植物性食物为主，强调蔬菜、水果和低脂奶制品；尽量降低食谱中的总脂肪、饱和脂肪以及胆固醇；降低盐的摄入量。

“弹性素食饮食”的基本理念跟地中海饮食和得舒饮食一致，都强调以植物性食物为

主，适度食用动物性食物。

这 3 种饮食方式的心理理念是相同的，只是在侧重点上有所不同。比如，3 种饮食方式都强调以植物性食物为主，主张较多食用鱼类、禽类，少摄入红肉。地中海饮食较为强调“健康油脂”，主要是跟地中海地区海产品和橄榄油丰富有关，而得舒饮食更加看重减盐，原因在于它的主要对象是高血压人群。这两种饮食方式，也在最佳心脏饮食中并列第一。

“最佳饮食”排行榜的前三名，跟现代营养学推荐的健康饮食基本一致。不过，那些与现代营养学推荐不一致的特征——尤其是基于“现象总结”的地中海饮食中的一些做法，到底是否有利于健康，还缺乏明确的科学证据。比如美国心脏协会就认为：地中海饮食中来自脂肪的热量虽然主要是不饱和脂肪，不会增加心脏患病的风险，但会导致肥胖率



的增长。在地中海地区，肥胖问题也逐渐受到关注。

打造中国人的“健康饮食”

地中海地区有十几个国家，每个国家以及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人们的饮食方式也都各有不同。如果想要通过“地中海饮食”的理念去维护健康，其实并没有必要吹捧某种特定的食物，而应该从地中海饮食特点中最重要的方面入手。

对于中国人，我们的物产和食材与地中海地区相差很大，如果机械地追求“地中海饮食”，并不容易实现。我们完全可以从地中海饮食、得舒饮食以及弹性素食的核心理念出发，形成我们自己的健康饮食。

具体来说，我们需要尽量多食用的食物是：蔬菜、水果和全谷，让这些植物性食物占到食谱的大部分，并且尽量食用新鲜和轻度加工的，避免进行深度加工；鱼类等水产品每周至少两次，尽量采用清蒸、清炖等烹饪方式，避免深炸等高温多油的烹饪手段。

作为健康饮食的一部分，应该适量食用的食物：以简单加工、原味的坚果为零食；牛奶、酸奶、奶酪等奶制品作为优质蛋白质和钙的来源；禽类瘦肉可以作为肉类的来源。

其他应该尽量减少的食物包括猪油、牛油、黄油、奶油等饱和脂肪，用不饱和脂肪来代替。不必追求橄榄油，山茶油是性价比相当的高价替代品，双低菜籽油则是性价比高的“经济适用”替代品。玉米

油、芝麻油、葵花籽油、大豆油，也都是可以接受的选择。

盐和糖要尽量减少摄入，可以用其他调料、香料来改善食物的风味。

同时，新鲜的猪肉、牛肉、羊肉等红肉可以少量食用，而火腿肠、香肠、腊肉、腌肉、罐头等加工肉制品，应该尽量减少食用。

最能减肥的不是最好的

对于健康饮食，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减肥。而实际上，“减肥”只是健康的一个方面。健康的饮食方式，在减肥方面未必同样优秀。比如地中海饮食，在“最佳减肥饮食”排行榜上，只排到第15名。

对于健康饮食，不仅要追求有助于健康，还要考虑是否容易坚持——比如，食物是否容易获得，实施起来是否容易等。

一些饮食方式在短期内能够带来显著效果，但是难以让人长期坚持，也可能导致营养不良，缺乏对健康的长期影响。这样的饮食方式，就不值得推荐了。

排在榜尾的“杜坎饮食”就是典型。它的核心是以瘦肉、燕麦麸、水为主要食物，每天走20分钟。这种饮食通过限制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强制身体代谢脂肪，从而实现快速减肥。从结果来说，它可以快速地减重，但是，一方面，这种饮食方式就像吃饲料，让人失去了饮食的愉悦，所以不容易坚持，而一旦恢复常规饮食，减掉的体重就会反弹；另

一方面，长期大量的蛋白质摄入，导致营养失衡，会对身体造成不良影响。

另一种基于同样理念来减肥的饮食——生酮饮食，在我国有相当多的追捧者。生酮饮食的核心是“大量脂肪、少量蛋白、尽量少的碳水化合物”。在快速减重方面，它有明显的效果。但是，人体天生是靠碳水化合物来供能的，强行让它以脂肪来供能，就像强行让一台汽车用酒精作燃料一样，即使能运行，但受到的潜在破坏是多方位的。无怪乎生酮饮食排在倒数第二，跟杜坎饮食一起，堪称“最差的饮食方式”。

（白丁儒摘自《瞭望东方周刊》2021年第4期，辛刚图）

撂不下

◎马原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爸爸快死的时候，他把爸爸抱在怀里，喂爸爸吃东西。

他说：“那个滋味太难受了。我老爸在我怀里突然就咽了气，咽气之后，我发现我尴尬透顶。因为我抱他的时候，他是活的，他在我怀里死了。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撂下他。我抱着他，抱了很久。我下不了决心撂下，因为撂下就永远撂下了，你再不可能去抱他了。”

（果果摘自宁波出版社《天一讲堂》一书）



大阪人不愿意当首相

●徐静波

日本经济能有今天，得感谢大阪人。

因为日本三大财阀——三井、住友、三菱，均发迹于大阪地区，然后发展到东京，再拓展到海外。

与东京人谈生意，最好不要讨价还价，因为你一还价，东京人的小心脏会受不了——难道你不相信我的东西是货真价实的好东西？

但是，与大阪人谈生意，如果你不讨价还价，那你就是傻瓜。因为大阪人的货品定价中，至少有5%的浮动价。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大阪是商人汇聚之地，大家懂得让利。而东京自古多武士，凡事讲究体面。

这是两种不同的活法，东京人活得比大阪人累。

大阪人只相信算盘，不相信政治。所以，大阪人只是在背后给政府送钱，但是，自己绝对不争首相的宝座。

明治维新以来，大阪出身的首相仅为2人，而且都是“被首相”，一位是铃木贯太郎，另一位是币原喜重郎。

1945年4月，日本本土

被美军炸得一塌糊涂，败局已定。当时无人愿意当首相，昭和天皇找到已经77岁的铃木，对他说：“国难当头，非你莫属。”结果，铃木当了4个月的首相，在日本宣布投降后第三天，就辞职了，所以被称为“败战首相”。

没了首相怎么办？昭和天皇又去请另外一位大阪人当首相。当时，担任过外务大臣的币原喜重郎，由于自家被炸毁，已经卷好铺盖准备全家逃到静冈县避难。昭和天皇派人找到他，又对他说：“国难当头，非你莫属。”币原只好硬着头皮接下了首相的活，不过也只干了半年，在1946年5月，如愿辞职了。

从那以后70多年间，大阪没有人再愿意问鼎首相的宝座。

也许大阪人想得很明白，吃政治饭比打算盘累。

日本在明治维新中引入的西方议会制度，让维新勇士辈出的长州藩人成了既得利益者。

长州藩，便是如今的山口县。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历任首相中，出身山口县者最多，总共有8人，而且多数任期长，其中还有最长纪录的保持者。

日本第一任首相是伊藤博文，年轻时，他受长州藩主的派遣，前往英国留学，学习英国的宪政制度。回国后，便大力推行西方的这一种制度，被誉为“日本宪政之父”。伊藤博文先后4次担任首相，但是，他不是武士家庭出身，而





江湖上的默克尔

●凡 心

在德国许多政坛会议上，总理默克尔作了告别谢辞，宣布今后不再涉足政坛。之后人们起立鼓掌，最长的近十分钟。这时，默克尔眼噙热泪。

我们见到默克尔在维护欧盟的统一及利益上表现得非常坚定，在中国问题上较为友好和务实，对美国的霸道也有适度抗拒。几年前，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她手撑桌面逼视特朗普的画面，世人印象犹深。同时，我们见过她为难民儿童陈尸海滩流泪，也见过她为德国国家足球队进球雀

跃忘形，还有到商店买鱼的视频，那时的她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大妈……这一切令许多人喜欢上她。她不是高高在上的政治家，她同时也是一名有着常人感情和习惯的女性。

被称为“铁娘子”的默克尔将会回归家庭，为她的教授丈夫买菜做饭。其实即使在她政务最忙时，她也争取坚持每天为丈夫做早饭。他们住在公寓里，像普通德国人一样，洗衣打扫，下厨做饭。

她至今坚持的“默克尔”，是前任丈夫的姓，有人说她是在用这种方式纪念初恋。她现在的丈夫是量子化学领域的权威，个性同样鲜明，不但容她冠前夫姓，还严重抗拒把他和妻子扯在一起。他从不接受记者采访，不许陌生人出现在课堂上。有哪个学生向他提到默克尔，小心，这个学生很可能会被挂科。

就是这样特别的两个人，恩爱地相处了多年。

作为政治家，默克尔也受到许多抨击。最尖锐的是批评她的移民政策“毁了欧洲”。但这些都交与历史评说了。2021年9月，默克尔将退出政坛，没有了默克尔的江湖还将长久地流传她的故事。

（海 蓉摘自《大公报》2021年3月3日）

是农民家的孩子。岸信介和佐藤荣作这两位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叱咤风云的兄弟首相，都出自小商贩家庭。而日本历史上首相任期最长的一位，是安倍晋三，他也是山口县人，祖上是酱油作坊主。

山口县人似乎天生就喜欢搞政治，而且满怀救国情怀，在每一个重大的历史节点上，好像都是山口县人出来撑台面。

伊藤博文虽然在哈尔滨车站遭到韩国勇士的暗杀而死，但是他在日本宪政史上的地位，似乎无人能及，毕竟是他创建了日本的宪政体制，令日

本从一个闭关锁国的东洋岛国，迅速发展为近代化强国。

“二战”投降后，日本被美军占领。如何防止日本成为美国的殖民地？岸信介顶着全国巨大的抗议浪潮，与美国签署了《日美安保条约》，允许美军驻留，但是，日本不再是美军的占领国。

等到明治维新150周年时，日本的首相是安倍晋三，岸信介的外孙。他成功申办了东京奥运会，虽然因为疫情，奥运会举办时间推迟了一年。

所以，日本社会有一种说法，即“大阪人用钱救国，山口人用心救国”，其他人都是

浮云。

了解了日本社会发展的这一特性，你也会明白，日本人所说的“传承”，并不只是手艺与家业，还有地区的特性和独特的区域文化基因。而恪守这一种传承，需要坚毅的定力——牢记祖训，不被诱惑，只做自己认定的事。

政治与经济，就像一辆马车上的两只车轮，在两拨人相互尊重与合作的驱动下，推动日本社会向前迈进。这也是日本社会之所以能够保持平和的一个秘密。

（卧龙城主摘自微信公众号“静说日本”，臧 强图）

我爱你，正如深爱莫高窟

●敦煌研究院

自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至今，一批批有志青年满怀激情和对敦煌艺术的热爱，纷纷来到莫高窟。

几代敦煌人的足迹里藏满故事，其中不乏或细水长流，或情比金坚的爱情传奇。

史苇湘、欧阳琳：
一见钟情，一往情深

“在我三灾八难的一生中，还没有一次可以与初到莫高窟时，心灵受到的震撼与冲击比拟……也许就是这种‘一见钟情’和‘一往情深’，促成我这近50年对莫高窟的欲



史苇湘在临摹壁画



欧阳琳

罢难休……”被称为敦煌“活字典”的史苇湘先生如是说。

1947年，女友欧阳琳已经到了敦煌，她形容初见敦煌的感受是“又惊讶，又感动”。一年后，24岁的史苇湘抗战归来后立刻赶到敦煌。

临摹并不容易。每一根线条看起来平淡无奇，真要落笔时，需要收起自己，才能体会千年前古人的良苦用心。稍有不慎，就与原作相去甚远。加之光线原因，不到一平方米的壁画临摹起来往往需要几个月时间。

史苇湘和欧阳琳就这样专注临摹40余年，不知疲倦，只觉得敦煌有画不完的美。

现已从敦煌研究院退休的敦煌学专家马德说：“从事绘画的人一般都自称或被称为艺术家，而欧阳老师和她的同事们都自称‘画匠’。他们心甘情愿一辈子做画匠，一辈子默默地从事敦煌壁画的临摹工作。”

他们没有计较过住的是土房子，没有为冰窖一样的宿舍介怀。相反，每天的白水煮面条、白菜和萝卜，没有油水、没有四川人少不了的辣椒，他们也能吃得津津有味。

他们给自己的女儿取名史敦宇、欧阳煌玉。欧阳煌玉回忆：“有次我问我妈，苦吗？她说，水果好吃，也不觉得苦。”

孙儒倜、李其琼：
爱是不问前程

2014年，敦煌研究院建院70周年。5月，在莫高窟的老美术馆里，有一场朴素的展览：心灯——李其琼先生纪念展。

1952年，27岁的李其琼从四川来到敦煌文物研究所美术组，主要负责壁画临摹工作。她是继段文杰之后，临摹敦煌壁画数量最多的画家。

展出的作品琳琅满目，更



临摹壁画的李其琼



考察中的孙儒儻

加引人注目的是一个背影——照片里，从梳着双尾麻花辫的少女到霜丝侵鬓的老人，李其琼面对壁画临摹了一辈子。

在她的丈夫，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第一任所长孙儒儻眼里，“是光照千秋的敦煌艺术的伟大火炬点燃了她这盏心灯”。

如果没有当初孙儒儻给李其琼的一封信，她也许不会放弃可能留在八一电影制片厂工作的机会，远赴敦煌。

信中是这样写的：“敦煌的冬天实在令人难以忍受。早上起床，鼻子上时常会覆盖一层霜，杯子和脸盆里残留的水，则结着厚重的冰凌……流沙对莫高窟的侵蚀已经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它的瑰丽与神秘有一天可能会消失，而我就是要让它消失得慢一些……”

李其琼来到敦煌两周后，就与孙儒儻举办了简单的婚礼。两个人在土炕、土桌子、土凳子、土柜子组合而成的“家”中开始了他们的新生活——大多数时间，孙儒儻忙于治沙和加固石窟，李其琼则钻进阴冷的洞窟临摹壁画，不知疲倦。

樊锦诗、彭金章：
——这么远，那么近——

“只顾事业不顾家”，很多人这样评价樊锦诗。

她20岁考上北大，时常晾衣服忘了收、晒的被子不翼而飞，才意识到自己需要人照顾。她最喜欢泡图书馆，彭金章比她早到，会帮她在旁边留个位子；她总在手腕上系块手绢，彭金章就送她更好看的；她是杭州人，彭金章从河北家乡带特产给她吃……

一个简单，一个质朴，碰在一起就是默契。

1962年，樊锦诗24岁，和同学到敦煌实习。

没错，敦煌是艺术殿堂，但这里没水没电，没有卫生设施，吃白面条，只加盐和醋。报纸送到手上时已经是出版10天以后，新闻变“旧闻”。



1965年，樊锦诗和彭金章

第二年毕业分配，樊锦诗去了敦煌，彭金章去了武汉大学。之后是长期的书信往来。

1967年，他们在彭金章武大的宿舍里办了简单的婚礼，开始了长达19年的两地生活。一年的团聚时间不超过两周。

孩子生在敦煌，彭金章赶来已经是一周以后了。他挑着扁担，里面装的是小孩的衣物

和鸡蛋。“樊锦诗看到我，眼泪都出来了。儿子已经出生好几天了，还光着屁股。”

一个人照顾孩子实在难，大儿子一岁多时，樊锦诗把他送到河北去。4年后小儿子出生，大儿子就得和小儿子在河北和武汉之间来回换。彭金章在武汉照顾一个，他的妹妹在河北老家照顾一个。

大儿子读初中时写了封信给樊锦诗：“妈妈没调来，爸爸又经常出差……”

终于，1986年，在找到合适的人接替工作之后，彭金章来到敦煌。

往后的20多年，他一直在敦煌石窟考古和在敦煌学研究领域耕耘，退休后也没有放下。

1998年，樊锦诗出任敦煌研究院院长，忙于国际合作、科学保护、条件改善、人才延揽以及数字敦煌的建设，以期永远地留住莫高窟。

2017年7月29日，彭金章在上海去世。

生前他说：“如果不是喜欢这里，我也不会来；如果不是喜欢这里，我来了也会走。”

这无意中投射出敦煌人的爱情信念：“爱你所爱，行你所行，听从你心”。

一代代敦煌人坚守莫高窟，心无杂念，勇往直前，才有了今天“千年敦煌重焕光彩”的模样。

他们不一定听过电影《无问西东》里那句台词——“静坐听雨无畏，无问西东求真”，但他们就是这样做的。

（广 挥摘自微信公众号“敦煌研究院”）



我经常会被问到一个问题：读文学作品有什么用？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的确，文学不能让你变得更成功，不能带给你快乐，也不会让你更好地知道如何与人相处，不会教你怎么谈恋爱。

我之前认为读文学作品是为了获得一种情绪，比如感动得号啕大哭，或者恐惧得毛骨悚然。但是，影像在传递情绪上要比文学方便和快速得多。

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读文学呢？

前两天，我去看意大利画家乔治·莫兰迪的展览。他出生于19世纪末，生活非常简单，没有结婚，一直和3个独身的妹妹生活在一起，鲜少外出，甚至很少和人交往。

在喧嚣的20世纪，当其他的画家都沉迷于各种画派、各种主义的时候，他沉静地待在老家博洛尼亚，静静地画着自己家里的静物和窗外的风景。

他一辈子几乎只画这些东西：博洛尼亚郊外的一些山，一些树，一些花，还有家里的几个瓶瓶罐罐，那些他看了几千遍，画了几千遍的静物。

他就像种在山坡上的一棵树，只在有风的时候会微微摆动，并不会拔腿去到更远的地方。

我问一起看展的朋友：“他是哪里来的耐心呢，重复地画着这些单调的事物？”

朋友说：“他真的相信这些瓶瓶罐罐里有整个宇宙。”

我的朋友说，当你花成千上万个小时去观察某个东西，成千上万次地试图去描绘一个瓶子，你就会越来越接近一个瓶子的本质。

这时候，我忽然理解了为什么要读小说，因为小说是最接近生活本质的事物。

生活的本质是很难把握的，我们每个人都活着，但是在生结束之前，生结束之

记住那个吻

●蒋方舟

前，甚至一天结束之前，我们真的能准确形容自己度过了怎样的时光吗？

每隔一两天，我就会和我爸爸通电话，他总是问我：“怎么样？”

我说：“挺好的。你呢？”

我爸也说：“挺好的。”

我说：“哦，那挂了啊。”

我们并不是不耐烦，而是因为确实不知道如何传递和描述自己的生活。我们能分享的只有具体的事件：今天外出工作了，今天降温了，今天我爸偶遇了我的小学同学，等等。然而在说出口的时刻，就会觉得索然无味，心想这有什么好说的呢？

更微妙的感觉就更难以描述了，比如我昨天下午在家看书，电视上正在放交响乐队的演奏，3点钟的阳光刚好照在书页上，我的书房窗户正对着

的一棵大树上飞来一只鸟。那一刻，我感觉无比幸福，我觉得世界处于一个刚刚好的完美的瞬间，连空气中的尘埃都排列在刚刚好的位置，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满足的人。

但这种感受我不仅很难跟人分享，甚至很难对自己形容：我的幸福感究竟从何而来？我又该如何保留这种感受？我知道我不能掏出手机拍下这一刻，因为照片留下的只是影像，而不是我的情感。

而这个世界上，只有一样东西能够传递不可传递的情感，能够留住不能留住的瞬间，那就是文学。

我有一个很喜欢的故事，一篇短篇小说，契诃夫的《吻》。

这个故事很简单，讲的是一个士兵参加一场舞会。这个士兵身材矮小，背有点佝偻，生着山猫样的络腮胡子。他非常自卑，不善交际，从来没有跟女人有过什么亲密关系。

他看着那些跳舞的人，羡慕又嫉妒。舞会进行到一半，他就觉得自己只是个碍事的人，想往外走。

可是他迷了路，走进一个漆黑的房间。门有一条缝，门外有隐隐约约的、忧郁的玛祖卡舞曲的声音，窗子敞开，有白杨、紫丁香和玫瑰的气味。

这时，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他听见匆匆的脚步声、连衣裙的沙沙声，一个女人低声说：“你终于来了。”然后搂着他的脖子，在他脸颊上留下



一个吻。但很快，那个女人意识到自己认错人了，匆匆忙忙跑了出去。

就是这个吻，深深地烙印在这个士兵的脸上、心里，他觉得一件不同寻常的好事发生在他的生命里。

于是，不仅是那天晚上他幸福得晕晕乎乎，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都晕晕乎乎的。最后，在某一天晚餐时，他终于忍不住向其他军官讲了这个故事，他开始详细地述说亲吻这件事，但是过一会儿就沉默了。

他为什么沉默？这时候，契诃夫写了一段我认为神来之笔的叙述：“原来这件事只要这么短的工夫就讲完了，他原以为会讲到第二天早上呢。”

他讲完之后，有的军官怀疑地看着他，有的军官漫不经心地说：“她一定是个心理变态的女人。”

这个士兵只能失望地附和道：“对，她就是一个心理变态的女人。”

然后，关于这个惊心动魄的吻的故事结束了，士兵再也没有回去过那个举办舞会的大宅子，他绝口不再提这件事。

为什么我如此喜欢这个故事呢？

因为这个故事生动地说明了文学和生活的关系。这个士兵经历的和向他人叙述的只是一个意外，没有任何的修辞，没有任何严肃的观察和自我观察，所以他很快就讲完了，而且在别人听起来，那是个非常可笑的故事。

而在契诃夫描述这个吻的时候，他写了那个时刻潮湿的空气，隐约的音乐，丁香花的气味，那个女人温柔的胳膊，女人的吻在士兵脸上留下的潮湿的触感，以及在那个自卑和敏感的灵魂里留下的永恒的印记。

这个故事对我来说就象征着文学的本质。它就像一种神奇的魔法，打开时间的褶皱，把一秒钟定格，仔细地去看里面的每个细节，这一秒钟变成永恒。

当我们并不拥有或者并不欣赏文学的时候，生活就只是生活，只是一个个偶然或者必然的事件，一个个过客，一段段终将被我们遗忘的感受，一

句句并非出自内心的话。

而当我们读过契诃夫的《吻》，以及其他文学作品里所描述过的吻之后，我们人生中的每个吻好像都变得丰富。当我们小心翼翼地写下关于自己的吻的回忆时，会像契诃夫一样，认真地在文字里复刻彼时空气里的味道，和远方隐约的音乐。

一个吻不再是一个动作、一次事件、一种成就，而是小心翼翼地封存在内心的玻璃罐里的完整体验。它短得只有一秒钟，却漫长得经得起无数次回忆。

当我们人生中有了永生难忘的时刻，我们不再只是会说：“我很高兴。”或者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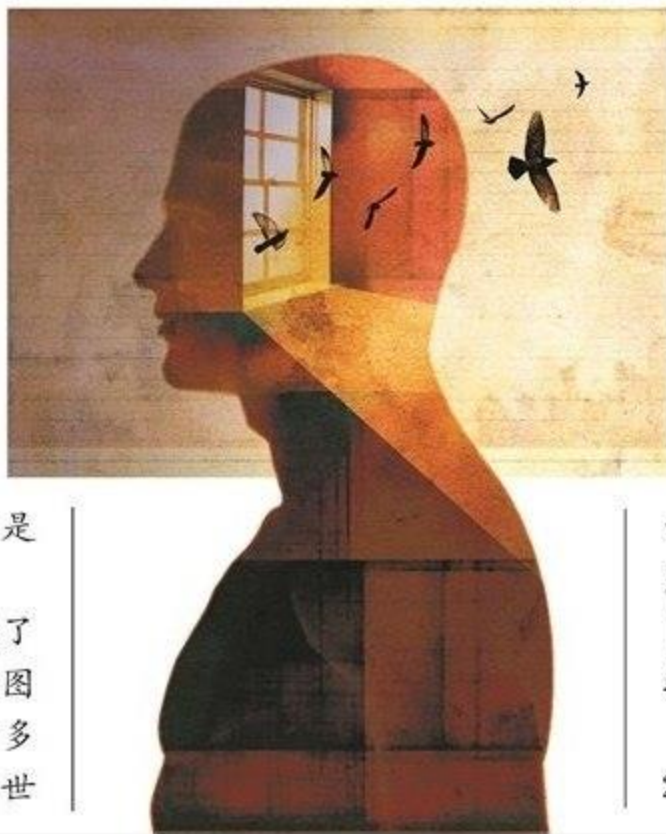
最平淡无奇的事物的灵魂 ●于 坚

平庸不是恶，生活本来就是平庸的。超越平庸不是要拒绝它，这是无法拒绝的。写出平庸的力量，这正是普鲁斯特、乔伊斯的高明之处。看看乔伊斯如何写排便、煎羊腰子，不过是平庸至极的细节，如果他不热爱生活，他根本写不出那些伟大的细节。

在公司、单位的生活难道不正是日常生活？世间一切皆诗，非此即彼是看不见诗的。每一种生活都是值得过的、值得写的。但丁、卡夫卡、塞林格、杜甫都是伟大的典范。杜甫在衙门上班不是一天两天。卡夫卡是各种琐事档案堆积如山的工伤事故保险公司的员工，并且是经常被表扬提拔的员工。

乔伊斯满怀热忱地开始了艺术家生涯。他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全身心地投入亚里士多德、阿奎那、本·琼生的世

界。闭馆后，他回到高乃依旅馆的房间中，靠着一小段蜡烛摇曳的光亮继续伏案读书。乔伊斯在为自己的写作技巧打基础。在价值一便士的笔记本的预算表和日程表旁边，他密密麻麻地写下一大堆与喜剧和悲剧相关的概念。笔记本也写满了他称为“顿悟”的微小



场景，即集中出现在某一瞬间或某一事物上的强烈的灵光。这是他从诗歌创作转向散文写作最初的尝试性步伐。其中一篇顿悟描写的是走在巴黎大街上的妓女，她们“叽叽喳喳地闲谈，揉搓着酥皮点心的碎渣，有的坐在咖啡馆门边的桌旁一言不发，有的从马车上下下来，衣服的摆动声轻柔得就像通奸者发出的声响”。顿悟并不是上苍施与的奇迹，而是——按乔伊斯的说法——对“最平淡无奇的事物的灵魂”的深刻洞见。顿悟无处不在，启迪来源于细微之物，就像上帝存在于原子中一样。万物皆有灵魂。作者就是来招魂的。所以最

古老的作者是贞人，贞人就是为“最平淡无奇的事物”占卜，发现它的先兆。语言就是招魂。

（漫 随摘自《福建文学》2021年第1期）

“我很难过。”我们会记得那一刻的温度，屋顶上的叮当响声，不知情的路人的神情，阳光在置物架上的瓶子上留下的阴影。

正是这些细节，构成了生活的本质。

我们的人生因此丰富了成千上万倍。

人们总是说，现在的生活节奏太快了。但我认为并不是时间本身变快了，或者是生活的流速发生了某种变化，而是

我们的时间密度变得低了。在地铁上，在办公室里，在家中，我们以不同的姿势拿着手机低头看同样的信息、同样的娱乐节目，分享着同样的快速流动的弹幕，弹幕说着差不多的话：“笑死我了”“666”“+1”。

当这一天终了，我们快要入睡的时候，发现这一天好像确实没什么好说的，也没有在我们身上留下什么印记。

如果说文学有何意义的

话，那就是能把我们从这种“没什么好说”的生活中解救出来。重要的并不是我们在书里读到了什么，而是在放下书抬起头的片刻，觉得世界变得更清晰了一些，时间变得更缓慢了一些。

你会发现对于人生来说，你没有那么健忘。

你想起了很多东西，比如，你又想起了那个吻。

（一米阳光摘自微信公众号“蒋方舟的跋涉”，李晓林图）



“《读者》光明行动”(92)

——用心看世界，用爱传光明

10岁的小玲来自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今年上四年级，在“《读者》光明行动”弱视儿童专项义诊中被确诊患有弱视，双眼视力为0.4/0.5。

与其他孩子不同，小玲在筛查中不太配合医生，她拒绝回答检查相关的所有问题，并在得知诊断结果后拿起就诊卡跑掉了……项目工作人员找到小玲的老师了解情况，原来小玲是一名留守儿童，父母长期在外地打工，一年也难得回来一次，她和弟弟的生活全由爷爷照顾。小玲平时总是沉默寡言，除了上课时间，她很少与同学、老师沟通。

在项目工作人员、老师和同学的共同开导下，小玲逐渐敞开心扉：“我看不清黑板，不知道该怎么办……听说这里可以配眼镜，但是爷爷照顾我和弟弟很辛苦，我不能再给爷爷增加负担了……”在得知配镜和治疗都可以免费后，小玲终于认真配合医生做起了检

查。今年春节前，小玲拿到了属于自己的眼镜。老师说，都不记得有多久，没见过小玲笑了。

小玲的故事绝非个例，“《读者》光明行动”项目医疗队在历次义诊筛查中都发现过类似的情况。《2019年度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



工作人员正在为小玲做视力检查(右)

中显示，留守儿童家庭普遍存在亲子关系疏离的问题。一位校医曾经给我们讲述过一个真实的案例。小强和同学在学校里互相打闹时，眼睛受了伤。原本并不严重，但是由于小强的父母长期不在身边，亲子关系疏离，缺乏必要的沟通，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小伤演变

为严重的眼疾。

白皮书还指出，超九成留守儿童的精神遭受暴力对待。对于一个有视力障碍的留守儿童来说，这更是双重暴力。在“《读者》光明行动”青海省义诊中，有一个由奶奶独自抚养的小女孩，其父母带着弟弟外出打工七八年都没有回家了。村里的孩子都嘲笑她是“父母不要的孩子”，当她出现视力障碍后，又被同学讥讽为“瞎子”。

最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本该被悉心关照，但对于留守视障儿童来说，却遭受着成长之痛。并非每个孩子都能在挫折中得到成长，变得愈发坚强。当自卑与消极充满内心时，他们的人生将更加艰辛。

“《读者》光明行动”关注留守儿童群体，致力于为他们提供专业的眼部检查及弱视治疗。诚挚地请您与我们一道，守护留守儿童的光明与自信！

微信扫码，帮助更多弱视儿童靠近光明！



银行汇款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北京分行西翠路支行
户名：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
账号：320756027856

邮局汇款

单位名称：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造甲街110号48号楼
邮政编码：100070

在线捐款

请登录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官网 www.ccafc.org.cn，进入“捐赠通道”，选择“《读者》光明行动”项目后进行捐款。

- (1) 使用微信扫码捐赠
- (2) 使用支付宝在线捐赠
- (3) 使用财付通在线捐赠
- (4) 使用网上银行在线捐赠

(捐款时请务必于附言栏内注明“《读者》光明行动”；如需捐款发票，请留下详细通信地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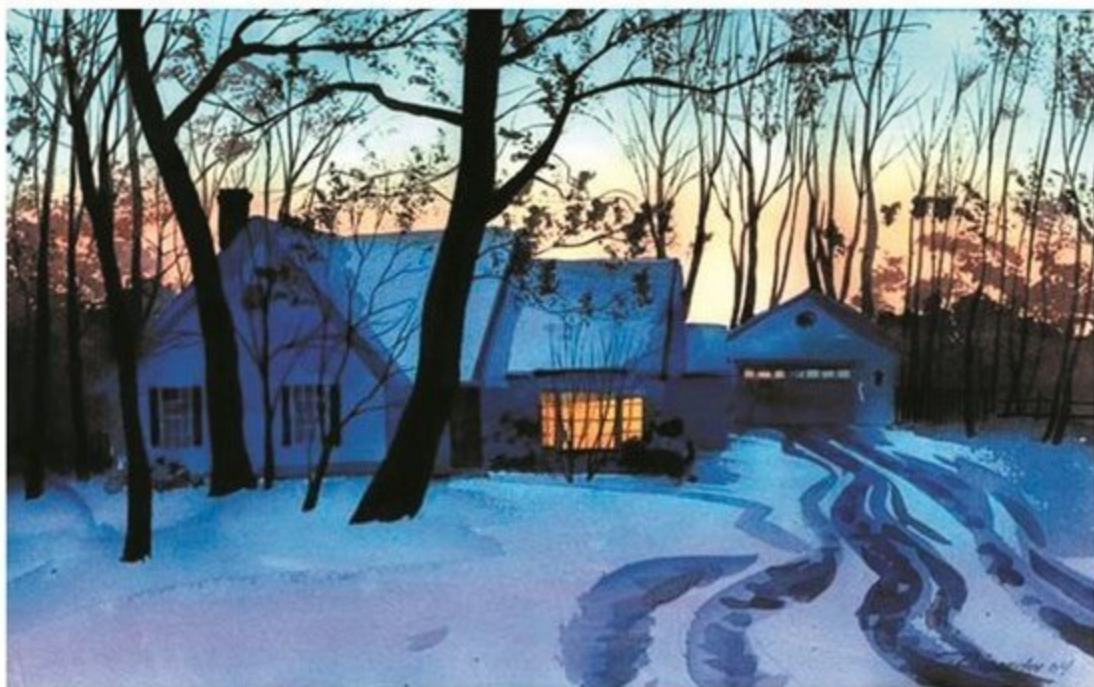
读者杂志社



北京光彩明天儿童眼科医院



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



〔乌兹别克斯坦〕谢尔盖·捷勃戴夫 水彩



诗笺

拥抱

◎〔意〕瓦莱里奥·马格莱里
◎陈英译

你睡在我旁边
 我弯曲着身子靠近你的脸
 才能入睡，就像一根灯芯
 点燃另一根灯芯。
 两盏小灯
 火传递过来，困意也来了。
 睡梦来时，
 地窖里的热水器在震颤。
 下面燃的是自然的化石，
 在深处烧的是史前的遗物，
 死去的、发酵的、掩盖的泥煤，
 在我的暖气片里发热。
 在煤油阴暗的光亮里
 这小房间是温暖的巢
 由有机物沉淀、汁液的煅烧供暖。
 我们，灯芯，我们是这古生物火把里
 两朵火焰。



（云谁之思摘自微信公众号“读首诗再睡觉”）

集人文名刊之大成

1500万+

龙源期刊网注册用户



扫描二维码
直接打开网页



龙源

龙源数字传媒集团
Dragonsource Digital Media Group

PDF过刊杂志收藏购买微信: bfwz888888



名刊会
精致阅读,让文字照亮生活

“ 名刊荟萃 找到 你想要的 杂志”



plus.qikan.com.cn

新版名刊会IOS版本已在苹果市场上线
打开苹果市场搜索【名刊会】即可下载体验



龙源数字传媒集团
Dragonsource Digital Media Group